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愤怒的葡萄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愤怒的葡萄

原　著　〔美〕约翰·斯坦贝克
翻　译　郑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10
ISBN 7-80114-566-6
Ⅰ.世... Ⅱ.汪... Ⅲ.小说-作品集-世界 Ⅳ.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愤怒的葡萄

作　　者:〔美〕约翰·斯坦贝克
译　　者:郑　莉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210 千
印张:8.2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约翰·斯坦贝克(1902 — 1968),美国著名小说家。

1929年发表了第一部有关海盗题材的小说《金杯》,1935年出版了一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村生活的小说《托蒂亚平地》获得好评,继而以《堂·吉诃德》一举成名,成为令人瞩目的新人。两年后,以《人鼠之间》又一次震惊美国文坛。

1937年,随农民流放到加利福尼亚,目睹农民处境的艰辛,生存的颠沛流离,于是开始研创后来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

1962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第六位获此殊荣的人。1964年,他还获得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

第　一　章

几场雨来得不急不慢，虽未能冲破俄克拉何马那已干结了薄薄一层硬壳的土地，却催起了玉米，催长了野草。于是，灰色原野和深红色原野开始呈现出一派绿色。5月末的天空渐渐变成灰白，云，缓缓消散。阳光发疯似地射落下来，玉米的每一片绿色的托叶边缘上的棕色线条渐渐扩展。野草为了生存，变成了深绿色，不再滋生蔓长，天空、大地，一片灰白。到了6月，阳光更为酷烈，空气稀薄，大自然仿佛整个儿地浸泡在一潭灰色的浆液里。

大路上，干结的泥块生成的尘埃犹如一个个小精灵似地漫舞在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混乱之中，许久许久才肯落下地去。

6月刚过了一半，突然，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海湾的天空中聚起了大堆大堆的，高高的，欲雨的浓云。人们站在田野上，惊喜地用鼻子去闻，凭借润湿的指头去感觉判断风势的强弱。然而，浓云恩赐了几点雨后又匆匆飘去，天空依旧灰

白，太阳依旧像烈焰般地逼射，惟一的变化是玉米叶上多了几滴水珠。

一阵和风追着雨云急急地赶向北方，一阵紧似一阵，越刮越大，尘土布满了天空。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尘土在空中扬起一道道灰色的烟雾。玉米迎风扑打着，发出豁啦啦的干涩声响；从石头底下钻出来的风，卷起稻草和枯叶，到处都留下了踪迹。天空成了顶灰色的帐篷，太阳变成了一团红光，空气中刺人的阴冷弥漫着天空。夜里，魔鬼般的风扫过地面；它在玉米的根脚间灵巧地一点点地搜刮，很快玉米软弱地横倒在地上。破晓时，风仿佛在为倒地的玉米悲鸣。

风把男男女女都困在屋里。到了夜半，风势减弱了许多，闷沉沉的鸡啼从远处传来。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巴望着天亮。一早，太阳就张开了血盆大口，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大地被尘沙铺上了一床平整的地毯。

只要人一出门，热辣辣的刺鼻空气就会扑鼻面来。孩子们越来越乖，不跑也不喊，人们却越来越沉默，老不说话，妇女们紧贴着自己的男人，悄悄地窥测他们是否气馁。从尘沙的障翳下透出来的些许绿意，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一会儿，男人们的脸上的迷惘的神态消失了，变得勇敢、愤怒，又来了应付困难的决心了，妇女们才陆陆续续地离开他们进屋去做活，孩子们又玩开了。这一天，太阳升得特别高，男人们在自家门口，忙着用小树枝和小石头在地上写算。男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算着。

第　二　章

小酒铺门前，停着一辆闪亮的红色运货大汽车，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从车末端冒出。烟雾中，车两旁几个红漆写的12寸见方的大字——“俄克拉何马市运输公司”清晰可辨。虽然车身上下都是尘沙，但仍看得出这是一辆新车。柔和的舞曲，透过装着铁纱的酒铺小门传到外面。货车司机是此刻酒店里惟一的男人，他坐在一张圆凳上，双肘支着柜台，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消瘦又孤独的女招待。他得体而又无聊地跟她闲谈着。苍蝇不时地扑打着纱门，咖啡壶喷着蒸汽，女招待边谈边十分不耐烦地随手关掉了炉子。

外边，沿着公路边有一个男人正步履蹒跚地向汽车走来。他那深褐色的两眼朝汽车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条子瞥了一眼，似乎不死心地略一踌躇，便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车踏板上坐了下来。他三十上下，颧骨又高又阔，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在嘴边弯成了弧形。两瓣嘴唇严

严地盖住暴牙，粗大的指头上拱着蛤壳般厚厚的指甲，一双棕黄色的军用式新皮鞋。他穿着一身廉价的新衣服，灰色的鸭舌帽又新又硬挺，一双棕黄色的军用式新皮鞋底钉满了平头钉。这人在踏板上坐定，摘下帽子抹了一把脸，接着又低下去解开了鞋带。

酒铺里的音乐终于停了，女招待一边用手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一边继续和司机谈论着外头的新鲜事。车踏板上坐着的那个男人不时地朝酒店里望一望。他用熟练而缓慢的动作搓好烟卷，摩挲平后点着火。时间已近中午时分。

司机付了酒账，把找回的两个镍币丢入吃角子老虎里转了几下。他落了空。“他们会耍花招，你怎么也不会赢钱的。”他对女招待说。

“一个多小时以前，有个家伙得了头彩，赢了 3 块 8 呢。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七到十天左右，不会很久的。再见。”说完，司机“砰”地关上了门，走到阳光下站着，剥一块口香糖的包皮纸。他的身材又粗又壮，一双蓝眼睛眯缝着，他擎着那块口香糖，对着铁纱门那边的女人喊道：“你千万别做对不起我的事呀!”女招待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一声。

那个想搭车的男人见司机过来，急忙站起来上前问道：“让我搭你的车，好吗，先生?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吗?”

“难道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的条子吗?”

“当然，我看见了。可好人总是好人，尽管有钱的杂种

让他贴了条子，他还会是帮忙的。”

司机慢腾腾地钻进卡车，心里琢磨这句话的意思，他明白这是个圈套；但是他要做个好人，尽管挡风玻璃上贴了条子，他向酒店又瞟了一眼，吩咐搭车人先蹲在车踏板上。

头档、二档、三档，司机渐渐地把车速加快到四档。搭车人紧紧抓住车门把丝毫未敢动一下。弯过一个拐角走了1哩路，车速放慢了，搭车人乘机溜进了车座。司机又眯缝起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搭车人。搭车人脱下帽子揩着额头、下巴上的汗水，背部在座椅背上舒适地蠕动，他回头朝司机说：“我的腿累得不行了。”

司机盯着搭车人的新皮鞋，用责备的口气说：“大热天，你不该穿新皮鞋走路”

“我只有这一双鞋，没办法。”搭车人低头看着皮鞋回答。

司机把车速加快了些又问搭车人：“找工作吧？”

“不，我老爹是个分益佃农，有40亩地，我们在那儿已经住了很久了，我回去找工作会方便许多，我现在回家去。”

“40亩地的佃农。”司机一边用舌头和牙床翻来覆去地嚼口香糖，一边继续漫不经心地说：“许多佃农一个接一个地背井离乡，因为是尘沙赶的，因为是拖拉机撵的；你家老头倒还顶得住？”

汽车的轮胎在公路上歌唱，司机却还在一个劲地问，这使得搭车人有点冒火了：“我什么都告诉你得了，相信你是个好人。我叫约德·汤姆。老头儿就是老汤姆·约德。”说完，他紧盯着司机出神。

“别发火了，我并没安坏心眼儿。”

“我也没安坏心眼儿，”约德说。咱们俩井水别犯河水好了。”他不说话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外面干旱得很厉害的田野，望着骄阳肆炎下干旱的树。他从旁边口袋里取出烟草和卷纸在两膝之间卷好纸烟。

司机见约德不吭声了，气氛似乎缓和下来，这才自言自语似地说：“没当过司机的人不知道干这一行的苦处。老板不准我们让人搭车。为了你，我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

“谢谢你的热情，我会记着欠你的情的，”约德说。

“开车的人就怪。车一开，路在底下飞快地向后退，看起来，简直叫人发疯。”司机的手紧抓着方向盘说。

“真的吗？”约德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1瓶威士忌来，“司机是一滴酒也不肯喝的喽？我没说错吧，先生。”声音里带着嘲弄意味。

“发誓不喝。我正打算选修函授课程，课程通过了，就不用再开车了。”

驾驶台充溢着威士忌浓烈的香味。司机双手抓着方向盘只顾说自己的事。约德就着瓶子喝酒，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那双不动声色的黑眼睛里显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情。这时，司机斜瞟了一眼喝酒的约德，约德正暗自格格地笑着，笑得胸脯都扯动了。“你费了老大工夫才弄清楚呢，朋友。”

“弄清楚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司机头也不回地问道。

约德一伸手狠狠地掐碎了一只蹦进窗子的蚱蜢脑袋，又格格地笑了。“你看走眼了，先生。不瞒你说，我在麦卡勒

斯特坐过四年牢。为了避免撒谎求人我现在回老爹那儿去找工作。”

司机说：“哦——这不关我的事。我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

“你刚才把你的大鼻子伸到前面八哩外去打量我，就像头菜园里的羊。”

“你把我全估计错了——”司机有气无力地说。

约德朝司机笑了一阵。“你的确是个好人，我是说真的，让我搭了车。”

“哦，真见鬼！我坐过牢，那又怎样！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不关我的事，你自己留着吧。”

“嗨，看见前面那条路了吗？”约德问司机。

“看见了。”

“我就在那儿下车。我会让你失望！”约德正说着，货车已缓缓停在一条公路和公路直角交叉处。约德走下车，侧身向司机说：“我犯了凶杀罪，杀了一个人，判了七年。因为我在牢里不喝酒，只坐了四年就释放了。”

“我对别人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司机以毫不在意的口吻说。

“要知道，你自己坐过一回牢，才能猜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你刚一开口就露了马脚。”约德边说边用手在金属门上拍了拍，“谢谢你让我搭车，再会。”说完，转过身上了土路。

司机定眼朝约德看了一会儿，喊道：“祝你好运！朋

友!"约德挥--挥手，却没回头。

沉甸甸的大货车又接着上路了。

第　三　章

一片乱七八糟的枯草覆盖在混凝土公路的两旁，沉睡着的生命等候着传播和扩散，等候着动物，等候着风，等候着男人的裤脚或是女人的裙子；一切，都是被动的，却都具有活动的装备而且充满了原始的活力。

暖洋洋的阳光晒在草地上，草的阴影里，一只陆龟隆起甲壳，粗硬的腿脚缓慢又吃力地从草丛中穿过，角状的尖嘴微微张开，指甲般的额头下那双凶狠而可笑的双眼直瞪着前方。它爬过草地，到了小山似的路坎前面，它仰着头，上上下下地看了一番。接着它开始攀登路坎了。路坎陡峭，陆龟使劲爬上去又滑下来，慢慢地，抛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它终于成功地登上了路坎。陆龟用那双可笑又愁苦的眼睛向四周望望，在土坎上休息了好一阵子，然后伸出腿和尾巴继续攀登。当甲壳拱到一定的斜度时，上半身向下一扑，大功告成，陆龟终于攀上了公路。

一个四十上下的女人开着轿车渐渐驶近乌龟，她给乌龟

让了道，将车子拐出了公路，车轮吱吱地叫，掀起一片尘沙。两只车轮腾在空中片刻才落地，接着车子退回路面继续往前开去。

过了片刻，又有一辆轻便卡车冲着乌龟开来，把乌龟像做游戏的人掷钮扣似的一甩，又像旋铜币似的一旋，一下子就叫陆龟滚到了公路边。乌龟仰卧着，背脊着地，四条腿在空中晃来晃去，翻不过身来。忽然，一点点地挪动着甲壳，突然它的腿扒住了一块石头，身子一点点翻起终于呼地一声翻正了身子，紧跟着又四肢并用地爬上了一条土路，一颠一颠地向前移动，尘沙被甲壳划出了一道弯弯曲曲的浅沟。它瞪着那双可笑的眼睛朝前望望，继续奋力地爬，黄色的趾爪把许多细碎的足迹留在了尘沙里。

第 四 章

货车早已从约德的视野中消失，他还站在那里注视着远方那泛着青光的天际。突然，他看见有一只乌龟在前方不远处的尘沙里一颠一颠的移动着。约德停下来拾起它，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将乌龟惹得在他手上撒了一泡尿，白费力气地在空中挣扎了好一会儿。约德把它翻正了，同皮鞋卷在一起夹在腋下，任凭乌龟在他腋下挣扎个不停，他只管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太阳已经过了天顶。汗流浃背的约德随意扯了扯了帽舌，冒着太阳飞快向斜地走过去时，他发现了一个人。于是他小心地放慢脚步。只见那人靠着树干坐在地上，他交叉着两腿，一只光脚翘得几乎跟头一样高，正不停地按着拍子一上一下地摆动着。他没有听见约德走过来，因为他正在一本正经地用口哨吹着歌：

不错，先生，这是我的救主，

耶——稣是我的救主，

耶——稣现在是我的救主了。

……

当约德走进遮掩在凋零的叶子下面的那片稀疏的阴影里时，那人才转过皮包骨头的长脑袋，光线似乎一下子钻进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里，这张足有一半是在眼睛上面的古怪脸上突然放出一种异样的光彩。他随意地将灰白色的一甩，盘问似地盯着约德："哦，你不就是老汤姆的儿子小汤姆·约德吗？"

"嗯，半点都没错，我就是小汤姆·约德。"约德回答说。

"你可能不认识我了，"那人笑着说。"啊，你一定不认识我了，我想一定是这样。从前我给你讲'圣灵'的时候，你老是忙着拉小姑娘的辫子。我在水沟旁同时给你们俩施了洗礼。你们俩打架，大叫大嚷，好像一对小猫儿，好玩极了，非常有意思。"

约德眼睛朝他看了一会儿也大笑了："哈哈，原来你就是牧师呀，你就是牧师呀！刚才我还向人谈起你呢。"

"以前我是一个牧师，只能说曾经是，一个热心的传教士——吉姆·凯绥牧师。我常常高呼和赞美耶稣，对许多悔罪的人说经布道，人多极了。现在我跳槽了，再也不干这一行了。有许多邪恶的念头似乎也变得合情合理了。"

"牧师，你要布道就不能起邪念。过去，我记得你讲得挺好。"约德说着拿出酒瓶递过去："来一口吧，它的味道不错。"

凯绥若有所思地仔细看了看酒瓶，呷了一口说："糟糕的是，人们现在不大相信圣灵了；因为我不真心诚意，只不

过是别人要我这么做罢了。”

过了一会，凯绥仿佛是初次见到酒瓶似的把酒瓶一抬，连吞了三大口，说“好酒。”

笔直的树干留在地面上的影子已经拉得很长了，牧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谈着小孩子、女孩子和福音书。

“或许应该让我去当牧师吧，也许我是块料，”约德说着拿出烟草和卷烟纸卷起纸烟来。点着纸烟，约德斜着眼透过青烟望着牧师。

牧师还在继续着他的话题。

“你应该讨个老婆才对。”约德说，“从前有一对福音会的牧师夫妇曾住在我们这地方。在楼上睡觉，在晒谷场上开布道会。我们小孩子常常去听。可每到散会，牧师太太就挨打。”

“你告诉我这个，我很高兴。善和恶的区别，在这世上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人们各有各的做法。都是一样的道理。人们干有好事坏事，谁会评说？”牧师停了一会，继续说：“有时候我问自己：‘这种感召，这种圣灵，究竟是什么？’也曾经这样问自己：‘你爱不爱耶稣？’可是过一会我甚至会忘记谁叫耶稣，我爱的是人，爱得几乎要了命。我乐意给人们布道，我希望他们幸福。”

约德低头看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仿佛不敢直视牧师眼睛里那股赤诚的神情似的。“有这种思想你怎能再布道呢？”

凯绥沉思片刻，望着约德问道：“我当牧师传道的时候，曾经信口讲了一些耶稣的道理给你听，是不是获得一些好

处？说真话，我有没有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是不是改好了些？"

约德想了一想说："没——改——好，说不上有什么好处。"

"那么，你受到了什么坏影响吗？仔细想想。"

约德狠狠地抓起酒喝了一大口。"无所谓好处坏处，仅仅是有趣而已。"说着，他把酒瓶递给牧师。

牧师喝了点酒，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好了。不瞒你说，你刚才走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想着老汤姆·约德。他是个不信上帝的人，我真想去看他。老汤姆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四年没回家了。"

"你是出远门跑码头去了吗？"凯绥问道。

约德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牧师："难道你不知道我的事吗？我的名字在各报上全登出来了。"

"真的，我从没听说过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凯绥赶紧翘起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靠近约德。

一个下午又快过去了，太阳的色调逐渐加深了。

约德愉快地告诉凯绥："反正你不再传道了，我就老实告诉你，否则你又要为我祷告了。"他喝光了瓶里剩下的酒，随手跟着扔掉了瓶子，瓶子在尘沙上面轻轻滑开了。约德盯看了一会，说："我在麦卡勒斯特坐了四年牢。"

凯绥把身子转向约德，他的眉毛紧皱着。

"我干过的事，往后还要再干，"约德说。"我跟一个家伙在舞会上喝醉了酒，被他捅了一刀，我顺手抄起身边一把铁锹，把他的脑袋打成了肉酱，他见上帝了，就这么简单。"

凯绥的眉头又恢复到正常的位置。“你当时真的一点也不难过吗?”

“不，我一点也不难过。我给判了七年徒刑，因为他也捅过我一刀，所以，我坐了四年牢就假释了。”

“看起来，麦卡勒斯特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吗?”凯绥问。

“不错。每天衣食无忧，还能洗澡。可惜没有女人，不免叫人难受。”约德说着忽然大笑起来。“有个犯人假释出来后犯了假释的规矩，又回到监狱去了。”约德掏出烟叶，吹开一迭棕色卷烟纸上的一张，卷成一支香烟。“这家伙倒是做对了，真的。”

凯绥格格地笑了。

空中弥漫着尘土，大地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了金黄色。玉米秆也像是金黄色的。

只见凯绥把腰一挺说：“我好久没见老汤姆了。以前我给你们一家人传过很多耶稣的福音，从没收过钱，只是偶尔吃一丁点儿东西。”

“跟我一起走吧，”约德说。“见到你，我爸会很高兴的。他常常说你这张嘴太刻薄，不太适合当牧师。”说着，约德拿起上衣，仔细卷紧了裹着的皮鞋和乌龟，开始上路。

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身后扬起一片尘沙。到达峡谷底下时他们才放慢脚步，凯绥在约德身后自言自语似的说：“老汤姆是个了不起的人。”等他们爬上另一条山岗时，凯绥用袖子抹了抹额头，戴上那顶瘪了的帽子。“真的，”他重复着说道，“老汤姆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在不信教的人中，

他是了不起的。”

约德一路默默地走着，一边默默地听凯缓讲他的爸爸。

他们登上了一个山岗顶，又登上了水沟对面那个山岗。太阳已经西下，热量和威力越来越弱；空气虽然还保留了几分热辣辣，但那光线的炙肤力已经微弱了。

约德一抬头，指着绷在弯曲的桩子上的铁丝篱笆告诉凯缓：“那就是我们的地界了。其实我们用不着什么篱笆，但是爸爸非常喜欢那样做，他觉得用篱笆划界最好了。他说一是一，二是二，这样他才放心。真是个疯头疯脑的家伙。”

走过弧形的山顶，两个人都不禁怔住了。

第五章

有时田地的业主们会到田地上来看看，业主的代理人们会来得更勤快。他们坐着门窗紧闭的小汽车来，用指头摸摸干燥的土地，还常常地用钻探机去验验土质。

业主中也有一些比较和气的人，因为他们憎恨自己所不得不做的事情；有的很冷酷，因为他们早已明白了人不冷酷做不成业主的道理。他们全都被大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具有思想情感的怪物——银行或是公司钳制住了。所以，他们只好坐在汽车里隔着车窗向佃户们不停解释。佃户们感到惶惑，在尘沙里写出一些数字。谁知道？只有天知道，一切都太晚了。要知道，银行或公司是既不呼吸空气，也不吃肋条肉的。它们所呼吸的是利润，吃的是资本的息金。离开这些，银行或公司就无法生存。

蹲着的男人们个个抬起眼睛来，想要理解这个问题。他们探询，他们指望，然而一切努力都落空了，他们什么也问不到。

业主们用柔软的指头敲打着汽车窗框，佃户们粗硬的指头却紧捏着枝条，不住在地上画着。妇女们唉声叹气。

业主和佃户们谈不拢，最后，银行取得了所有的土地。佃户们再也无法忍耐了，大声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地呀。开垦的人是我们，丈量的人也是我们。我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卖命、在这里老死。纵然地不济事，究竟还是我们的。所有权应该以这些为凭。一张写着数字的文契算不得数。"

佃户们大声疾呼："为了这块地，爷爷消灭了印第安人，爸爸消灭了蛇。现在我们要消灭银行——银行比印第安人和蛇可恶十倍。为了保全我们的土地，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

业主们被激怒了："你们非走不可！"

"地是我们的呀！是我们的呀！我们……"佃户们呼天喊地。

"不！这地是归银行管理了，你们非走不可！"业主们的语气越来越严厉越来越肯定。

佃户们气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要拿起枪来，看你们怎么办？

哼——有警察，有军队。如果你们赖在这里，就是犯盗窃罪，如果你们杀了人赖在这里，就犯了凶杀罪，你们就变成凶手了。那怪物并不是人。可它却能叫人做它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说完，业主们让司机发动了汽车，一溜烟跑掉了。

男人们阴沉着脸思虑着，妇女们小心翼翼地走到男人身边靠着，孩子们也小心翼翼地跟在大人后面悄悄地走着。

从大路上开过来几辆拖拉机，开进了田野，把履带滚下

来又涨上去。它们穿过原野，越过篱笆，越过家家户户门前的院子，沿着一条条的直线来回地闯过许多水沟，高岗、低谷、水道、篱笆和房屋对它们完全不起作用。它们肆无忌惮地横行着。

拖拉机上的驾驶员，被手套、风镜和罩着鼻子和嘴巴的橡皮制防沙面具包围着，活像个机器人。他也像钢铁的拖拉机一样，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嗅不出土地的真气息，他的两脚踏不到泥土，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驾驶员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还不如银行深厚。土地在铁家伙身下受尽折磨，渐渐死去。

中午时分，驾驶员毫无滋味地吃着三明治、白面包、泡菜和乳酪。忽然，有人问他：

“嗨，你不就是乔埃·戴维斯的儿子吗？对，一定是你！”

“不错，”驾驶员头也不抬地回答。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干这种活计来跟自己人作对？”

“我东奔西跑地找工作——总是找不到。我的老婆孩子，总要吃饭呀！你要知道，干这个一天能拿到三块钱，而且是现钱。”

“这倒是对的，可是为了你一天拿三块钱，就有一二十户人家什么也吃不上了。你每拿三块钱，就会迫使将近一百人背井离乡，你知道吗？”

驾驶员无力地抬起双眼说：“我无法去想这些，我得顾牢自己的孩子。我只能这么做了，我吃完了饭，就得穿过你们的院子。哦，因为你认识我老爹乔埃·戴维斯，所以，我才对你说老实话。我接到了命令，一旦有人坚决不搬走，就

得撞塌他们的屋子——那样我还可以多得两块钱奖赏。要知道，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穿过鞋呢。”

“为了盖这所房子，我敲直了多少旧钉子，还有椽子……”佃户们有点气愤地接着说：“你如果开近我的屋子，敢撞倒它，我就像打兔子似的，一枪把你干掉！”

“你不能全都怪我，你叫我怎么做呢？如果我违抗，我就要失业。你想，打死了我又怎样呢？你并没把该打死的人打死。”

驾驶员边吃他的乳酪边和佃户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解着。拖拉机又开动起来了，划过门前的院子，钢铁的护板直撞屋角，霎时间，墙倒了，小屋彻底一震，向一边坍塌下去，像一只甲壳似的被碾得粉碎。拖拉机继续笔直朝前开去。天空在震动，大地在震动，佃户们的心在颤抖。一个佃户手里拿着来复枪，欲开枪又不敢，只好陪着老婆孩子无奈地看拖拉机离去。手在瑟瑟地抖，心也在抖。

第 六 章

擦入凯绥牧师和小汤姆眼帘的是一幅叫人惊讶的画面：尚未上漆的小屋被撞毁了一角，墙脚塌陷、屋身倾斜、篱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的棉花。“哦，我的天！发生了什么事？人都到哪里去了？”小汤姆情不自禁地高声叫喊起来，两人急匆匆地跑下山岗。约德朝仓棚里望的时候，脚下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骚动过后稻草底下已窜人了一群耗子。约德和牧师又走了一圈，一无所获，他不由地说：“总该有人告诉我一声才对，我总该得到一点消息呀！”

“或许，屋角有他们留下的信或是别的东西，他们该把情况告诉你的。”

他们慢慢地走向那所倒塌的房子。门廊的撑住两根已被撞倒，屋顶向一头耷拉下来。走过一个很大的碎木瓦砾堆，约德在一块12寸见方的木踏板上站住。“门口的台阶还在，可是人都不见了——妈妈可能已经去世。”他指着前门外边的矮栅门告诉凯绥，“如果妈妈还在，她绝对会关上并扣好

栅门的，否则她不可能放心。”约德说着，眼睛已经发酸了。他爬上破裂的门廊，朝厨房里望去，一片乱七八糟，木板上，地上都蒙着尘沙。他小心地溜进屋里，一份泛着黄斑的旧费城《纪事报》躺在地板上；因为蒙着尘沙，墙上彩色的印第安姑娘的脸已变得灰不溜秋。约德拾起母亲的一只裂开的高统鞋端详着说：“他们搬家了，什么都带走了。”

约德的眼睛在四周继续搜索。

太阳已落得很低，光线射进房子，阴惨惨的光从碎玻璃上反射过来。约德挪动脚步转身穿过门廊坐在边沿上。夕阳余辉照在田野上，棉花杆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而那株凋零的柳树的影子比棉花杆的更细更长。黄昏已经降临。

凯绥在约德身边坐下，问道：“这一切，难道他们没有事先写信告诉你一切？”

“没有。刚才我说过，他们都不是爱写信的人。这样的情景，我断定是出了什么大乱子。”

凯绥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仓棚里突然钻出一只又瘦又小的灰猫，它悄悄地爬过棉花丛，它蹭地跳上门廊，肚子着地朝他们爬过来，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摆动尾巴，与他们同时向远处了望。

约德转头瞥了一眼小猫：“哦，你看这是什么人？他们在这儿住过。”他伸过手去，但是猫跳到了一个他够不着的地方又坐了下来，舔着脚爪上的肉渣。神色迷惘的约翰看着那只瘦猫，突然恍然大悟地说：“知道出了什么事，就是它告诉我的。”

“依我看，还出了许多事呢。”凯绥说。

“对，遭殃的地方不止这一处。邻居们都走了，一个不剩。”约德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喃喃地诉说着。凯绥舒舒服服地抓着脚趾静心地听。

猫又跳回两人中间，尾巴平伸着，胡子一抖一抖。太阳落到地平线上了，布满尘沙的空中呈现出红色和金黄色。猫爪探到了约德的上衣，约德猛一转头：“坏了，我还带着一只乌龟呢，怎么忘了。”说着，他解开陆龟往屋底下一推。过了一会儿，小乌龟对着西南方爬去。

“你说它想上哪呢？”看着放生的乌龟，约德说。“小乌龟似乎有个明确的目的地，非去不可，你看，它总对西南方爬。”凯绥没有回答。又过一会，约德解开卷着的上衣，拿出那双新皮鞋，揩净尘土，穿上脚。

牧师正看着远处，他发觉远方来了一个人，说：“瞧，有人正在穿过棉花地朝这里走来。”

顺着凯绥指点的方向，约德看清了来人，二人同时认出了来人，便喊道：“喂！慕莱，你好？”

慕莱·格雷夫斯。他又瘦又矮，动作摇摇晃晃、急匆匆的，手里提着一只粗麻布口袋。他浑身污迹斑斑，帽子、上衣、裤子，没有一处干净的，像飘在尘沙中的一片脏树叶，可他的脸却很光滑，没有皱纹，摆着一副顽皮孩子的凶相，嘴巴闭得小而紧，两只小眼睛在阴沉中流露着急躁不安。他吃了一惊，接着大声喊道：“谁呀？”

慕莱稍一走近，便认出了他们。“啊，好家伙，原来是汤姆·约德呀。你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汤姆？”

“才出来两天。是搭措油车来的，费了点功夫。慕莱，

我的家人上哪去了，谁把房子撞倒的，还把棉花种到我家门口?”约德一迭声地问道。

“哦，约德，是银行派拖拉机把人都赶走了。你家人怎么也不愿搬走，你爷爷甚至用来复枪打坏了拖拉机的前灯，不过，还是挡不住拖拉机。因为驾驶员是维利·菲莱，所以，你爷爷没有打死他。可是维利还是撞毁了房子，就像狗咬住猫一甩那样。汤姆被吓破了腿，给气疯了。”

“我家人现在在哪儿?”约德气冲冲地说。

“在你约翰伯父家。”慕莱急忙说。

“他们到那儿去干什么?”约德不解地问。

慕莱说：“哦，他们砍棉花，大家都这么干，他们说要买辆车上西部发财去。”

“他们还没走吗?”

“没有，”慕莱说。“四天以前，你哥哥诺亚还在外边打兔子呢，听说两星期后就去西部。八哩路左右，从这到约翰的庄子，你的家人全挤在那儿，像冬天的一洞子土拨鼠一样。”

约德有点慢怒地说慕莱：“你随便取笑好了。你还是老样子，狗改不了吃屎。你讲到西北的事儿，鼻子总是对直冲着东南。”

“那你呢，还不是老样子，自作聪明，你改了吗?”

“慕莱，你过来点。认识这位牧师吗?凯绥牧师。”约德介绍同伴。

“唔，当然认识，很熟。”慕莱一边回答一边伸出手去同站起来的凯绥握手。“再见到你很高兴，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你都到哪去了?”

“我上别处打听一些事情去了,”凯绥说。“这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人们为什么被赶走?”

莱慕绷紧了脸,抿着唇的样子像小鹦鹉。一会儿,他说:“啊!他们说得好听。‘沙土一来,什么都毁了,打的粮食还养不活一个人。我们没法养活佃户了。佃户所得的那份正是我们损失不起的利润。’于是,他们就用拖拉机强迫佃户们走掉。我发誓要在这儿住下去。汤姆,我从小就是这么个人,你知道的。我恨透了这一切,我要呆在这儿。”

这一晚,约德他们没有走八哩路到约翰伯伯庄子上去,他们在野外废墟住宿。他们三人动手生火、宰兔、烤肉、喝酒,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在熊熊的火边边吃边聊,慕莱向他们介绍拖拉机开来时的情景。

“住了那么久,要是突然离开该有多么痛苦啊!。就像人们习惯了某种想法硬要改变、硬要丢开那样艰难。我现在老不自觉地作祷告,可我早就不是牧师了。”凯绥看着火堆说。

慕莱附和道:“我好像坟地上的鬼一样,老是到从前出过事情的地方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有如亲见。”

约德轻轻地咳了一声,继续拨弄着火上的烤肉。

慕莱烦躁地说:“我还没说够呢。说我发神经病就发神经病吧,我就这么着。”

慕莱坐在那里继续看着他的肉。“或许这些话我不该说出口,也许我应该放在心里才对。”

凯绥望着慕莱费劲地咬着嘴里的兔肉,就说:“不,应该说说。有时候,伤心人可以把伤心事都吐出来。有些人嘴

里说出杀人的事，但仅仅是想杀人，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动手的。你说得对。可是你能够不杀人就别杀人吧。”

慕莱心领意会地转动着那双骨碌碌的小眼睛。约德大咬大爵的样子像一只瞪大眼睛的畜生，嘴边溅满一圈油渍。

慕莱怯生生地叫约德：“汤姆。”

约德嚼着肉。“嗯?”他含糊其词地应答着。

“汤姆，大概我谈杀人的事你生气了?”

“不，”汤姆说。“这有什么，反正我干过。”

“汤姆，老特恩布尔曾经说过要为他的儿子报仇，幸好被大家劝阻了，大家都认为你并没有错，他只好算了。”

约德咽下一口兔肉，细声细气地说：“我与赫勃从来没有仇，他是个好小伙子。我们是醉酒误杀的。我是很喜欢赫勃的。唉!”说完，他那双阴沉、半闭的眼睛望着熄下去的火出神，又自言自语道：“大家都到西部去。可我不行，保结规定，假释的人不能离开本州。”

“保结?这我听人说过。保结有什么作用?”慕莱问约德。

“哦，我是提前三年出狱的。不照保结行事，就重新坐牢。我要经常报告。”约德略一思考，加重语气又说：“可是，他妈的，假如现在赫勃·特恩布尔拿刀来捅我，我还会拿铁锹杀人的。”

“谁都会这么做的。”慕莱附和说。

火光照着发呆的牧师，照着他发白的前额，照着他颈上的青筋。他的两只指关节在双膝上弹拍着。

吃剩的骨头理所当然要被抛弃，这次是葬身火堆，而立

功的指头却得到机会接连和嘴巴、裤子亲热。约德继续愤愤地说："他们把我捉进牢去关了4年，每天叫我干一样的事，就是迫使我悔悟。我讨厌他们，又害怕他们那毫无意义叫人气闷的处罚。如果赫勃或别人再来挑衅，我照样会杀人！特别是喝醉酒的时候。"

慕莱一直静静地听着。吉姆·凯绥一直在看着熄下去的火发呆。发呆的人突然跳起来喊道："有办法了，神在给我指示"他踱来踱去，直晃着脑袋，两眼圆睁，青筋鼓突。

蝙蝠的暗影在暗淡的火光里忽隐忽现，夜莺颤悠悠的叫声不时地从对面田野上传过来。

汤姆悄悄地卷着烟，沉思着。

第　七　章

城市里，城市的近郊，田野上，空地上，到处是旧车场，破车场，挂着带纹章的招牌的汽车行——旧汽车，比比皆是。有三节的拖车，物美价廉，有二十年的福特，附送一百加仑汽油还有白送收音机的，请君自选。

车行老板们卷着袖子，一幅大忙人的架式，整齐、漂亮的售货小姐们一双双精明的小眼睛在搜索着来来往往的顾客中的购买欲。

汽车一行一行地排列着，一律是车头向前，长了锈，瘪了的胎紧紧靠在一起。

“先生，这是二二年的道奇，永远使不坏。”

“啊，这儿有朴力毛思车，罗克内思车，还有明星车，任你挑拣。”

“哦，这辆爱博车是哪儿来的，还有那辆阿克车？还有一辆查莫斯和一辆昌德勒——这都是刚出厂几年的车啊！”

我们并不是卖汽车——卖的只是些滚动的废物罢了。进

价超过二十五块、三十块怕我不要。要卖到五十块，七十五块。可以赚不少的钱。哎呀，卖新车能有多大回扣？

长锈的金属物在炽热的阳光的照耀下也发出一种光泽。蹒跚的人们带着惶惑的神情踩着地上的汽油走在店里，眼中写着买车的渴望。

是呀，先生，请进。你花八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便宜货。

我最多只能出五十块钱。

五十！五十？傻瓜。进价也要七八十块，不卖！先生，我不是闲着没事干的人，我是买卖人，不会哄人。喂，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

两头骡子，能换车吗？

骡子！嘿，乔埃，你听见了吗？这位先生想拿骡子换车。嘿嘿，在机器时代骡子除了熬胶还有什么用途呢？

买卖双方仍在争辩，讨价还价没完没了。

无精打采的旗子在午后的阳光里懒懒地飘动着。廉价的二九年福特运货车；方车头，圆车头，锈车头，扁车头，长长的流线型弧线，流线型车身前面的扁平面——今天大廉价。

先生，你要到加利福尼亚去吗？这车赛过千里马，样子有点破，价钱可以商量，我会让你心里平衡的。

买卖双方似乎都赶上了好时机。

第 八 章

下弦月，苍白而暗淡，镶嵌在灰色的天空中的星星胆怯地闪烁着。

黎明时分，约德和牧师已走在拖拉机的轮子和履带碾成的那条棉花地的路上。清晨的鸟儿拍着翅膀在啄食，受惊的兔子在土块上奔窜。嗒、嗒、尘沙里静悄悄地响着两人的脚步声，黎明时分各种神秘的声息互相应和。他们走了好些时候，牧师见东方的天空渐渐亮起来了，棉花和灰沉沉的大地依稀可辨了，便说："约德，我觉得快到约翰伯伯的庄上了，太阳出山的时候一定能到达。"

"对，"约德仿佛若所有思，说："唉！约翰伯伯是世上最孤单的人。"

凯绥忙问："难道他是单身汉？"

"他有家小。他有过一个年轻的老婆，在怀孕 4 个月的一天夜里，突然闹肚子痛，老婆求约翰去请医生，可约翰坐在那儿说：'肚子痛嘛，一定吃多了，一包止痛粉就能帮助

你。用不着什么医生的。’谁知，第二天中午他老婆晕过去，下午四点就死了。”约德叹着气说道。

“那是怎么回事?”凯绥问。

约德回答道：“可能是盲肠破了，约翰受到沉重的打击，有好些日子，不见他同别人说一句话。老是转来转去，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疯疯癫癫地过了两年，完全变了样子，成了为人讨厌的人。他认为他女人的命就是他送掉的。为了忏悔和赎罪，一旦哪家孩子肚子痛，他就对人结缘——拿些东西给人家吃，或是丢下一袋面粉在人家门廊上。”

“可怜的人哪，”牧师说。“可怜的孤单的人哪!”

汤姆沉默，思绪还留在刚才那番话中。

东方出现了一丝光彩，不一会，大地黄了，棉花丛绿了，冷清清的曙光叫万物现出了本色。两人的脸上失去了灰暗的闪光。“这是最好的时光，”约德温和地说。

一片红光泛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群鸟吱吱喳喳叫开了。约德兴奋起来：

“哦，约翰伯伯的水槽。”说着，他加快了脚步，一片尘沙在他身后扬起，飞到膝盖那么高。凯绥也快步跟上。只一会儿，两人已来到了院子里。

一辆高边架的怪模怪样的卡车摆在院子中央。阳光下，只见一个人正在一起一落地挥动着铁锤，旁边，堆满了待装车的床架、桌椅等东西。看来，一切迹象都表明主人要离家出走。

牧师跟在脚步惶窘的约德身后慢慢走近卡车。

这卡车是一辆哈得逊牌的轿车改装的，顶板已经用凿子

凿成了两块。站在车厢底板上的老汤姆，正在钉卡车边的上层栏杆。他满脸长着灰白胡髭，显得十分吃力，嘴里还衔着几颗大铁钉。屋子里，传出火炉盖的碰撞声和孩子的哭叫声。

约翰用手指敲了一下车边的低横档，以示意须发斑白的老人，有人来了。他用舌头舔舔又干又厚的嘴唇，不敢高声地呼叫："爸！"

"你要干什么，"老汤姆衔着一嘴钉子，喃喃地说。他头戴一顶又破又脏的黑帽子，身着蓝布工装衬衫，外罩一件缺少钮扣的背心；宽宽的铜搭扣皮带系住他的斜纹布工装裤子，皮子和铜搭扣都因年久而磨得发亮了，特别是那双裂了缝的皮鞋，加上久经风沙，后跟已扩大成船形。他的全身筋肉呈上粗下窄形状。一撮竖着的花白胡子，绷得紧紧的，使下巴显得特别有劲，再配上短胡子和又薄又红的嘴唇，倒也显得十分精神。由于过于老花，那双黄褐色的眼睛已略显暗淡。

他正待敲下一颗钉子时，在铁锤高举的一瞬间，看见了儿子。他伸过下巴去，盯住汤姆的脸，终于反应过来了。铁锤缓缓垂下来，他取出钉子，解放了嘴巴，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发出了惊异的喊声："汤姆，是汤姆——"接着自言自语："汤姆回来了，汤姆回来了。"马上，他又张开嘴，胆战心惊地问汤姆："哦，汤姆，你不是越狱的吧？要不要找个地方藏起来？"老人紧张的语气中透出关切的柔情。

"不，爸，我是假释的。我恢复自由了。我有证件呢。"约德望着爸爸高兴地说，边说边抓紧了卡车横档。

这下，老汤姆明白了，他的身手一下子又轻捷起来，他跳下车走到儿子身边，有点手足无措。他兴奋地说："汤姆，我们正要到加利福尼亚去。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说着，他又将信将疑地补一句："这下子大家可以一起走啦？"屋里有一只咖啡壶的盖子响了一声，老汤姆转过头去望了一望，说："你妈怕见不着你，整天一幅愁苦相，老得像个死人似的她说什么也不愿上加利福尼亚去，怕没机会再见你。"屋里又传来炉盖响声，老汤姆像小孩子似的说："来，汤姆，我们去叫他们吃一惊。"说着，拉起汤姆却又放开，随即又望了望吉姆·凯绥。

汤姆连忙问道："还记得吗？爸，和我一道来的这位是牧师。

"他也坐牢了吗？"

"不，我们是在路上遇着的。"

老汤姆和牧师严肃地握了握手。"欢迎你，先生。"

凯绥说："恭喜你，老汤姆，儿子回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为你们感到高兴。"

"是啊，谢谢。"老汤姆应和着。

"一家团圆了，"牧师连忙补充一句。"昨天夜里我们就住在你们那个老家呢。"

老汤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汤姆又看见妈妈了：她显得粗壮却并不肥胖。一件有着褪色小花的宽大的灰布长衣拖至踝骨，粗壮而宽大的光脚在地板上移动时显得迅速而又敏捷。她的头发呈青灰色，在后脑上挽成一个小小的髻。长着雀斑的健壮的两臂裸露到肘

部，两只手肥厚而细嫩。她慈祥而严肃的脸上那双饱经忧患的茶褐色的双眼中透出豁达的人生态度。她十分清楚自己是这个家的堡垒。坚强而且快乐，无论家里有什么天翻地覆的事，她都能泰然处之，这树立了她在这个家中伟大而且平凡的地位，这地位赋于她尊严，给了她一种纯洁、娴静的美。她似乎知道，一旦她动摇了，这个家也会动摇。她的意志主宰着这个家。

她正在炉子上烤着又黄又酥的面包，听见丈夫带着客人进来，便头也没回手也不停地招呼道："先生，请进来。"汤姆羞答答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跨过门槛。

她从煎锅上高高兴兴地抬起眼睛一看。啪！手里的叉子掉在地板上了。她努力张大瞳孔，使劲张大嘴巴呼吸。她闭上了眼睛。"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忽然间，她的脸上又露出一丝愁容。"汤姆，你该不是逃犯？该不是逃出牢来的吧？"

"妈妈，我是假释出来的，给你看证件，"他伸手在胸前掏证件。

妈妈满怀喜悦地轻步移到汤姆身边，用小手摸摸儿子的臂膀，摸摸他那坚实的筋肉。接着，又摸摸儿子的下巴。汤姆把下嘴唇卷到牙齿中间，紧紧咬住。妈的眼光迷糊地移到他那咬着的嘴唇上，看见靠牙齿的地方有一丝细细的血痕，顺着嘴唇流下来。她明白了一切。于是，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缓缓放下手，猛地如爆炸似地吐出一口气喊道："哦，汤姆，你回来太好了，我们担心你无法再找到我们。"她恢复了镇静，拾起叉子，擦擦滚开的油，挑起一片黑糊糊的

肉。

老汤姆朝妻子吃吃地笑着说："你刚才的样子，跟一只吓坏了的羊差不多，若是被爷爷看见了，他准会翘起屁股哈哈大笑。"

妈妈高兴了一阵子，又接着忙她的去了。

汤姆听说爷爷立刻问道："爷爷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老汤姆出去找爷爷、奶奶了。屋里只剩下妈妈和汤姆两个人。

"汤姆，"她怯生生地、迟疑地说道。

"嗯？"他受了妈妈的感染，神态明显地腼腆起来。这是一种稀奇的窘态。彼此都知道对方不好意思 ，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觉得难为情了。

"汤姆，我要问你——你该没气疯了吧？"

"怎么会呢？妈，你瞧我多好？

"你没气得要命吗？你不恨谁吗？他们在牢里没给你吃苦头，把你逼得发疯吗？"

听着这连珠炮般的发问，汤姆不由转过身去，深情的眼睛打量着妈妈。似乎在问：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没有，"他回答道，"开始我真的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凡事忍着就没事啦，妈妈，你怎么啦？"

妈的眼睛和嘴巴仍然大张着，她盯着汤姆，仿佛要探根究底似的。她在努力寻找那隐藏在语言里未能明确表达的意思。"汤姆，我要知道他们待你是不是很凶？他们有没有逼你发疯？"

厚嘴唇紧盖住牙齿，汤姆的眼光落在自己那双扁平的大

手上。“不，”他说。“我不像你说的这样。”他停了一下，定睛注视着他那些裂开的指甲，简直像蚶子壳一样，满是裂纹。“我在牢里时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什么事也没惹上，并没有气坏。”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感谢上帝！”

汤姆猛地抬起头来，问道：“妈，我们的家怎么会被弄成那样？我要……”

妈妈一把抱住儿子，热情地说：“汤姆，你别跟他们斗，千万记住我的话，你只有一个人，他们会捉住你，你会像野狗一样被干掉，听说已经有十万人像我们一样被赶走了。如果大家都跟他们斗，那他们能捉谁呢？汤姆，千万听妈的话。”

汤姆望着她，渐渐耷拉下眼皮，直到睫毛中间只露出短短的一线闪光。“妈妈，我想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他问道。

“我不知道。大家都被吓坏了，半睡半醒似的到处游荡。”

汤姆沉默了。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院子外面传来一阵老年人像羊叫似的尖叫声。

汤姆转过头去咧开嘴笑了。“奶奶来了，”他说。“妈妈，从没见你这么难受过！”

妈妈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眼神变得冷酷了。“我从来没让人家撞倒过我的房子，我们一家人从来没在路上流浪过，我从来没落到把一切东西都卖掉的地步。”

奶妈向炉子走过去，汤姆立刻跑向门口。

院子对面来了四个人。爷爷打头，他衣衫不整，瘦小轻健，一蹦一蹦地迈着步子。他一边走，一边扣着裤裆的钮扣。他乱扣一气，裤裆整个儿扯歪了。他什么也不在乎。

奶奶直挺着身子一瘸一拐地跑在后面。她的脾气那么倔强，决不亚于爷爷。每当她走路时，有两件事非做不可，一是把长衣的下摆提到膝头，另一是尖声高喊一句可怕的口号“感谢上帝！”

爸爸和诺亚一步步地紧跟着他们身后走着——诺亚身材高高的，样子很怪，走路时，脸上常有一副沉静而又迷惘的神气。他少言寡语，动作迟缓，从不冒火。他从不对他的亲人表示，尽管他十分喜欢他们。这使得不了解他的人都把他当成笨蛋，其实他仅仅是有一点古怪罢了。诺亚的言行举止总给人以他身体的哪一部分有畸形地方的印象。这一切，只有爸心里明白，这是因为诺亚出世时，爸不懂事，没等接生婆到家就去拉诺亚的头，结果把诺亚的头扯坏了。因为惭愧，爸爸对他特别和善。

爷爷一看见汤姆又激动起来：“他们没有权利捉他！我们约德家里长远没有人坐过牢了。换了是我，也会那样做的。那些杂种没有权利捉他。”

奶奶还是：“感谢上帝。”

爷爷走到汤姆跟前，拍拍他的胸脯说：“看你又快活又强壮，我知道他们是关不住约德的，一点也没错。”

爷爷和汤姆说着笑话，奶奶喜滋滋地笑。台阶上的诺亚面对着汤姆眼睛却似乎远远地向周围张望。他脸上毫无表

情，汤姆说："你好吧，诺亚？"

汤姆忽然想起了牧师说："哟，牧师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众人寻找牧师，奶奶又高声叫起来。

牧师答应着从水槽下钻出来，受了大家七嘴八舌的几句嗔怪。在奶奶的要求下，牧师还给约德家做了祷告。

然而，他的声调不是在祈祷，而是在推测。

做完祷告，全家走向卡车。前头的车盖被掀开，油腻腻的大发动机落入汤姆的眼帘。爸告诉汤姆："这车是经你弟弟奥尔仔细看过后我们才买的。他说没毛病。"

"他懂个屁，只不过逞能罢了。"汤姆说。

"哦，别这么说，他是内行的，会开车还会修理呢。"

"他现在在哪儿？"汤姆问道。

"哦，这个冒失的家伙，光会想女孩子到处胡闹，也不回家，一个星期见不着一面。"爸责备地说。"哦，你是从大路来的，是吗？他是从后面那条路走的。还有，罗撒香嫁到康尼家去了。你一定记得那个好小伙子，他们都快有孩子了。"

汤姆"哎呀"了一声，表示惊奇。

大摇大摆的奥尔挺直胸脯从大路上走了过来，就像雄鸡要啼鸣一般。得意洋洋的奥尔一认出汤姆，他立刻改神气为敬重，放下了架子。在他心目中，哥哥是英雄，哥哥有了不起的魄力。已有些记不起"英雄"面目的奥尔静静地盯着哥哥出神。

汤姆见奥尔盯着自己，高兴地说："天哪，奥尔，你长

得多快呀！我快不认识你了。”

奥尔羞怯地伸出手去，两兄弟紧紧握手。“我知道了，你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卡车手了，”汤姆夸奖兄弟说。

奥尔知道哥哥不喜欢吹牛的人，便说道：“我还不大内行呢。哎，哥哥，我要去萨利索卖东西，你愿意搭车走一趟吗？”

“哦，恐怕不行，我得在这儿帮忙。”汤姆说。

奥尔竭力想要控制住他所要提的一个问题。“你—你是从监狱逃出来的吗？

“不，我是假释的。”汤姆说。

“是吗？我没想到……”奥尔似乎有点失望。

第　九　章

去西部用的东西被一件件从小屋里挑选出来，许多东西不得不被男人们忍心抛弃，女人们已经能预感未来的日子里将重复过去的苦难。

农具搬出来，装上了车，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把牲口和大车统统都卖掉。再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

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院子里。

佃农们卖掉了所有的破烂得到了五块钱还有满心的痛苦。他们徒步回来，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有人买了一瓶酒一口气喝干，使自己醉得发呆。没有笑声，没有歌唱和舞蹈也没有吉他声，他们默默地从红色的沙土地一瘸一拐地走回农庄。

一切可以卖的全卖了！妇女们坐在一堆堆仅剩的生活必备品当中发呆。

孩子们惊恐地看着大人，不敢吱声。

告别现有的一切，去面对茫然的未来，不知道能过怎样

的生活？甩掉了过去的一切，我们怎么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呢？丢下吧。烧掉吧。

物质的书、信、衣物通过一把火全都深深地锁进记忆里。

忽然，他们神经紧张起来。下定决心立刻离开，不再多等一秒。火，还在烧，车，已经装好。他们站在那里，对燃烧着的东西最后看了几眼，然后一回头，跳上车，毅然决然地开走了车。飞扬的尘沙在空中弥漫了很久，很久。

第十章

凡可以卖的东西都装上奥尔开的车走了，满满的一车。汤姆便在原地到处走动起来。他没精打采地踱到仓棚里看看，又踱到空洞的马厩里看看，到他所记得的各处去看看。阴影刚刚漫上台阶，汤姆坐下于是阴影紧跟着罩上他的心。要难以想象背井离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过未来的生活。妈坐在他背后给孩子洗着满满一桶衣服；肥皂水不时地从她那长着雀斑的粗臂上滴落下来，她深情地朝汤姆望了很久，说："汤姆，我希望加利福尼亚--切都好。"

"妈妈，甭担心，会好的"汤姆问。

"哦，不要紧，我听人家说那边有许多工作好干，工资又高，人家需要有人去摘葡萄、橙子和桃子，又是在树荫底下干活，很荫凉，很舒服。说得这么好，我反而不敢相信了，会不会与实际相差太远了？"

汤姆盯了妈一眼说："妈，如果对任何事情都不存太大的奢望，也就不会犯嘀咕了。"

“是《圣经》上说的?”妈妈问道。

“我想是的。不过，妈妈，我读完了《博得巴布拉的欢心》那本书后，我就不信《圣经》了。”汤姆得意地说。

妈嘻嘻地微笑了一下，继续涮洗着衣服。她拧干了衣服，放在桌上说；“汤姆，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有两千多哩路，你说，咱们要多少天才能到啊?”

“妈，你不要发愁，大概得走两个星期吧。如果我们运气好，可能十天就走到了。妈妈，我们只要过好今天就行了，别想那么多，这样，你每天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混过去。”

“你说的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妈说着继续做着事。

汤姆看着她做事，他的两眼也微笑了。然而汤姆的笑容却给她的脸上抹上一道阴影，似乎有什么不详的预兆。“啊，不能这样，”她说。“你父亲拿到过一张黄纸传单，把那边说得好极了。要是真有了工作不用传单大家也会知道，花钱印传单，可别是骗人的?”

汤姆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我也弄不清楚，妈。也许人就是在这样骗与被骗中生活的。”说完，他望了望外而热辣辣的太阳照耀着的红色大地。

“什么也许啊，你倒说说看，那边会是什么样的呢?”

“也许那边是真好，但愿是这样。”汤姆说着，忽然又想起牧师来了。这时，背后响起一阵懒洋洋的脚步声，一回头，只见爷爷一边摸弄着裤裆口上的钮扣，一边从卧室里走出来。

妈正在铁丝前晾衣服，看见爷爷又在摸裤裆口，便急步上前说：“让我来帮你扣，别再老出洋相了。”不管爷爷怎么

挣扎，她还是揪住他，把他的内衣、衬衫和裤裆口都扣好了。妈说："爷爷倚老卖老，最近越来越不像样了，简直有些疯了。"

爷爷听了，伸出那长着短胡子的下巴，用他那狡猾、顽皮和快活的眼光看着妈妈："得啦，我们要到那边去，那边到处都是葡萄，一直垂到路上来。你们知道我想干嘛吗？我要摘一澡盆的葡萄，用葡萄汁来洗裤子。"

汤姆大笑起来。

老头子一屁股坐在木箱上面，又说："四十年前有我的一个兄弟去了那儿，然后就音信全无了。我心里觉得到了那边会变成一个新人，马上到果树林里去干活儿，那多好呀。"

妈点点头。

汤姆也示意地点点头。

他们正说着，牧师从仓棚后边绕过来了。

神色发呆的牧师向他们求情，"我想同你们一家人去西部，不知道是否可以？"说完，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为自己的话觉得尴尬。

妈妈看着汤姆，见他不说话也没有想说话的意思，只好自己开口："哦，我们很高兴有你同去。不过我现在当然还说不准，只要安插得下就好办了。"

"也许，我能快快乐乐地在田里干活，"牧师边说边叹气。

"你不打算传道了吗？"汤姆问道。

"嗯。那没什么意思。"牧师的语气坚定。

"阿门"，妈妈合手做祷告。

牧师坐在门边的砧板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真的没什么意思。”

“一个不再传道的人……”汤姆轻轻地咳了一声说。

“啊，我只是个空谈家！虽然我对这个老毛病有些无能为力，但我决心以后只向人讨教，不再传道。”牧师提高了声调说。

汤姆却说：“传道是观察事物的态度，传道是……”整个下午，汤姆的嘴巴没有离开传道的事。

一路红尘的卡车在傍晚时分颠簸归来。大地叫落日的余辉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奥尔俯身在方向盘上，既严肃，又得意，荣誉座上的爸爸和约翰伯伯紧靠着奥尔，家长的身份显露无遗。十二岁的路西和文飞尔德同行。路西穿着一件长过膝下的淡红色女童装，稍稍有点装正经的小娘们神气。文飞尔德却还脱不了一副拖着鼻涕的寒伧相和愣头愣脑的野孩子相。罗撒香则轻轻地抓住车横档，踮起脚尖站着，她那带着身孕的胖胖的身子显得稳重而端庄。罗撒香的眼里是一个怀孕的世界。她的丈夫，一个只有十九岁的男人，一个具有得克萨斯人气质的尖脸、瘦身材的青年，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有时凶狠，有时和气，有时惊恐。善良勤劳的他身兼好工人和好丈夫的职位。这时，他静静地坐在人群中，只能勉强让人家知道他在场。

约翰伯伯已有五十上下。丧妻后的孤独使他在神态上始终露出内疚和羞惭，他的内心更是有了一种无法去除的孤独感。

卡车载着各有心事的三个男人飞驰在尘埃中。他们卖掉

了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马匹、大车、农具和家具——全部卖掉了，仅仅得到十八块钱。为了这十八块钱啊，他们费尽了口舌跟买主讨价还价；为了这十八块钱，他们向买主屈服。他向来在他们眼中神秘莫测的生意买卖今天居然有些得心应手。

终于，还是奥尔打破了沉闷的空气，说："爸，有人谈到汤姆，他们说他是假释出来的，不能离开这一州，如果犯规了，抓到要关三年的。"

爸突然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不会是真的吧？你一定是开玩笑？"

"不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奥尔说。"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件事，却没人知道我是当事人的兄弟，我记下了他们的话。"

爸说道："天哪，我希望这话不确实！我要汤姆！人家把我们逼得丧魂落魄，我希望这话不确实。我们要问问汤姆，把这件事弄个清楚。"

"汤姆应该明白的"伯伯说。

卡车吃力地向前开行，他们又沉默了。

不一会儿，卡车抵达屋前。刚一停下，路西和文飞尔德便喊叫着爬过栏杆，跳到地上嚷来："汤姆，你在哪里？"

守候屋前的汤姆盯着卡车和车上的每一个人。

当路西他们真的看见汤姆时，又茫然无措了，只是慢慢地、怯生生地朝汤姆走去、望着他。

还是汤姆先说话："喂，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好吗？""啊！好呀，哥哥。"他们站在一边，偷眼望着这位杀过人、坐过牢的伟大的哥哥。她们想起了小时把鸡栏当牢房，大伙争当

犯人的情景。

康尼·瑞夫斯把罗撒香扶下车，这一对的亲密从罗撒香那幸福的笑容和嘴角泛起的笑意中充分显露了出来。

“你好，罗撒香，看到你非常高兴”说着，汤姆忙上前握住罗撒香那胖胖的手。“我没想到你们会跟他们一道来。”

“我们步行，是卡车帮了我们的忙。”罗撒香说着拉过康尼，把他介绍给汤姆。“来，看看我的丈夫康尼”罗撒香显出一幅得意洋洋的样子让汤姆大开眼界。

汤姆和康尼握握手互相打量了一下，片刻间，彼此都感到满意。接着，汤姆又说道：“咦！罗撒香，我知道你是有喜了。你想到橙子园里去养孩子，呃？要在充满橙子味的那种白房子里生孩子吧？”

罗撒香摸摸肚子笑了。

残阳的光芒闪射在西方地平线上，傍晚的天气依然很热。

大地在黄昏余辉的映衬下隐隐发亮，显得深沉，周围的景物都比白昼深沉得多、坚实得多，人心随着深沉起来，黄昏给人的感觉要好得多。

一片微光，给卡车增添了若干神奇的意味。在靠近卡车那块最重要的地方，汤姆一家人正在聚会。房屋和田野都死气沉沉，有生气的卡车成了生命的主要因素。这辆高边的、笨大的、一半客车一半卡车的旧汽车，就是他们新的家，新的生活中心。

黄昏的光线越发柔和了，一家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奥尔第一次在家庭会议上向亲人汇报卡车的概况。

爷爷是名义上的家长，这地位只是习俗上的挂名地位。他虽然昏庸老朽，却还是保持着首先发言的权利。“干得好，奥尔”爷爷说，“虽然你像我小时候一样自高自大，跟乱放屁的公狼一样，但真干起什么事来，还做得挺好的，你一定会成为有出息的人的！”他的语气中带着祝福，奥尔高兴得脸上有些发红。

爸爸接着夸耀奥尔对汽车是个内行。

汤姆夸奖弟弟事情办得漂亮。奥尔的脸上不断泛起红云。

一番细致的商量后，牧师凯绥被他们接纳成为去西部的伙伴。凯绥十分高兴，他积极地参与全家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没有一个人空着。

当黎明的最初一片灰白开始涌现在天空时，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毕——他们准备了两大桶猪肉，还有不少可啃的猪肉留在那堆被烤得又黄又脆的骨头上。

忽然间，几只狗从尘沙里跳起来汪汪直叫，随着狗叫声，一阵脚步声传来。怯先生的慕莱压低了帽檐走过来问好：

“早呀，老乡们。”

“你也一样，快来吃点肉吧！”爸爸挥挥手中的腿骨招呼慕莱。”

慕莱客气地推让着。

“喂，请吧！”爸说着从屋里拿出一把排骨来。

“都准备好了，我帮不上什么忙，我知道你们要去西部了，我来送你们吧？”慕莱望着那装好行李的卡车问道。

瞧着慕莱那副模样，爸不禁问道："慕莱，一起走吧？"

慕莱从骨头上啃下一块肉，边咀嚼边说："开始我很矛盾，现在矛盾消失了，我决心不去了。到了最后关头，我就会像坟场上的野鬼一样，跑到别处藏起来。"

诺亚说："慕莱，你迟早有一天会死在田地里的。"

"我知道，"慕莱边说边在地上跺脚。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说说这件事——你们如果在加利福尼亚遇到我家里人，请美言几句，别把我这儿的情况抖出去。对他们说，我有了钱就去找他们。"

大家思考着慕莱的话。

黎明的曙光强烈了些。

两眼呆滞的爷爷望着装好行李的卡车大声地说："你们大家尽管走好了，我不走啦，昨晚，我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还是死在这里算了。我不能离开我的家乡、这个从小生长的老地方。"说完，他死死地坐在台阶上。

大家都拥到他身边。爸说道："那不行呀，爷爷。拖拉机会把这片土地铲平没有人照顾你的生活是不行的。"

"慕莱能过下去，我怎么不能！"爷爷发火了。

爷爷给大家出了难题还是汤姆给了急坏的父母一个办法。

于是，大家暂时平息了这件事，由妈煮了杯掺有药酒的咖啡给爷爷喝。爷爷吃完早餐，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阳光迅速地照遍了大地。奶奶、路西和文飞尔德先后起床。一家人都停止了活动，谁也不愿意对这次远行先作出积

极的行动。临走的时候，每个人都体会到了爷爷的恐惧。提灯的光暗淡下去，不再投射出黄色的光圈了，星星也一颗接一颗地朝西面隐没下去。一家人丢了魂似的站在那里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注视着整个黎明、整片大地、整个原野。

慕莱正徘徊着。他望望车架，用拳头捶一捶挂在卡车后面的备用轮胎。最后，他走近汤姆问道："你怎么办啦，保结规定你不能过州界，你要违反吗?"

汤姆甩脱了麻木状态，喊道："天哪，太阳快出来了，我们该动身了。"

这声叫喊将大伙从麻木状态拉向卡车。

汤姆和奥尔一块将醉未醒尚在打呼噜的爷爷抬上车。

慕莱收养了无法带走的狗和剩下的所有活鸡。

一切都准备好了，奥尔一步跨上驾驶座。发动机响了，六个汽缸发出了轻松的吼声，车后，升起一股青烟。

"再见，慕莱。"奥尔喊道。

全家人都对慕莱喊着："慕莱，再见了!"

车轮，载着汤姆全家的所有，在红色的尘沙中慢腾腾地转动着。全家人的眼睛个个朝后面望去。太阳照着屋子窗户，红红的一片，冷清清的院子里只剩下慕莱，目送卡车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第十一章

田野上的人家全搬空了，大地也就因此显得空荡荡的。所有的生气也是惟一的生气只在那些波状铁皮盖成的白闪闪的拖拉机棚子里才能找到。

拖拉机不会昼夜地铲平一家又一家，当它停下来的时候，四周便透出一片荒凉，一片凄惨。拖拉机身上的热气消失，犹如死尸的热气消失一般。一种轻蔑的心理已笼罩在拖拉机手的心头。这种心理只有一个没有了解、没有情谊的陌生人才会产生。因为氮肥与土地不是一体。磷肥与土地也不是一体；棉花纤维的长度与土地也不是一回事。碳、盐、水、钙等元素构成了人体。人包含着这一切，价值却远过于这一切；土地的价值也远过于它本身的化学成分。人比盐等更有价值，这是条真理，然而，许多时候，一切都似乎无法解释清楚的。

那些空房屋的门敞开了，随风摆来摆去。市镇上成群的孩子跑来砸破窗户，在垃圾堆里搜寻宝物。小猫咪咪叫着懒

洋洋地回来了，老鼠带着草籽搬家，引得黄鼠狼也跟着乱窜，猫头鹰尖声嘶叫，飞来飞去。

人走屋空，土拨鼠和野猫瓜分了土地。夜里，一阵风刮来，只有那门在砰砰作响，只有那破窗户上的破烂窗帘还在随风飘个不停。

这一片红色的原野，有了前无古人的安静，似乎回到了远古的世纪中。

第十二章

六十六号公路——这条横贯全国的混凝土的长路，在地图上从密西西比河一直蜿蜒地通到培克斯菲尔德——越过一片暗红的原野，跨过洛矶山脉的分水岭，穿过闪烁可怕的沙漠，一直通到加利福尼亚的富饶平原。

六十六号是一条逃荒的路，是一条逃避尘沙，逃避拖拉机的震响，逃避沙漠的威胁，逃避得克萨斯方面吹来的旋风，逃避那些不能使土地肥沃反而夺去原有肥性的水灾的路。高低不平的林道上，交叉纵横的支路上都涌来大批逃避的人群，汇聚在六十六号公路上。

所有的公路都通到俄克拉何马城。六十六号、二百七十号、八十一号公路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又从这里穿过高山、沙漠、峡谷和平原，延伸到四面八方。

川流不息的光荒人群在六十六号公路上前进着。有单独的一辆车，有小小的车队，他们沿着这条大路终日缓缓地行驶着。汽车的发动机、各种车胎、风扇的皮带等等，这一切

眼下都紧紧地系着逃荒人的命运。他们的目的地是盛产橙子的加利福尼亚州。

哦，加利福尼亚州可真是一个大州呀。

容得下你也容得下我，容得下你这种人和我这种人，全国的富人和穷人，小偷和老实人，饿肚子的和吃肥了的；要把这些人统统容纳下来，那还需要再大点。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谁都可以随意到什么地方去。

这的确是个自由的国家。只要你有足够的钱，爱谁是谁想怎么自由都行，自由是可以用钱来买的。

快去呀，快跑呀，人们在六十六号公路上跟着汽车喘息着、挣扎着、颠簸着、奔逃着。混凝土的公路在太阳底下犹如镜子一般发亮，远远望去，仿佛有一潭一潭的水似的。

足足有二十五万人在这条逃荒的公路上。

人们被恐怖追赶着向前奔逃——他们遭遇着稀奇的事情，有的非常悲惨，有的却非常美妙，使人对人的信心恢复起来，永久也不会绝望。正是那一点希望引领着他们奔逃。

第十三章

高高的太阳照射着红色的田野，腾腾的热气升起在空中。

奥尔专心致志地把着方向盘，他整个身心都在静听着车上的声响，那双眼睛总是不安地从路面跳到仪表板上。他是卡车的灵魂，已经和发动机联成一体了。

他一只手操纵着方向盘，一只手放在颤动的换档杆上。他朝妈看了一眼，吃力地说："妈妈，你应该没什么好担心吧？"

妈的两眼转入沉思，显得柔和了。"有点儿，不过也并不怎么太担心。走一步算一步吧，真要有什么事，到时我自会想办法的。"

"你是不是想着我们到那地方以后的情形会怎样？你是不是担心事情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称心如意？"

"不，"妈连忙说。"不，不去想它了，操心也没什么用，急也白急。往后，我们还有无数的日子要过，反正到头来人

生就是那么一回事。你年轻，应该努力往前奔——我呢，只是看着两旁的路往后退罢了。"说完这些话，妈妈又陷入沉思之中。

哈得逊车虽然很旧，还算听话，奥尔一路颠簸地控着方向盘，他加速开了一会儿。然后在一座矮树林边上煞住了车。

卡车上的人都活动起来了，一张张脸被无法避开的太阳晒得发亮。汤姆、凯绥、诺亚和约翰都有气无力地爬下车，路西、文飞尔德、康尼、罗撒香也下了车。躺在帆布篷底下刚刚苏醒的爷爷两眼迷糊地伸出头来，泪汪汪地茫然地望着众人，却一个人也认不出来。

突然，爷爷的眼睛里露出一股凶劲，说："我不走，听见吗？我要像慕莱一样呆在这儿。"

没有人回应，这使爷爷非常难过心灰意冷，不再说话。

"水在哪儿？"爸的问话使大家都感到了渴意，都不由自主地舔了一舔嘴唇。水，使男人们忽然有了一种惊慌的意识。

这种惊慌在人群中蔓延增长，奥尔便用宽慰的口气说："我们再到一个站头就可以弄到水。我们还要买点儿汽油。"大家的情绪稍为安稳，又乱糟糟地爬上卡车，任奥尔开车前进。

卡斯尔到巴登是二十五哩，太阳过了天顶开始下落时，约德一家到达了巴登附近的公路边上。一所小屋前有两个汽油泵；篱笆旁边有一个水龙头和皮管。当奥尔停车欲加油的时候，汽油泵后的椅子上站起一个面孔和胳膊都发红的粗壮

汉子。他穿着酱黄色的粗布裤和马球衫，系着背带；头上戴着一顶硬纸板做的、涂成银色的遮阳帽。汗珠顺着他脖子上的皱纹源源不断地往下流。他步子蹒跚地向卡车走来，显出一副又凶狠又严厉的神气。

“你们干什么？是买汽油，还是买什么？”他问道。

冒汽的水箱被拧掉螺丝盖后喷出一股滚烫的蒸汽，奥尔把手往旁边一甩，回答：“要加点儿汽油，先生。”

“有钱吗？”

“当然有，你当我们是向你乞讨吗？”

汉子的脸马上阴转晴，凶狠的神气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无影无踪。“哦，那就好了，老乡。你们尽管用水。”接着，他连忙解释道：“过路的人又多又杂，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么好，有的人不但用水还偷东西，他们没有钱买东西，来讨一加仑汽油就赶路。先生，对不起了。”

汤姆愤愤地跳到地上，朝胖子走去。“我们一路西行，照价付款秉公购物，你凭什么盘问我们，我们又没向你讨东西。”汤姆厉声说。

胖子连忙说：“我并没有盘问你们。”汗水渗透了他那短袖的马球衫。“你们尽管用水，要上茅房也请便。”

喝足了水，又冲够了头，洗够了脸的文飞尔德从水里湿淋淋地钻出来。

“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胖子继续说道。“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谋生，想混下去，没有别的办法，”

汤姆说。

胖子接下去说："哎，不是我只想做有钱人的生意，我只不过想有点儿生意就是了。嘿，停在这种地方的人多半是没钱的，他们用旧床，小娃娃、壶、盘子、等换汽油和机油、可是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什么用也没有。难道我会开一爿旧货店吗？哦，还有一个家伙要用他自己的鞋来换一加仑汽油。如果我是那种人，我可以换到……"他向妈瞟了一眼，便住了口。

大家心知肚明，可谁也不愿再多说上几句。

一会儿，奥尔把卡车倒退到汽油泵旁边，胖子把皮管放进油槽，又说："真是搞不懂，这个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

凯绥抖了抖淋湿的头发，说："我听到各地方的人都这么问：我们会弄到什么地步？依我看，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路。在路上东奔西逃，现在是潮流。大家都在迁移。"

胖子盯着泵上不停转动的计数器，掂了掂快要滴尽汽油的皮管说："是呀，究竟要落到什么地步呢？谁告诉我，我想弄明白。"

汤姆烦躁地插嘴道："算啦，你永远也弄不明白的。"

一筹莫展的胖子瞪眼望着前方。他手里慢慢地摇动着油泵的歪把，低声自语道："我们会落 到什么地步……"

卡车边上康尼和罗撒香正谈着私语，康尼叹气着说："也许——将来。"他俩都明白这话的意思。"如果加利福尼亚有许多活计可做，我们将来自己就可以买一辆汽车。可是那种车，"——他指着开过去的"雪飞尔"——"买这么贵的一辆车，不如买所房子。"

"随车而行的那只狗也渴了，它走向水龙头底下的泥浆水，尽管它小心地不时望望路面，危险还是难以预料，惨祸总是防不胜防。一辆开得飞快的大汽车疾驰过来，由于突然刹车，狗躲闪不及，随着罗撒香的一声惊叫，狗惨叫一声，便被车轮拦腰撞倒，倒在血泊里。那大汽车似乎有一丝内疚，放慢速度，车里有几张脸向后望望，接着又开足马力，一溜烟跑掉了。

罗撒香两眼睁得大大的。

汤姆和约翰走到死狗边，被撞得稀烂的尸体血肉模糊，热量丧失，狗尸上最后的颤抖也渐渐停止了。"该把它拴好的，我们对不起它"他说。

爸低下头来向那只狗望了一会，便转过头去说："我们离开这儿吧，反正我们正愁不知道怎么才能养活它。压死了也许正好。"

"我也为它感到难过，老乡"胖子从汽车后面走过来说。"狗在公路旁边是活不长的。我一年里给汽车碾死过3只狗。你们别为这件事难过。我来照料这条死狗，把它埋在外边的玉米地里好了。"

端坐在脚踏板上的罗撒香身子一直在打哆嗦，怎么也停不下来。

汤姆劝慰大家说："我们走吧，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爸吹了一个尖声口哨，路西和文飞尔德从玉米地里钻出来了，迅速地爬上了卡车的边栏。泪眼汪汪的文飞尔德默默看着死狗，看了一会儿，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吐特吐起来。

卡车又得准备出发了，奥尔在车上爬上爬下，检查油量、发动机，往油罐里倒入一加仑廉价汽油。汤姆来到他身边。“要不要我来开一段?”他问。

“我能行，开车并不累”奥尔说。

“你已经整整一夜没睡了，我睡过了，精神比你好，我来开会儿，你上车顶去休息。”

“也好，”奥尔勉强地答应说。“你要仔细地注意油量表，慢慢地开。随时注意指针，汤姆，装载过重了。”

汤姆不禁大笑起来。“我会注意的，”他说。

汤姆待一家人挤上卡车顶后，推上排档，沉甸甸的卡车又向前驶去。

太阳在他们前面渐渐落下去，奶奶呼呼地睡熟了，妈低着头打瞌睡。汤姆把小帽拉来盖住眉毛，挡着刺眼的太阳。

巴登到米克是13哩；米克到哈拉是14哩；再过去便是俄克拉何马——那个大城市。汤姆驾车穿过市区的时候，卡车上的一家人眼睁睁地望着那些店铺、大房子和办公大楼。接着他们又看见一些旧汽车场，卖熟点心的摊子和郊外的舞场。人们服装的华丽叫他们吃惊。

汤姆驾车载着家人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在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中间穿行。只用了不多的一会儿时间；他们的车就跑在了通向西部的大道——逃荒大道六十六号公路。这时，太阳已经在路上渐渐沉没下去了。挡风玻璃上布满了尘沙，闪闪发亮。

妈已经沉默了好久，这时，她抬头看看天色，说：“我们也许最好趁天黑前先找个地方停车，我得把猪肉煮一煮，

再做些面包。"

"当然，"汤姆同意了。"这是个好主意，舒展舒展太棒了，我们是无法一下子到达目的地的。"

俄克拉何马城到柏散尼是十四哩。

突然，妈妈猛一抬头问道："汤姆，你爸对我谈起过你越过州界的问题——"

汤姆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妈妈，你怎么看呢？"

"哎，我很担心。我很担心你，也许他们会把你当作逃走的人捉走的。"

汤姆用手遮住眼睛，挡住下落的太阳光。"别担心，"他说。"我想过这件事了。具结假释出来的人多得很，而且随时都有再抓回去的。假如我在西部犯案伏法。他们会把我的照片和手印从华盛顿弄来。他们会把我解回去。可是只要我老老实实做安分良民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哎，我还是很担心。一个人有时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那是坏事呢。只怕加利福尼亚有些罪名，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些事在家乡是合法的，可能加利福尼亚定为非法。"

"就算我不是假释出来的，那也还是一样，"汤姆说。"只不过我再被捉起来，比别人关得更久一些罢了。咱们先不想这些倒霉的事，令人发愁的事太多了。"

"我不由得不发愁，"妈说。"你一过州界就犯罪了。"

"总比饿死在乡下强，"汤姆说。"妈，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停车吧。"

他们穿过柏散尼镇，来到了镇那头的野外。一辆旧旅行车停在通向公路底下暗沟的一条干水渠里，一缕炊烟从旁边

支着的小帐篷顶上的烟筒里冒出。一个中年男子正俯身在那里检查发动机。

汤姆把身子探出车窗外面问道："有没有法律禁止在这儿停车过夜?"

那人本来只看见卡车，听到汤姆的问话，他的目光才转向汤姆"谁知道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再也开不动了，只能停在这。"他说

"这儿有水吗?"

那人抬起细细的手臂朝前面四分之一哩光景的一个服务站小屋一挥，说："那边有水，可以让你用一桶。"

"我们把车靠在一起好不好?"汤姆迟疑地问。"

瘦子马上面有难色："这不是我们的地方。"

汤姆是坚持不放。"反正你们已经停在这儿，我们还没停。你有权利说话。"

汤姆的这种求情马上让对方的瘦脸浮起了笑容。"哦，当然愿意。"于是，他喊道："水莉，你快出来招呼，有几个人要跟我们搭伴。"门帷掀开，闪现出来的是一个妇人如枯叶般憔悴的脸，两眼在脸上似乎冒着火焰。那双黑眼睛像是从一口充满恐怖的井里向外望一样。这位身材矮小，哆嗦不停的主妇揪住帐篷的门帷，挺立在那里，抓住帆布的那只手简直是皮包骨头了。

她说话的声音倒相当悦耳，轻柔而和谐，却又掺杂着一些铿锵的音调："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

随着话声落，汤姆已经把车子从公路开进田野和旅行车并排停着了。车一停稳，一家人便下车在妈妈的安排下开始

工作。

隔了一会儿，双方开始攀上了交情，爸说："你们不是俄克拉何马人？"

瘦子说："我们是迦仑那人，离那儿很近。我叫威尔逊，艾威·威尔逊。"

"我们姓约德，"爸说。"老家在萨利索附近。"威尔逊继续热情地跟爸爸交谈。

诺亚、约翰伯伯和牧师开始把卡车上的东西搬下来，接着，又扶着爷爷下了车。爷爷病得很厉害。

水莉缓慢而谨慎地走向有气无力的爷爷："到我们帐篷的床垫上躺一会，好吗？"

爷爷被她那温和的声音吸引住了，抬起头来看了看她。猛不防他忽然大哭起来。颤抖的下巴，年老的双唇，紧绷的嘴巴嘶哑的哭声，特别伤情。妈急忙过去抱住他，她那宽大的背拼命使劲，半搀半抬地把爷爷送进了帐篷。

约翰伯伯说："他是一个从不哭泣的人，他一定病得相当厉害。"说着，他跳上卡车，搬下一条床垫。

妈从帐篷里出来，走到凯绥跟前。"你有接触病人的经验，现在你去看看爷爷吧？"

凯绥连忙走进帐篷。他用手指头握住老人皮包骨头的手腕子。"觉得累吧，爷爷？"他问道。发呆的双眼转向发声的地方，却没作出反应；发干的嘴唇作出发声的动作，却没说出话来。凯绥摸摸脉，把那只手腕子放下，又用手摸摸爷爷的额头。老人的身子开始挣扎了一阵，两条腿不住地动来动去，两只手也在乱晃。他发出一连串不成话的含糊的声音，

脸皮从那短而硬的白胡子底下透出红色来。

“你见过这种病吗?”水莉问凯绥，她的声音很轻。

她朝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和那双焦急的眼睛看了看。“你知道吗?”

“我——我想是那个毛病。”

“什么毛病?”凯绥问道。

“也许是我弄错了。我不想说。”

“你是说他中了风?”凯绥转过头去看着爷爷的脸，这张脸呈现出红色，抽动个不停。

“我想是这个毛病，”水莉说。“这种病我见过3次。”

外面，传来了奶奶的喊声。

凯绥不忍再看老人充血的痛苦的面庞，他安慰奶奶，走出帐篷对她说:“他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奶奶沉着脸回答道:“哦，我要看看他。他是个滑头鬼。他从来不跟人说真话。”话音刚落，奶奶已匆匆跑到床垫边来看爷爷。“你怎么啦?”她问爷爷。爷爷的两只眼睛向她的声音转过来，嘴唇抽动着。奶奶以为爷爷是在发脾气。凯绥告诉奶奶爷爷是病了。奶奶一听，非要凯绥做祷告，凯绥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爷爷全身的筋肉都抽动了。忽然间，他仿佛受了一下沉重的打击似的，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他安静地躺在床垫上停止了呼吸，脸色也逐渐转成了紫黑色的。水莉急忙推了推凯绥的肩膀，悄悄说:“他的舌头，他的舌头，他的舌头。”

凯绥会意地扳开爷爷的牙床，伸手到老人的喉咙里去掏他的舌头。只向上一拨，里面就发出呼噜呼噜的呼吸声，还

吞泣了一下。爷爷的舌头被凯绥找到的一根小棍按住，这样那不均匀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便得以维持下去。

奶奶像小鸡一般蹦来蹦去。“祷告吧，”她说，“你快祷告呀。我叫你做祷告。”水莉使出好大的劲才把她拉住。“祷告呀，你这家伙！”奶奶的声音又尖又高。

凯绥抬头向她望了一会。爷爷的呼噜声越来越响，越来越不均匀。“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圣名——”

“好呀！”奶奶喊道。

“天国由您主宰，凡事都依您的意旨而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啊门。”

那张张开的嘴里发出主人最后的叹息，这声叹息很长，紧跟这声叹息的是一声叫唤，然后，就彻底没气了。

“赐给我们——今天的饮食——饶恕我们——”爷爷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爷爷的眼睛明亮而且深沉，在凯绥的眼里，它含着一股严肃的神情。

“阿利路亚！”奶奶说。“祷告下去呀。”

“阿门，”凯绥说。

于是奶奶不作声了。帐篷外面的一切嘈杂的声音也都停止了。凯绥跪在床垫旁边的地上，外面的人静静地站着，凝神静听那临终的断气的声音。奶奶在水莉的扶持下，拖着庄严的步子走向帐篷外，把头抬得高高的。她代表全家这么走，她代表全家这么昂着头。她神气十足地直望着前面。凯绥终于用手撩开门帷，从无声无息的帐篷里踱了出来。

爸低声问道：“什么病？”

“中风，”凯绥说。“急性中风。”

一家人或蹲或站地在妈妈身边围成一个整体。

奶奶冷冰冰地、傲然地坐在那里，直到大家聚在一起，没有人再望着她的时候，她才躺下来，用臂膀盖住了脸。大地上已见不到那红红的太阳，却到处留下了灿烂的微光。人们的脸在黄昏中还有光彩，一双双的眼睛在天空的回光下闪耀着。黄昏把光线尽量收聚起来。

爸爸说："怎么办呢？法律规定要去报告官府，然后准备四十元丧葬费等他们来说，否则只能当叫花子处理了。"

约翰伯伯插嘴了："我们世世代代没出过叫花子。"

汤姆说："也许我们要学学乖才行。我们世世代代从来没被人家从家乡赶走过呢。"

爸说："有许多时候是不能正正经经地遵守法律的，比如现在。当初弗洛依德学坏了，到处胡闹，法律说我们应该把他甩掉——可是谁也没有甩掉他。有时候你得把法律仔细琢磨琢磨，搞明白它是不是完全合理。我觉得安葬自己的爸爸是一个儿子应有的权利。谁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牧师用胳膊肘把身子支高了一些。"法律是随时变的，"他说，"可是'不得不做'的事还是可以做。你有权利去做你'不得不做'的事。"

我们必须在钱花光之前赶到加利福尼亚，只好不照爷爷那样办事了，爸爸说这句话非常羞怯。

"那么，我来装殓，"妈对爸说着就起身了，"拿两个半块的银角子给我。"爸从衣袋里掏出银币交给妈。妈端着盛满水的脸盆走进帐篷，那里面差不多全黑了。水莉点了一支蜡烛。妈妈低头看了爷爷一会儿。她怀着怜恤的心情，从自

己的围裙上撕了一条布，捆好了他的下巴。扶正了他的手脚，把他的双手交叉在他的胸脯上，摸平了他的眼皮，在每只眼睛上放下一个银币。接着把他的衬衣扣上了，又给他洗了脸，洗了洗身子。在烛光里，两只眼睛上盖着的银币闪闪发光，妈说："我们把他裹起来吧，绝不能让他像个野人那样死得很难看。"说完，妈用被窝把爷爷的腿和肩膀仔细裹住，又扯起被窝的一角，盖在他头上，蒙住他的脸，像修道士的头巾一样。接过水莉递来的六七根大别针，她把那条裹着长包袱的被窝上上下下用别针别得又紧又整齐。最后，她站起来仔细看看说："今天情形还不错，我们有牧师看着他入土，亲人也都在身边。"妈妈忽然站立不稳，摇摇欲倒，多亏水莉过来扶住了她，她脸上呈现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说："我累得要睡了——不，我没什么。"于是，妈和水莉吹灭了蜡烛，走出帐篷。

小溪谷底燃烧一堆明晃晃的火。罗撒香跪在火堆旁，正用手持的长调羹在等着壶里的开水。看见妈和水莉出来，脸上露出一副愁容。

妈妈一眼就看穿了罗撒香的心事，知道她担心孩子，便好言安慰她说："有一句老话，'孩子愁里出生，日后有福。'是不是这么说的，威尔逊太太?"

"我也听见过，"水莉说。"而且还有一句古话叫做'孩子生来太快活，大了爱发愁。'"

"我肚子里跳得厉害呢，"罗撒香说。

围成圈聚在火堆周围。待爸爸划定一块长八宽三的地面后，大家便用一把铁锹和一把镐来轮流挖坑。坑，愈来愈深

了一锹一锹的泥土从坑里飞快地掀出来。汤姆站在那个长方形的坑里，已经到了齐肩深的时候，便说道："要挖多深，爸？"

"要深些。再刨两尺吧。"

汤姆接过水莉给的铅笔和她帐篷里拿出来的一本《圣经》，汤姆在火光中坐下，眯着眼，聚精会神时望着《圣经》，终于在卷首的白纸上慢慢地细心写了一些清清楚楚的大字。"这个人是威廉·詹姆士·约德，是个中风而死的老人。因为他的家人没钱交丧葬费，只好把他葬在这里。"汤姆停了笔说："妈，你听听这几句话。"汤姆慢慢地读了一遍。

"唔，听来挺好的。"妈说。"你从《圣经》摘些好话写上去，使它带点宗教味，好吗？"

妈一句，水莉一句，大家都在为爷爷选择送殡诗句。汤姆将《圣经》一节一节地看下去，突然激动起来："'过失可饶恕，罪恶得遮掩，你们是有福的人。'妈，这句我看好极了。"

"是好极了，快写下来吧。"妈说。

男人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地从墓穴那边走过来。妈妈洗净了一只罐头瓶，揩得干干净净；汤姆放进写好的纸条，旋紧了盖子，妈把罐头塞在爷爷那双瘦削的、冰冷的手底下。

裹在包袱里的爷爷被男人们抬出帐篷。大家脱下帽子站在跳动的火光之中。凯绥牧师一字一句地为爷爷做最后一次祷告："……爷爷在这里，他是走上平坦的大道了。现在给他盖上土，让他去干他的事情吧。"他抬起了头。

爸爸、约翰、汤姆、诺亚、妈妈，一个接一个地道一声

“阿门”，然后由爸爸领头，一人半锹土一点一点地把爷爷埋了起来大家都尽了自己的义务和权利。

为了保全爷爷的遗体，他们没有堆砌坟头，只是把土踩紧了些。

奥尔看看墓穴，说：“真对不起他。他一直在向往他的葡萄。他说他要把葡萄使劲在头顶上挤，挤得汁水顺着胡子往下流，老说这种话。”

凯绥说：“其实爷爷一被你们带出老家就死了，他的心不是今晚才死的。他心里老想着家乡的土地。他离不开老地方。”

约翰伯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众人愕然。

经威尔逊的劝慰，约德一家才醒悟过来。前面的路还很长。

“走！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爸说。

威尔逊家的旧旅行车在汤姆奥尔的帮助下修好了。他们计划互相帮助，结伴而行，由奥尔开旅行车，汤姆开卡车，一同去加利福尼亚。

第十四章

就像马群在大雷雨来临前夕那来，初步的变动使西部地区各州突然紧张起来。大业主们感到了，却不知这变动的性质。他们只能慌慌张张地应付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事故和噩运。他们知其果而不知其因。原因很深，却也很简单——原因不外乎是一个人肚里的饥饿，扩大了100万倍；不外乎是一个人心灵的渴望，求快乐、求安全的渴望，扩大了100万倍；不外乎是肉体和心灵急于要发展、要工作、要创造的渴望，扩大了100万倍。超出自身工作范围之外发展是人跟别的宇宙中的有机体或无机体的区别。他要顺着自己的概念的阶梯往上走，在自己的成就面前露出头角来。由举重获致结实的肌肉，由思考获致清楚的轮廓和形象。人就是这样，当各种理论发生变化而破产的时候，当哲学、民族、宗教，经济等学派思想的狭隘阴暗途径由发展转向分崩离析时，人总是前进着，即使是苦痛地、甚至是错误地颠踬着前进。人只要向前迈了步，也许要跌回来，但也只退回半步，决不会退

回一整步。曾几何时黑飞机向闹市投弹，曾几何时囚犯们被像猪一般戳死，曾几何时被害尸身在尘沙里流血流干，经历了这些，你会懂得这个道理的。如果人不跨进那一步，如果向前颠簸的欲望不旺盛，炸弹是不会落下，喉管是不会被割断的。可怕的是大老板们还存在着，可怕的是人自身不肯为了一种概念而受苦和牺牲的时候，因为这种勇于牺牲的特性就是人类自身的基础，这个特性就是宇宙间突出的人。

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堪萨斯和阿肯色，还有新墨西哥、阿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爸从银行借了钱，银行抢走了土地。一个个家庭搬走了。地产公司（地产的银行）在土地上需要的是坦克车一样的拖拉机，而农家跟拖拉机差别太远了。

人们一个个一家家地被拖拉机赶走了；失去了土地，我孤独了，我彷徨了，那些讨厌变化、畏惧革命的人呀，在这里就有了交叉点了。他们互相憎恨，互相害怕，互相怀疑，他们就像细胞分裂似地分裂开来。“我有点吃的东西”加上“我一点也没有”，就产生了危险的事情，这会导向爆炸。这是开端——从“我”到“我们”的开端。

人们在夜幕的笼罩下思索。

如果能够明白潘恩、马克思、杰弗孙和列宁都是后果，而不是原因，你如果能够弄清楚这个道理，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然而，这却是一般人不会明白的。

在初步的变动下，西部各州更趋紧张。由需要的刺激就会产生意念；意念又会产生行动。50 万人在全国各地迁徙着；另外有 100 万人焦躁不安，也准备迁移；还有 1000 万

人感到了初步的紧张。

空荡荡的土地上，一部一部的拖拉机在空荡荡的土地上犁出了无数的犁沟。

第十五章

大地像静止的大浪似的起伏着。约德和威尔逊两家人结伴西行。他们穿过了狭长的、起伏不平的灰色原野，穿过德克萨斯，经过艾尔连诺和布利治波特，经过克林顿、艾尔克城、赛尔和塔克左拉。他们终于到了边界，俄克拉何马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逃奔到了第3天，他们忽觉眼前广阔无垠，来到一片原野的边上，于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公路成了他们的家，移动成了流浪主要的表现方式，他们也渐渐地习惯了。公路在他们脚下向西延伸，他们又继续前进了20哩。

燥热的空气在地面掀起热浪，群山在热浪中颤动着，没精打采的奥尔在车座上弯着背；他将手随意地按在方向盘上，开着旅行车。汤姆驾驶的卡车在前头缓缓行进。坐在奥尔身边的妈妈两手在膝上交叉着，她心平气和地抵抗着疲劳。她眯起眼睛望着前面的群山。两脚紧紧踏着车底板，右肘牢牢搭在车门上，罗撒香在拼命抵抗车子的震动，她竭力

弯着整个身子，把全身当作一个坚固的容器来保护她的胎儿。她向母亲转过头去。

“妈，”她说。罗撒香的叫声让妈妈眼睛一亮，也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朝女儿那张紧张而又疲乏的胖脸打量了一会，微笑了一下。“妈，”女儿说，“等我们到了那地方，你们都打算住在乡下，摘摘水果过日子，是不是?”

妈妈微笑着说：“离到那儿还早着呢?”她的笑里似乎带着点讽刺意味。她说。“还不知道那地方怎么样呢。”

“我和康尼不愿意再住在乡下了，”女儿说。

“真的?”妈妈脸带愁容地问“你们真的不愿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于是，罗撒香大谈她和康尼准备住在城里的打算，以及康尼要去学函授课程等等。似乎整个儿地老早就计划好了。

妈听着听着又眯起了眼睛。

突然发动机里发出了轻微的嘎啦嘎啦的响声，奥尔不由得紧张起来。车开快一些，声音便更大。他把火花塞的间隙对小一点试试，还是有金属相碰的巨响。他只好把车停在公路边上。

汤姆停下车走过来，全家人的心都很紧张。

威尔逊问道：“坏得厉害吗?”

“坏到底了”，汤姆一眼就什么都知道了。

奥尔知道这是自己的过错。他气红了脸说：“倒霉。”接着又朝汤姆嚷道：“我并没把轴承烧坏呀，你说我会弄坏弹簧是什么意思?”

汤姆嘻嘻笑了。“别急，”他安慰弟弟，“我没有恶意说

说而已嘛。”

于是，兄弟俩修起车来。可是他们的钱不够配一个零件。汤姆决定和凯绥留下来修车让其他人先走。凯绥马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我愿意给你们一家人尽点力，你们带我走了这么远。我什么事都肯干。”

爸爸同意先走，妈妈却坚决反对。她走到旅行车旁边，从后座车底摸出一只旋螺丝的铁扳手，托在手上掂一掂咬紧牙细声说：“我不想走，除非爸爸打我一顿，才能叫我走，但我不会让你打我，也不会求饶。我要跟你拼命。一定要这么干。”

“她真泼辣，”爸无可奈何地望着大家。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泼辣。”露西吃吃地笑了。

大家都等待着爸发脾气。却见他的双手软弱无力地垂在身边。看来妈妈彻底胜利了，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汤姆忍不住说了妈妈几句。

妈的脸上柔和下来，眼睛里还残留着几分凶狠“你出这个主意，太草率了，”妈说。“我们剩下了什么？我们除了一家人在一起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从乡下出来，爷爷半路上就甩下我们了。现在你又要拆散这一家……”

汤姆大声分辩。妈挥动着手里的铁扳手喊道：“我不同意，汤姆！假如大家半路上再走散如何是好。奶奶还在生病，我们前头还有一段辛辛苦苦的长路呢！”

约翰伯伯为汤姆作的解释在妈妈的固执前也无济于事。

大家将眼睛转向权威的妈妈，想听听她有什么好主意。

她有作主的权力。"即使我们能挣钱也是枉然，"她说"我们只要保住这一家不散就行了。我们要像牛群面对恶狼一样紧紧相聚，我们一家人活着我什么都不怕，只怕一家人拆散。威尔逊两口子和凯绥牧师要走，我没话可说，但如果把我一家人拆散，我要气疯的，懂吗?"她的声调又冷静、又坚决。

经过协商，妈妈和汤姆一致决定：先把车开到有水、荫凉的地方去，汤姆等几个人配零件修车，其他人则在附近等候。

爸提议几个人一起来制伏妈。妈妈神色惊异，抓着铁棒的手颤抖个不停。"啪"，铁棒掉到地上，汤姆小心翼翼地拾起来，放回汽车里。他说："爸，你让妈一步就是了。"

妈妈的意志决定了一家人只能等待汤姆和凯绥修车。凯绥坐在踏板上向西望着。"我们不久就要过高山了，"他说。接着沉默了一会儿，又喊道："汤姆!"

"嗯?"

"汤姆，我一直在注意公路上的汽车，有成百上千的人家都是往西去的，你留心过吗，没有一家人车不是往西的?"

"唔，我也注意到了。"

"怪事——好像是——他们好像是在逃避兵祸一样。好像是全国都在搬家一样。"

"唔，"汤姆说。"真是全国在搬家，我们也不例外。"

"哎，这么多人去，能有那么多工作嘛?"

"管它呢!"汤姆嚷道，手里不停地修着车。

凯绥撮弄着他那多节的长手指背说："大家也不想一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蒙着头向西行。如果你留神细听，就会听

到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响声，还有——还有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西迁人群和他们抛下的田庄会引发一种有全国影响的大变化。”

“可我还是要一步步地向前走。”

“是呀，不过你碰到篱笆的时候只好爬过去。”

“如果有篱笆挡住我的路，我当然要爬过去，”汤姆说。

凯绥叹了一口气。“那当然好，然而篱笆不同，人也不同。像我这样的人，篱笆还没修好就先爬过去了，我不由得要这么做。”

他们正说着，只见奥尔匆匆走来告诉他们：“不好了，奶奶疯了，奶奶疯了，她一个人不停地在跟爷爷说话，其他人一个也不认识了，她一直失去理智地张着嘴，发出像月夜猎狗那样的嗷嗷的叫声。”

汤姆听罢，望了望西沉的太阳说：“凯绥，你帮我看着车上的东西。你愿意呆在这儿吗？

“你放心好了，我当然愿意守在这儿。”

汤姆和奥尔上了卡车向修车铺的方向赶去。一路上，兄弟俩一路上谈着家里和牢里两种生活，这样时间显得快些，用不了多久，他们便找到了一个独眼人开的修车铺，好不容易在二五年的道奇车废零件堆里找到了连动杆轴承。兄弟俩在黑暗中赶回了原地，星星正闪射着白色的光芒。

卡车一停下来，凯绥马上从道奇车的后坐下来。于是，三人各自分工、配合协调，有的抓零件，有的钻车底，开始了修车的工作。没多时，奥尔和汤姆从车肚子底下爬出来，奥尔跳上汽车，他脚踏发动机，顿时，“隆隆隆”的声音响

起来了。青烟终于再次从排汽管里冒出来。

“汤姆，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机匠，”奥尔不由得赞美起汤姆来。

“你修理得很好，”凯缓附和着。

车又向着家的方向缓缓前进，那个家就是——帐篷。

山坡上有一座小小的木屋，帐篷，就支在那里。

木屋的门廊上有一盏汽油灯咝咝地发出响声，投射出一大圈白光。木屋周围共有六辆车，支有六个帐篷。

木屋老板是一个板着面孔的瘦子，男人们聚集在木屋的门廊上。瘦子见奥尔把卡车开进了大门，马上出来喊道：“你们要是打算在这儿停车过夜，先拿5毛钱来。柴、水、床位任用，包不打扰。”

汤姆一听火了：“真他妈的见鬼，我们可以睡在路边的沟里，一文钱都花不了。”

瘦店主用指头在膝盖上敲了一阵。“本州有一条法律，禁止在野地里过夜，取缔一切流浪汉。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难免不在警察长来夜巡时吃些苦头。”

“那么说，只要我付给你半块钱，就不是流浪汉了，是不是？”

“是呀。”

汤姆两眼喷出怒火。“你小舅子当着警察长吧！

店主把身子前倾。“哦，强龙不压地头蛇，你们这些叫花子，现在还不是你们放肆的时候。”

“你给我放老实点！休想赚我们5毛钱，我们是叫花子，向你讨什么了，嗯？”汤姆发了火，“噌”地跳下车来朝瘦店

主走去。

男人们的脸一下子全都沉了下来，谁也没吭一声，帽子的阴影里有两只眼睛在偷偷地仰望着店主的脸。

“住嘴，汤姆！”爸大声喝道。

“好，我住嘴。”

男人们依然沉默。汽油灯在强烈的光线下闪着光，冷酷和沉静写在灯下的每张脸上。一只飞蛾扑进了提灯里，烧毁了身子，掉到黑暗的地方去了。

沉默了许久的汤姆用他那双特别阴沉的眼睛仰视着瘦店主。“我并不想吵架。他叫我叫花子，我想用拳头来较量，大闹一场，可是……可是，那没有什么好处。”

汤姆的话让男人们放心了，也给了他们一种类似胜利的感觉，攻击行为便随之流产了。“你没有半块钱吗？”他问汤姆。

“有，只是我不肯花它用来睡觉，”汤姆说。

店主作了让步，同意少付一点，但汤姆还是决定今晚离开这里，明早再碰头。

突然，门廊边响起一阵耳鸣似的大笑，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对着汤姆和爸爸发笑，这个举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忽而，吃吃的笑声又变成了咳呛，当他终于止住了阵咳后，他的两眼已经通红并且流出了眼泪。“你们要上那儿去吗——哎呀，我的天！”吃吃的笑声又发作了。“你们以为那儿有很高的工钱——哎呀，我的天！”他停了一会，又怯生生地问道：“去摘橙子，还是摘葡萄？”

爸的声调有些严肃。“那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反正那

边有的是活。”那人憋住气，又吃吃地笑起来。

汤姆生气地背过脸去，“他妈的，这有什么好笑的?”

衣衫褴褛的人突然闭住了嘴，眼睛里透出一股阴森森的光。“你们一定是赶去加利福尼亚吧!”稍停一会，他一字一顿地说。“我呢——刚从那儿回来。”

大家的脸不由地齐刷刷地转向他，随即完全怔住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汽油灯的嗞嗞响声和店主的落脚声。衣衫褴褛的人悻悻地告诉大家：“我觉得与其上加利福尼亚不如到家乡去饿死。”

“你胡说，”爸不由得抢先一句。“我这里有传单，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见过一段新闻，说那边要招人去摘水果呢。”

“你们打定主意了。”

“那当然。”

“那我不扫大家的兴了。”

爸愤怒地说：“你刚才说了傻话。你现在还不想住嘴呢。到底是传单在说谎，还是你说谎?”

望着爸爸那双含怒的眼睛，衣衫褴褛者十分难过地低下头。“传单是对的，”他说。“他们需要人。”

“那么，你为什么要笑和给我们起哄呢?

“你们不解事情的真相，”衣衫褴褛的人终于打定了主意，又说。“他们招800人，就印发5000张传单，说不定有2万人都看到了。说不定有两三千人会相信传单而搬家，而急着要搬家了。”

“可是这算什么意思呀!”爸嚷道。

“这只是他们为了减少工钱而耍的花招而已，去的人越

多，这些人饿得厉害，他们就能廉价聘用了。”

突然，店主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抓着胸脯上的白毛，朝衣衫褴褛的人冷冰冰地说：“你是纯心捣乱，这是你的欺骗！”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不是！”衣衫褴褛的人喊道。

店主和衣衫褴褛的人争吵个不休。

其他人也微微张开嘴想问些什么，但一直在沉默着。

没有人去思考衣衫褴褛的人的话，他转身向众人望了一眼，随即匆匆走人黑暗中去了。黑暗中只听得他的脚步声有些沉重，一下一下的，仿佛踩在人心上。

这时刻，男人们倒觉得心里不自在了。

爸说：“莫非他刚才说了真话？”

牧师回答道。“他是身体力行的，不会有假。”

汤姆追问道：“我们的下场该是如此？”

“我不知道，”凯绥说。

妈妈在黑暗中看着男人们各进自家的帐篷。

店主依旧在椅子上晃悠，汽油灯依旧嗞嗞作响。汤姆不禁恼火了，说：“路上再不会有半块钱滚过来了吧！”

“你！你也想捣蛋、小子、我认得你。”店主发火了。

“很对，”汤姆说。“我是布尔什维克。”说着，他拾起一个土块，打中了汽油灯，店里一片漆黑了，等店主跳起时汤姆已将汽车开到公路上。

在车灯的微弱光线下，公路隐隐约约地无限似地延伸着。

第十六章

带着苦恼、忧愁和倒楣、流民的汽车从各个支线颠颠簸簸地开到了这条横贯全国的大公路上，又带着孤寂、迷惘和希望向着那神秘的西部流亡。白天，硬壳虫般的汽车赶紧向西爬；晚上，又像硬壳虫似的聚集在一起。一起生活，共同交谈成了汽车流民们流行的生活方式。

到了晚上，20家会变成一家，共同做着西部黄金时代的美梦。天天夜里都会产生一个世界：交友者、结冤者、吹牛者、胆小者、沉静者、老实者、和善者……各式人等全都活跃在夜里。这个世界又像马戏班似的拆散了。

起初，各家的人对于这种临时建成，随即又拆散的世界都感到害臊，但渐渐地，这种技能又变成了他们的特长。领袖、法律、规则、西行路上的经验让维持公共生活的条件一点点丰富完备起来。

有了规则和法律，人们就有了安全。凡是遵守规则的人都能生存。从公路上来的人用帐篷和他们的心与脑建成了自

己的世界。

他们发挥着人类改变自己生活的本能和潜能。他们全神贯注在公路上，把生命寄托在若干哩长的狭窄的混凝土公路上。

太阳出山，停宿场车走人空，太阳落山，一个新的世界又会冒出，流民的汽车在狭窄的公路上爬行。

第十七章

向西，一直向着西面，约德一家向西行进，穿过了新墨西哥山区，越过了高原的峰峦。他们爬上了阿利桑那高原，从一个山凹俯瞰着多色沙漠。一个边界的守兵挡住了他们。

“你们上哪儿去？”

“到加利福尼亚去，”汤姆回答。

我需要检查一下你们的东西。”说着，守兵把一张小小的检查证粘在挡风玻璃上。“向前走吧！别再停下来，一鼓作气吧！那样最好啦。”

他们爬过山坡上满是弯弯扭扭的矮树，他们就到了最高的地方。公路一直延伸到远处才消失。水越来越少，价钱由一加仑五分钱涨到一毛五分。太阳在干燥多石的原野上，青色的光泽从嵯峨的乱石高峰反射出来。他们到达了阿利桑那的边界。他们避开太阳和干旱，整夜地开着车，在上坡、下坡，汽车慢腾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天亮时，他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旁的托波克的公路边上。

车在与河流平行延伸的公路上才走了一个上午，发动机已烧得滚烫滚烫，好不容易到了针峰镇，河流更湍急了。

两家人将车停在一片低湿的空地上后，又很快支好了宿营的帐篷。

周围的帐篷沉寂极了，偶尔有几辆汽车路过或到达这里时，才有几个头从帐篷的门帷里探出来又缩回去。支好了帐篷，这两家的男人便聚集在一起到河里洗澡。

爸出神地望着眼前的群山峰峦说："我们就是从那些山里过来的，多不容易啊！。"

约翰伯伯把头钻进水里说："人人都说加利福尼亚好，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还没过沙漠呢，"汤姆说。"我听说沙漠是个顶糟糕的地方。"

诺亚问道："打算今晚上穿过沙漠吗？"

"爸，你看怎样？"汤姆问道。

"哦，我也不知怎么办好，大家都需要休息，特别是奶奶。我身边只有 40 块钱了。要等到大家有事做，赚些钱，我才会放心。"

男人们泡在水里想着爸爸的话，牧师让手臂浮在水面上。水在每个男人身边绕着奔流，诺亚懒洋洋地说："我真想一辈子呆在这水里，像一窝小猪在烂泥里懒洋洋地躺着似的。"

汤姆望着河对岸那些嵯峨的山峰和河流下游的针峰山，说道："山峰是从未有过的险峻，土地是从未有过的荒凉，我们真能在如此恶劣的地方舒舒服服地生活吗？难哪！"

"等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就会看到了，"爸接着汤姆的话，自信地说道。

他们正说着，两个身着蓝衬衫，下穿工装裤的男人从柳树丛后走了出来。他们望着这几个赤条条的男子汉喊道："喂，能游泳吗？"

"这不是我们的河，我们没试过。"汤姆回答。

那两男人脱去衣裤，跨进水里。他们懒洋洋地洗着沾满尘沙的腿和腰身。

爸客气地问道："上西部去吗？"

"恰恰相反，我们在西部混不下去，要回家乡。"

"老家在哪儿？"汤姆问道。

"锅把儿，从潘巴附近来的。"

爸紧接着问："你们在家乡能过活吗？"

"不行，我们宁可回去跟老乡一块饿死，不愿和那些可恨的人呆在一起受苦。"

爸说："我听到说这种话，你是第二人。他们恨你们干么？"

"不知道，"那个人说着双手捧起河水，擦擦脸，哼着鼻子，嘴里喷着气，河水从他的头发里流下来，顺着脖子淌着。他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问道：

"你们一定是第一次上加利福尼亚吧？以前没上过那儿。

"没有。"

"哦，那还是自己亲眼去看看那个好地方吧！别信我的话，只当我什么也没说。可惜早给人霸占了。那么漂亮的地方，一辈子难见到——满眼是果树和葡萄，地下30尺还有

水，地全是荒着的。可是你们要种却又办不到。他们叫你俄克佬。”

“为什么称呼我为俄克佬？”汤姆问。

“哦，俄克佬就是指的俄克拉何马人。我的三十万老乡在那里过着猪一样凄惨惨的生活，因为加利福尼亚一切都有主了。占着土地的人哪怕把全世界的人杀光也要保住他们的产业。你们应该去看看、去听听那美好的地方的一切。”

汤姆垂下头，俯身看着水流，脚后跟使劲往泥沙里头插，他的心情很乱。“假如你找到工作，赚些钱，能不能买一小块土呢？”

那两父子得意洋洋地开怀大笑起来，笑得嘴都咧开了。那人说：“工作？怎么可能让你有稳定的工作呢？天天都抢饭吃，还要遭人白眼，总之，没有一份工作是靠得住的。”

爸又问道：“谈谈那边的好处吧？”

“哦，好处是有，可惜没你的份儿。你只要一动手，扛枪的家伙就有权把你打死。不过，有一个有 100 万亩地的人，却老是怕死。”

凯绥说：“有些人兴致勃勃心无牵挂：有的人晦气孤独，老是担心身家性命！”牧师神色迷惑地笑了一下。

“如果一个人肯苦干，难道他也没办法吗？”爸问道。

那人坐起来说：“我老实告诉你们吧，到那边找工作的人多半是非常倒楣的。”

爸转过头来，问约翰伯伯：“哼，自打离开家门你就没说上两句话，这次你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约翰伯伯皱起眉头。“我心里一点也没想这些事。我们

既然要去，那就去了再说。”说完，他带头先起来了，爸和汤姆、诺亚等人也一起上了岸。

望着约德他们走远的身影，那人的儿子说：“希望半年后再见，我的上帝。”

那个人用食指揩揩眼角。“我的那些话不该说过的，”他说，“为什么人总是要说自作聪明的话呢？”

“哦，不要紧，爸！那是他们问起的。”

汤姆刚刚走进柳树丛的树荫下准备躺下时，诺亚过来告诉汤姆：“汤姆，我想在这儿钓鱼为生。人在好好的一条河旁边是不会饿死的。”

汤姆说：“你疯了！你丢得下家？丢得下妈？”

我很清醒，家里人是会难过的，但这样能活下来，已经不错了，别管那么多了。”

“那么，你听我说。”汤姆说道。

“不。别再白费口舌了。”诺亚说着已顺着河边往下走去。

汤姆跟着诺亚到了河岸。“听我说，诺亚，你别犯傻。”

“我非走不可，你说也没用。”诺亚急转身，头也不回地沿着河边朝下游走去。汤姆想跟上去，但前途未卜凶吉，他又停住了，站在那里目送诺亚的背影在柳树丛里消失。

汤姆悻悻地搔着头皮往回走。

帐篷里，空气热得闷人。奶奶躺在那绷着的大油布下面的床垫上，妈坐在她身边。阴影里不时地嗡嗡地飞动着许多苍蝇，妈不时地用一块硬纸板赶着苍蝇，在那憔悴而衰老的脸上扇起一阵热风。坐在另一头的罗撒香呆呆地望着她的母

亲。

爷爷一死，奶奶就病得厉害，不是喃喃叨念，便是频频呼叫，没完没了。这一切，在妈的心里，在全家人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

突然，奶奶一脚蹬开了盖在身上的窗帘布，两条像多节的灰色柴棒似的腿露了出来。罗撒香心神紧张地低声哭泣起来。奶奶深深地吸了口气，呼吸变得平稳而自在，她那闭上的眼皮也不跳动了。鼾声从熟睡的奶奶那半张着的嘴里冒出，传到宁静的远处。

罗撒香两眼淌着泪，呆呆地望着妈。

在炫眼的热光中，帐篷里沉寂无声，草地上热呼呼的，蟋蟀的叫声和苍蝇的嗡嗡声也和沉寂不多。妈双手交叉枕着头，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打了呵欠。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将半醒半睡的她惊醒了。

“谁在这儿？”一个男人的声音。

妈连忙坐起来。一个酱黄色面孔的男人弯下腰来向里面张望。皮带上佩着的手枪套露在咔叽布的军装外面，在左胸上一颗大大的银星章泛着苍白的光。他手一拍，震得绷紧的油布蓬鼓一样动起来。

“你要什么，先生？”妈问道。

“我要知道是谁在这儿？”

“哦，3个人。我奶奶和我，还有我女儿。”

“男人们呢？”

“哦，赶了一夜路，他们到河里洗澡去了。”

“你们从哪儿来的？”

“俄克拉何马，离萨利索不远。”

“你们全得走，明来我要是还见到你们当中的一个人，一定会抓走的。”妈气得脸发青。她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炊具箱跟前，弯腰取出一只长把短脚的小铁锅捏在手里，走近警察。“先生，”她说。“你戴着徽章，又有手枪，应该客气一点。”说着，她拿着铁锅向他冲过去。他从枪套里拔出了手枪。“你开枪吧，”妈说，“欺负我是女人啊，趁人之虚，男人不在，你们来撒野，换成是我老家，担心叫人撕成碎块。”

那人未料到妈会这样，他急忙退后两步，但仍振振有词：“哼，俄克佬，你们这些讨厌的俄克佬！这里是加利福尼亚，不是你们的家乡，应该放明白点。”

“俄克佬？”妈停止了进攻，脸上神色惶惑，低声说：“俄克佬？”

“对，我再重复一遍，一个也不许留下，明天让我再见到你们的话，我一定会抓你们的，决不容情，你听明白了吗？嗯？”他一边退步一边说。

妈惶惑地慢慢地回到油布篷底下。罗撒香偷偷地看着她。愤怒和忧愁交替闪现在妈妈的脸上，她看看罗撒香又看看奶奶，最后还是合上眼皮，假装睡着了。

下午的太阳虽然落下去了，可热气并未减退。汤姆在树荫底下一觉醒来，嘴发干，身冒汗，头眩晕。他晃晃悠悠光着身子扎进河里，霎时间，睡意都消失了。

正在汤姆暗自得闲时，忽而听见有人尖声唤他的名字。听清是妈妈在叫他，汤姆赶紧用烫人的外衣裹住湿淋淋的身子向帐篷跑去。

妈正在用干柳枝生火烧水，一见汤姆，脸上顿时显出了宽慰的神情。

“汤姆。”

“妈，什么事?”

妈稍一迟疑告诉汤姆：“刚才来了个讨厌的警察，要赶我们走还侮辱我们是俄克佬，气得我要拿铁锅跟他打架。”

汤姆柔和地笑了一阵，伸出手轻轻地拍在妈的光脚说：“真是个泼辣的老太婆。”

妈称心地微笑了。“也许我应该问问你想不想打他，是吗?”

“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在这儿停留?”

“就因为我们是俄克佬，他还扬言，如果明天看到我们，见一个抓一个。”

“让警察撵着到处跑?”

“这我对他说过了，”妈说。“他说我们是在加利福尼亚，他们爱谁是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嗯。”汤姆沉思了一会，不自在地说。“妈，有件事要告诉你。诺亚——他一直顺着河往下游走去了。他不肯再跟我们一道去。”

妈妈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低声问汤姆原因。

汤姆说：“我也不知道原因，他让我转告你说他是迫不得已。”

妈沉默许久，一双发呆的眼睛转向那条河。“一家人要拆散了，”她说。“我真不知怎么好！真可怕，我无法再往下想。”

一会儿，汤姆问道："妈，奶奶现在怎么样?"

"哦，正在睡，可能她会好的"

"这倒好。我们还有多少猪肉?"

"不多了，还有小半个猪。"

"哦，妈，咱们把空桶都装满水，路上好用。"他正和妈忙着，听见露西在尖声叫柳树丛里的人。他们又烧起水来。

太阳在错杂的小山背后西沉下去时，锅里的水沸腾了。

睡意未消的男人们被从柳树丛中叫了回来。

妈妈说了警察的事，招呼大家快些上路。

只能连夜过沙漠了。

威尔逊放心不下病倒的妻子水莉决定迟些再走。威尔逊走来向汤姆家告别。

妈到威尔逊的帐篷里去呆了 10 分钟，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出来。"可以动身了，"她说。

他们给威尔逊家留下两张钞票和一点猪肉。

爸爸向威尔逊夫妇喊话告别没有听见回音。帐篷里没有回答。汤姆驾着车爬上了那条崎岖的路，向针峰镇和公路开去的时候，妈朝后面望了一望。威尔逊站在他的帐篷前面，挥帽目送他们离开，太阳的余光照着他的脸庞。妈向他挥挥手，没见到他的反应。

卡车顺着大路，穿过了嵯峨的岩石，往长长的山坡上开去。发动机一会儿就烧得滚烫，于是汤姆减慢了车速，他们在弯弯曲曲的荒凉地带中穿行着。太阳将那地方晒成毫无生气的一片灰白。他们赶在太阳下山前到了山顶的隘口，望着下面的沙漠——远处是黑色火山岩烬的高山，黄色的太阳照

射在灰白的沙漠上，发出反光。枯槁的山艾和灌木小丛林在沙子和碎石上投下了大片的阴影。耀眼的太阳一直在前头照着。汤姆只好举手遮住阳光不断地向前张望。

沙漠，平坦无限，此时却像一片阔大的等待着的坟地……

奥尔不禁喊道："天哪，多么可怕的地方！"

"我们能行的，好多人都已经成功穿越。"汤姆自信地说。

"半路淘汰的一定也少不了。"奥尔说。

"我们一路西行，克服了许多磨难和挫折。这次也不会错的。"

奥尔沉默了。车轮下，发红的沙漠往后面滚过去了。

临近午夜时分，他们开到了达盖特。在一个农业检查所前被命令作停车检查。

"有蔬菜、树苗、种子那些东西吗？"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把车头的盖子掀了起来，问道。

"没有，"汤姆说。

"哦，把你们车上的东西都卸下来接受检查！"

这时，妈从卡车里很费劲地爬出来。她的脸发肿，眼睛显得很凶。"先生，您看见了，我们正在送病人去急救，不能再耽搁了，人命关天啊！"她竭力控制着她歇斯底里的感情。"你们不能难为我们。"

公务员把手电筒的光照到奶奶那衰老憔悴的脸上。"天哪，她的确病得厉害呢，"他说。"你们发誓没带那些东西，还有玉米和橙子也是禁止带的。"

“什么也没带。我赌咒！”

“你们走吧，巴斯图有医生。只有 8 哩地。”

汤姆发动车，奋力向巴斯图冲去。

整整一夜，汤姆一家在那热腾腾的沙漠上度过。当曙光映出了西方高高的群山时，他们慢慢地爬进那些大山，于是，周围的天全亮了。

“谢天谢地！”汤姆高兴地说：“爸爸、奥尔，我们成功了，沙漠过去了，上帝保佑！”

“我累得什么都懒得管它了，”奥尔说。

他们在晨曦中开过了德哈却毕，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站在大平原上。突然，奥尔刹住车喊道：“天哪！快看！”

眼前是：葡萄园、果园、平原、树木、农舍，好一派田园风光。

“谢天谢地！”爸激动地喊道。

晨光中的麦田泛出一片金黄，成行的柳树、桉树整齐地列着队。还有桃树、橙子树，五颜六色、色彩斑斓地连成一片。约德一家老小都沉醉在这美好的景致里。

奥尔下车活动活动腿，高举双手赞美。

露西和文飞尔德不声不响，非常惊异。

大家都爬下车来，静静地站在那里。

爸叹了一口气，他自言自语着惊叹不已。

汤姆发现妈妈正四肢僵硬地从车后的挡板往下爬。汤姆一把扶住她。

她的脸色发青，神态呆滞，两眼深陷了进去，眼眶通

红。她的两脚刚一着地便瘫软下去。

她用嘶哑的嗓音怀疑地问道："我们真的通过了沙漠？"

汤姆指着大平原："看哪！"

她慢慢地转过头去，微微地张开嘴，手指在喉部捏住一块皮，轻轻地一扭。"谢谢上帝，这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的，哦，简直太棒了。"她说。"全家到这里了。"刚说完，双膝发软、顺势在脚踏板上坐定。

"你病了吗，妈？"

"不，只不过累了。"

"你没睡成觉吧？"

"没睡好。"

"奶奶怎么样了？"

妈妈低头看着自己无力的双手，双手像一对疲乏的情人似的躺在她的膝上。"我真不愿意告诉你们。"

爸说："那么奶奶是很不好了？"

"奶奶死了。"妈无力地抬头用失神的双眼望望那片平原，难过地回答。

"什么时候？"爸急急问道。大家都望着妈。

"昨晚，还没被拦车检查前就已断气。"

"原来是因为这个，才不让他们检查行李呀。"

"我是怕我们过不了沙漠，"她说。"我很早就对奶奶说明了，我们救不了她，因为要过沙漠，没有办法救她，假如在沙漠停留了，那我们就死定了。"妈举起双手蒙住了脸，温柔地说。"在这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上，我们要为她找块好墓地，周围得有树，得是个绿油油的地方。

妈的魄力之大，使一家人都畏惧地望着她。

“天哪！妈妈，你竟然和奶奶睡了整整一夜！”汤姆的话语中充满了惊叹。

妈凄然一笑说：“为了一家人顺利地过沙漠。”

汤姆走近妈，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总觉得有话要说。

“别碰我，”她说。“你别动我，我能撑着，你一碰我我就惨了。”

一会，爸说：“往前去！我们要一直下山去。”

妈抬头望望爸。“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大家深情地望着妈妈，然后各就各位，竭力把眼光避开那裹着的直挺挺的尸体，避开那隔着被单隆起的鼻子和突出的下巴。只有露西和文飞尔德呆呆地看着尸体。

露西轻声说：“奶奶死了。”

文飞尔德严肃地点点头。“奶奶，你死得好可怕，好可怜！”

罗撒香低声对康尼说：“奶奶死的时候，我们正在……”

“那怎么能知道？”康尼安慰她。

“人难免一死。”奥尔悲伤地说。

“约翰伯伯和凯绥转过头来，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独自忧郁和颤抖的奥尔，似乎他是棵会谈话的怪树。

一会，凯绥赞叹地说：“她整整守了死人一夜。约翰，这女人的仁慈的心肠太伟大了——她使人惭愧。”

听着大家的赞扬、妈妈凄苦地笑了一下。

平原上带着草木味的风扑打着汤姆一家人，风中还有多脂的鼙香和日冠花的气味。在一路蟋蟀的鸣叫声中，车子迂

回地下了山坡。

“不管怎么，我们要好好安葬奶奶。还有多少钱，爸?”汤姆把着方向盘问道。

“大概还有 40 块，”爸说。

汤姆笑了。“我们得白手起家了，”说完汤姆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接着拉下帽舌遮住眼睛。

卡车驶下山坡，开进了大平原。

第十八章

加利福尼亚原本是墨西哥人的土地：衣衫褴褛如狼似虎的美国人蜂拥而来，疯狂地霸占土地，种植庄稼，并且布置枪手保护他们的住宅和谷仓等产业。

墨西哥人吃饱了肚子后显得十分软弱，面对美国人的疯狂掠夺，他们不能抵抗。于是，日久天长，霸占者变成了主人。他们在这土地上生儿育女，往日那种追求耕地、追求水土、追求天空、追求茂盛的青草、追求肥大的薯类的欲望消失了，那种凶猛的、难熬的、急切的渴望没有了，他们拥有了一切，独独忘却了历史。

他们更不需要劳作，一切的情况在变，收成以金元计算，地价是本钱加上利息。他们的庄稼还未下种，买卖便已成交，歉收和水旱灾害便不再是死些人的问题，而以金钱的损失计算。他们对钱的欲望越大，对土地的爱好就越淡薄，空闲时间全被计算追求利息所占据了。他们由庄稼人变成买卖农产品的小老板，那种必须预售的产品的小生产者。大鱼

吃小鱼，小鱼吃是虾米，不善买卖的人像小鱼、虾米一般被精明的老板吞吃掉，便出现了专门经营土地的商人，商人又渐渐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农场一大，农业也就成了工业，土地的业主们采取了罗马的办法，业主变成了商人。来自中国、日本、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家的大批奴隶被他们奴役。年年月月，农场越来越大，土地的业主们却越来越少，而守在这里的庄稼人更少得可怜。

人种变了，农作物也随之在变。粮食地改种了果树，低地上种了蔬菜，以供应世界各地，有莴苣、卷心菜、菊芋、马铃薯等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奴隶们像甲壳虫似的爬行在成行的棉花之间，弯着腰爬行在作物之间。

业主们脱离了土地，只在纸上谈兵完全忘记土地的气味和感觉，他们只记得自己是土地的业主，只记得他们的盈亏，只记得怎样与工人们去算账。有了剥削，也就有了饥饿。

于是，许许多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奔向西部，一伙一伙的人，一车一车的人，一个一个的车队，被风沙和拖拉机撵出来的人们，无家可归，饿着肚子；2 万人，5 万人，10 万人，20 万人，焦虑不安、川流不息地越过高山，像蚂蚁似的东奔西窜。工作，成了他们的中心目标，无论是扛，是推，是拉，是摘，是割——什么都干，因为他们没有了可耕的土地，为了糊口，无论多重的东西，都得去背。

这些人的祖先已经有 7 代是美国人，祖先参加过革命战争，还有许多打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人。

饥饿、凶暴、失望的俄克佬看准了业主们的软弱，他们要从业主们手里夺取应该归他们享受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自然遭到业主们的仇恨，遭到城市里的人的仇恨。由于遭受了被剥夺土地的苦难，他们的心更坚定了，他们的专心致志是一种潜伏的危险。

加利福尼亚人需要许多东西：他们需要发家致富，需要成名，需要娱乐、奢侈以及一种奇怪的银行保障。跟他们不同的是，新来的野人却只需要——土地和食物。

在加利福尼亚人和俄克佬之间，便潜伏着剑拔弩张的危险。饥肠辘辘的人们拖儿带女开着车一路涌来。到了南方，金黄色的橙子在树上垂着，背着鸟枪的看守在界线上巡逻，橙子宁可烂掉烂光也不会给我们吃，如果卖不起大价钱，宁可扔了也不肯帮助一下那帮可怜的瘦小孩。

加利福尼亚人的需要模糊不清，俄克佬却一清二楚地要土地。曼陀罗遍布大片的土地，因为我们不是主人，无法种上一块极小的土地。偶尔有人跑到那块地上去试一试，接踵而来的警察的指责乃至驱赶。我们——俄克佬，没有生存的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即便是在我们老乡集中的胡佛村里，也日夜不得安宁的时光多。

人在这样的境地中会感到压抑感到窒息。于是，当夜幕刚刚垂下大地时，大家蹲在一起谈起来：我们有枪，又有这么多人，不如抢一块地吧！我们把地占下来，然后对他们说："有本事就把我们赶走吧。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干？

这样我们的命完全捏在警察手里会被像过街老鼠一样打死。而警察的目的是叫俄克佬规矩些，如果俄克佬像南部的

黑鬼子一样凑在一起，就无法制服他们了。

先后已有三十万人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后还会更多。他们急得发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找活干，找饭吃。一个人干的活，有5双手伸着；一个人吃的东西，有5张口张着。

加利福尼亚正在发生着骚乱，那些大业主们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现实：财产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时，就会被人夺去。饥寒交迫的人们必然用武力来取得他们的所需。镇压的惟一作用是使反抗的力量更大，使反抗的人更团结。大业主们尽管分析到了，但最后还是忽视了这三条道理。于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被剥夺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危险地始终处在争夺中。大业主们竭尽全力，进行镇压。然而业主联合会预感到了祈祷停止的一天，一切将化为乌有。

第十九章

为了活着的人，爸和妈沮丧地默默听从了验尸官的意思，只好把奶奶埋葬在贫民公墓中去，涂香油，买棺木，请牧师，置坟地等全被省略了。即便现在身上的钱加上10倍也只能凑合。“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爸赶忙摇摇头说道。

“我知道，”妈说。“我脑子老闪现出下葬的排场，现在我要忘掉这一切。”说完，妈深深地叹了口气，擦擦嘴角。然后，妈用手把头发往后一撩，咬了咬牙。“我们该走了，”她说，“我们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找工作，买房子安家置业。”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汤姆问道。

爸把帽子往上一推，搔一搔头发。“先把车子开到乡下再说吧！”

汽车跑过几条街道，一路向乡下驰去，在一个陡峭的土坡边上停下了。

那是一个乱糟糟毫无秩序感的地方，一些灰色的小帐篷

和棚舍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还有一些汽车。第一家就是怪模怪样的。南墙是3张发锈的波状铁皮钉成的，东墙是一块破毛毯夹在两块木板中间；北墙是一张盖屋顶的硬纸板和一条破帆布；西墙则是6只麻布袋缀成的。有一些未经修剪的柳枝搁在方形的屋架上，柳枝上再堆上厚厚的茅草，这就是屋顶了。这个临时住处有一副邋遢不堪的凄凉景象。

汤姆停住车看看爸说："这里不行，咱们换个地方看看吧！"

"先打探一下，问问有什么工作的路子"爸爸说。

明白了爸爸意思的一家人迅速地从行李上爬下来，好奇地看看这个停宿的地方，露西和文飞尔德习惯性地取下水桶，向有水的柳树丛走去。

这时，头一座棚舍的门帷被掀开了，一个女人探出头来。

爸说："我们可以在这儿搭帐篷吗？"

那个女人头缩回了棚舍。略略静默了一会后，门帷又被掀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穿着背心蓄着胡须的男人。

"好呀，老乡，"那蓄着胡须的男人脸上一双不安的黑眼睛先瞟瞟约德家的每一个人，又把卡车和行李逐一打量了一番，然后闭起一只眼睛，斜着眼，打量了一番爸问道："你们想在这儿搭帐篷吗？"

爸爸有些烦躁起来。

那男人有点看出爸的烦躁，就说："哦，请便吧，我并没有阻止的意思，你们自己搭帐篷吧。"

汤姆笑了起来。"他懂得了。"

爸更生气了。“我只是要知道这地方归谁管，我们要不要花钱。”

蓄胡须的人伸出了下巴。“归谁管？”他反问道。

接着，他盛气凌人地向前迈了一步。“这还有人管？”他追问道。“是谁想把我们从这里赶走？你告诉我吧。”说着，他那双精明的眼光，若有所思地把汤姆看了一会儿，接着便转过身子，和那个头发灰白的女人一起回到棚舍里去了。

“怎么回事？”汤姆转过脸去问爸爸。

爸耸耸肩膀，向停车夜宿场一眼望去。有一个年轻男人正在那里磨活塞；他一面把活塞在工具上扭来扭去，一面抬起头来看一看约德家的卡车，他正在暗自发笑。年轻人待那蓄胡子的人走了以后，便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

“你们好？”年轻人的眼睛蓝莹莹的，里头闪着愉快的光芒。“我刚才看见你们跟‘镇长’会了面。”

“哼，镇长，可够神气的啊？”汤姆问道。

年轻人格格地笑起来。“他急得发疯，可能比我们还要苦恼几倍呢？”

“我仅仅是在问他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搭帐篷住下。”爸说。

年轻人在裤子上揩揩油污的手。“当然没问题。哎，你们一家刚过沙漠吗？”

“是呀，”汤姆说。“今早上才到这儿的。”

看来你们是第一次来胡佛村。

“哪个胡佛村？”

“这地方就是。”

“啊！”汤姆惊叹着。“我们刚到。”霎时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汤姆向继续干活的年轻人打探情况：“朋友，那个蓄胡子的老头儿犯了什么病？”

“天知道，”年轻人磨着活塞的钳子说。“大概是害了恐警病吧。”

“什么叫做‘恐警病’？”

就是老被警察赶走，赶得他头都晕了。”

汤姆说：“我真不明白，警察干嘛跟我们这种人过不去呢？”

年轻人停下手里的工作，冲着汤姆的眼睛望了一下。“天知道，”他说。“你初到这儿是不知道的。各人说法不同，不过，你只要住下来了，就能尝到被赶的滋味，也许你能弄明白其中的道理的。”说完，他举起一只活塞，在它底下抹上了油砂。

“他妈的，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年轻人头也没抬起回答。

“我们又不是叫花子，”汤姆固执地说。“我们是来找工作的呀。”

“找工作？”年轻人向汤姆诧异地看了一眼。“感情你们是来找工作的，你当我们干什么的、难道是来捡金刚石，我们忍着屁股磨出泡的苦难开着车跑来跑去，还不是为了找工作。”

汤姆望望周围那些肮脏的帐篷和乱七八糟的用具，低声问道：“这儿找不到工作吗？”

“我不清楚，应该是没有。现在这儿不是收摘的时候。听说往北去有工作，是在萨里纳斯--带。”

年轻人笑了笑又说：“我们有三十万老乡被招工传单招了来。”

“是呀，要是他们不用人，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工作是有，可是你得去抢啊！”年轻人加重了语气又说。“你知道我最近干过一种什么活？他们给我的工钱是多少？每点钟是1毛5，10点钟才挣1块5，而且得自己掏油费开车赶去上班。”年轻人越说越气愤，两眼闪着仇恨的光。“他们印发了大量的传单，来了许多人，结果任由他们压低工钱也有人干活，不干活不行，我们要吃饭啊！他们就这样省下了大笔的开支，你想想，一天才付一毛五分钱！”

汤姆听罢说：“这简直是个臭水坑。”

年轻人粗声大笑了。“你在这儿再呆几天，要是赶上了好运气，闻到了玫瑰花香，那就叫我也沾点光吧。”

“可是工作总是有的吧，”汤姆仍然固执地说。

“水果、葡萄、蔬菜可都得需要人力去采摘啊。”

年轻人朝汤姆定睛看了--眼说：“你可以去干那种活，好得很呀！你应该去干！”

汤姆愤愤地说：“我没错，桃子现在正需要人摘呢！”

“当然是喽。”

“那么，假如找工作的人聚拢来说：‘让桃子烂掉吧。’那么，不久工价可不是就会上涨吗？”

年轻人从活塞上抬起眼睛来，冷笑似地看看汤姆。“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我累了，”汤姆说。“开了整夜的车。你别挖苦我。我不过是问问你。”

年轻人咧着嘴笑了。“我没有挖苦的意思，那样做会被抓去坐牢的。一个人不管怎么着，能好好活着的，何必非要去寻死呢。”

汤姆仿佛明白些了，说：“哦，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提醒。”他回头看看正削着土豆皮的母亲。汤姆继续说道：“我偏不信这一套。我跟我们一家人并不是好欺负的。谁惹着我，我非一脚踢过去不可。”

“像警察那样吗?”

“比谁都凶。”

“你真傻，”年轻人说。“你一没名声，二没财产，怎么和他们斗，他们会把你抓起来，推到沟里摔死，顺便在报上登一行短消息——发现流浪汉尸体，就这么简单，够你受的吧!”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汤姆望着那张挂着一行行油污的脸。年轻人眼眶里含着泪。

“没办法。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吗？是俄克拉何马人，离萨利索很近。”

“是刚到的?”

“今天刚到。”

“你想长期在这呆下去?”

“说不定。什么地方找得到工作，我们就在什么地方住下来。怎么啦?”

“没什么。”那两只眼睛又含着泪了。

“我们去睡一觉、明天再来找工作。”汤姆说。

“你不妨去试一试。”

汤姆转身走回他的帐篷。

年轻人拿起那只装着磨活塞用的油砂的洋铁盒，把指头伸了进去。

汤姆慢慢走回他的帐篷。“怕警察，”他嘴里轻轻地说了一声。

爸和约翰伯伯捧着干柳枝向帐篷走来，他们把柳枝抛在火边，蹲在地下。羞答答的孩子们围在做菜的妈妈身边。

汤姆从帐篷边上绕过去，发现凯绥又望着自己的一只光脚出神。汤姆猛地坐在他旁边。“你想它还能行吗？”

凯绥又望望自己的脚趾头，说：“我心事重重，烦得很。”

“你好几天没说话了，一直在想心事？”

“是的，一直在想。”

汤姆脱下他那顶又脏又破、帽舌尖得像鸟喙一样的布帽，他边整理帽子边向凯绥说：“暂且放下你的心事，听听我的话好吗？”

凯绥把长脖子上的脑袋转过来。“其实我一直在听，我能从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心情的好坏。”听着别人谈话，我感到他们像阁楼里的鸟一样拍着翅膀。为了逃出去，老往那布满灰尘的窗子上扑，简直要把翅膀碰碎了。”

汤姆睁大眼睛向他望了一会，又转过脸去看看 20 尺外的一个灰色帐篷，轻声说道：“你把我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了，你心里什么都明白。”

“我明白了，”凯绥表示同意地说。“像我们这样的无业游民实在太多了。”他低下头来，把手伸出去慢慢地往额头上摸，手指一直插到头发里。“凡是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到处我都看见人们饿得慌，等他们饿得见上帝的时候我得为他们祷告。”他用两只手抱住缩起来的膝盖，把两条腿往里收。“从前，我总认为祷告可以解愁，可以把一切苦恼都粘在祷告上，像苍蝇纸上一样，祷告可以去掉苦恼，现在看来这一套不灵了。”

汤姆忙说：“祷告是祷不出肉来的，要吃肉还得有一头猪才行。”

“是的，”凯绥说。“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就不想点办法帮我们提高工资呢？我们只想好好过活，只想把孩子们好好抚养大。年老的时候，望着落下去的太阳。年轻的时候，想跳舞，想唱歌，想躺在一起。他们想吃喝，想要有工作。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指望。哎！我在说什么？”

“我也莫名其妙，”汤姆说。“不过，我听来倒很有味。什么时候你才能抛开空想，脚踏实地地工作呢？没有工作怎么活！钱快花光了，奶奶的坟上，只有爸爸用五块钱换来的一块油漆木板，实在没有钱啊。”

凯绥听罢叹了一口气：“我对谁也没什么用处，我正想一个人走掉。我现在吃你们的东西，占你们的地方，我对你们却毫无用处。等我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后，会报答你们的恩惠的，能报几分就报几分。”

汤姆张开嘴，伸出下巴，用一截干了的芥菜秆子剔着他的下牙。他瞪眼望着那片停宿的地方，望着那灰色的帐篷和

那些用野草、铁皮和纸板搭成的棚舍说："我多想再抽卷烟啊！在麦卡勒斯特还常常有烟草，有时我还是觉得牢里舒服些。"他继续剔着牙齿，忽然，他转过头来望着牧师："你坐过牢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尝过坐牢的滋味。"凯绥不解地望望汤姆又继续问道：

"你干么问我坐过牢没有？"

汤姆慢慢地说："坐牢能使你机警起来。牢里是不许聚众聊天的——两个人谈谈还可以，一群人就不行了。要是出了什么乱子，谁担啊！但是，如果那儿要发生暴动，或是有人要越狱，那谁也用不着告诉你，你事先就看得出来。你知道吗？"

"是吗。"

"凯绥，你先别急着走，还是和我们一块呆着吧！"汤姆说。"无论如何，呆到明天再说。我看得出来快要出事了，刚才在路上跟我谈话的小伙子像山狗一样机灵。好坏这儿还有个安身的地方嘛。"

凯绥凝神注视着他，正想问一句，却又把嘴闭紧了。"好，"他说。"我暂时不走。"

汤姆又说："假如有一大堆人都装傻的话，那就是事故的前兆，一定不会错。

"我不走就是了，"凯绥说。

"明天我们坐卡车去找工作。"

"好！"凯绥说着又出神地观察了他那上下扭动着的脚趾一番。汤姆支着胳膊肘，身子向后靠着，闭上了眼睛。听到

有人在帐篷里说话。

油布篷遮成了一片阴影，两头的楔形长线却还是强烈刺目。罗撒香躺在床垫上，康尼蹲在她旁边。

康尼两眼阴沉沉的。“我早知道是这样就不来了。还不如在家上夜课学开拖拉机，如果学会？找个3块钱一天的工作。每天有3块钱，一定能过上好生活，还可以每天晚上看看电影呢。”

罗撒香的两只眼睛在康尼身上打量起来。一会，她翻过身子仰卧着，瞪眼望着帐篷的顶。随即咬着大拇指轻轻地哭了起来。

妈跪在火堆旁，把柴枝折断，添到在炖菜锅底下升腾的火里头。火旺一会儿，小一会儿，再旺一会儿，又小一会儿。周围15个孩子静悄悄地站在那里望着出神。炖肉的气味一阵阵冲进他们的鼻子，他们的鼻子也随之一阵阵地皱缩起来，他们那布满尘沙的焦黄的头发同时一阵阵轻微地抖动着。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这里尽管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站得很自在。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她用一只脚站着，用另一只光脚的脚背蹭着的她的小腿肚。一个双臂交叉在背后的女孩用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静静地望着妈妈。她提议道：“如果你要我来折柴火，我可以帮忙，大婶。”

妈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头来望着她。“你是想要一点吃的吧！”

“是的，大婶，”那女孩沉着地说。

妈把手里的柴枝塞到锅底下，火焰便毕剥地发着响声。“你连早饭还没有吃到？”

"没有，大婶。这里找不到工作了，我爸不得不卖掉东西来换汽油，好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

妈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15个孩子问道："你们谁都没吃过早饭吗？"

围成一圈的孩子不自在地动了一动，掉过头去不再看那沸腾着的锅子。一个小男孩自夸地说道："我和小弟弟吃过了，今晚我们要到南边去了，所以吃得很好。"

妈微笑了。她揭开锅盖，用一根树枝搅一搅那锅炖菜。"你们有几个并不饿，我很高兴。无论如何，那个小男孩总是不饿的。"

女孩嘲笑地说："他的牛皮吹得好响啊！他会把没有吃晚饭吹成在吃鸡呢！你猜他吃什么？吃煎面团。"

"已经半年了。我们在官办的收容所里住过几天，后来就往北去。再回来时那里就住满了人，没我们的份了，其实那地方真的挺舒服的，你们不了解。"

"那收容所在哪儿？"妈问道。她从露西手里接过柴枝，添加到火里。露西却朝那个年纪较大的女孩狠狠地盯着。

"在青草镇附近，厕所，洗澡间，洗衣服用的大盆子，应有尽有。晚上，大家在一起奏奏音乐，每星期六晚上，还有跳舞。那地方实在好得从没见过。还有一个专门给孩子们玩的地方，有抽水马桶。最让我高兴的是那儿一个警察也没有，收容所里的管事人员也特别和气。我真巴不得能再上那儿去住呢。"

"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妈说："现在住满了人吗，你说？"

“上次去就住满了，机不可失，失去了就再也没有了。”女孩显得很惋惜。

“收费一定高得很吧，”妈说。

是的，收费不低，不过没钱可以免费，只要干点活就行了——每星期干两个钟头，打扫屋子，倒倒垃圾箱。事情并不多。”

妈说：“要是我们也能上那儿去该多好啊！”

帐篷外面挤满了人。妈妈做饭的时候，两肘不时地碰上围站在炖菜锅子附近的那些陌生孩子。汤姆和约翰伯伯站在她旁边。

妈望一眼围着她的孩子们，无可奈何地说：“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自己一家人要吃饭，这些孩子也全都饿着。”孩子们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望着她。他们那茫然呆板的眼睛，跟着汤匙从锅里转到盘子里，当她把那冒汽的盘子递给约翰伯伯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又跟着盘子向上望过去。约翰伯伯把他的汤匙放进炖菜，一排眼睛便一齐跟着那汤匙向上望。一块土豆送进了约翰伯伯的嘴里，那一排眼睛便望着他的脸，盯着他的反应。这东西好吃吗？他喜欢吃吗？

约翰看来是第一次看到她们，心软得嚼不下土豆块。他慢慢地嚼着。“这个你拿去吃吧，”他对汤姆说。“我不饿。”

“你今天可是一点东西也没吃。”汤姆说。

“我知道，因为我有点儿肚子痛。我还不饿。”

汤姆轻声说：“你到帐篷里面去吃吧！把盘子拿进去。”

“我不饿，”约翰伯伯执拗地说。“到帐篷里去，我还是会看见他们的。”

汤姆不得不转向那些饥饿的孩子们。“你们走吧，”他说。

“快走，快走。”那一排眼睛离开了炖菜，诧异地注视着他的脸。“你们等不到吃的东西的，快走吧，我们自己的食物都不够。”

妈把炖菜舀到一只只的洋铁盘里，每只只盛一点点，然后把盘子放在地下。“我不能把他们打发走，”她说。“没办法你们拿盘子进去吃吧！”说着，她笑嘻嘻地看看孩子们。“喂，”她说。“小家伙们剩下的都给你们，不过，你们得一人拾一块柴片来而且不允许你们打架。”孩子们乖乖地迅速地散开了。他们跑去找柴片，又跑到自己的帐篷里拿了汤匙来。他们饿狼一样抢在妈妈盛齐那些盘子之前悄悄回来了。妈摇摇头。“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不能叫自己一家人饿肚子。我得先给自己家里人吃。露西，文飞尔德，奥尔，”她厉声喊道。“你们快点把盘子端进去吃饭。”她抱歉似地向那些等着的孩子们看了一下。“东西太少了，”她腼腆地说。“我把锅端到外面去，你们可以尝一尝，尽管它对你们没什么帮助。”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实在没办法。又不能不让你们尝一尝。”她把锅子端来放在地下。“等一等，太烫。”她说，因为不忍看着他们，所以她急忙忙跑回了帐篷。她的一家人各自拿着一只盘子，坐在地下；外面，孩子们围在一堆，挤得把锅子也遮挡住了，只听见柴片、汤匙和他们的锈铁片在锅子里乱舀的声音。孩子们不说话，不争吵，不声不响却非常专心地刮着，呆头呆脑的样子中透出一股子狠劲。妈背转身，免得看见他们。“我们不能再这么办了，”她说。

“我们只好悄悄地自己吃。”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刮锅子的声音，孩子们走了，留下已被刮去一层铁的锅。妈看着那些空盘子：“看来你们都没吃饱呢。”

一声不吭地爸站起身来，离开了帐篷。仰卧在地上的牧师交叉起两手枕着头暗地里发笑。奥尔站起身来帮人家去修汽车了。

妈、露西、文飞尔收拾的收拾，抬水的抬水，大家都是一付有气无力的样子。

此时突然走来一个肩宽背阔的健壮女人，她翘起下巴，得意洋洋地在不远处站住，仿佛怀着敌意似地看着妈，她那衣服上一条条的尘污中，很有些汽车的油迹。她用冷淡的略带嘲风的语气对妈妈说：“你好！”

“你好，”妈说，一面站起来，把一只木箱推向前去。“请坐下，好吧？”

那个女人越走越近了。“不，我不要坐。”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妈妈有些莫名其妙地问道。

那女人双手叉着自己的屁股，说：“我要你帮的忙就是要你管好你自己的孩子，别让他们招惹我的孩子。”

妈睁大着两只眼睛说：“我没得罪你呀……”

那女人皱起眉头望着她。“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吃炖菜呢？你有菜自己吃不就行了吗？何必洋洋自得地到处夸口呢你要知道，我儿子回来时怎么跟我说：‘我们为什么没有炖菜吃？’”她气得声音发抖。

妈走到她身边。“请坐吧，”她说，“坐下来谈谈，好吗？”

“我不想坐，凭什么我们找不到吃的，你们却吃起炖菜来。”

“请坐，”妈说。“这是我们最后一顿炖菜了。我在做的时候，那帮孩子围在边上，流露出一付馋相。你说怎么办？我们自己吃也不够，可是他们那样看着你，一点都不给他们总不好意思啊！”

那女人没话说了，她的两只眼睛探究似地把妈看了一会便转过身去，走进一个帐篷。妈妈也看了她一会儿，接着又重新收拾起那一堆洋铁盘。

这时，奥尔急匆匆地跑来找汤姆。

汤姆伸出头来。“什么事？”

“跟我来，”奥尔兴奋地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汤姆边走边问。

“一会儿你就全明白了”奥尔把汤姆领到那辆拆开的汽车旁边。“这位是弗洛依德·诺尔斯，”他说。

“我们已经认识了。”

“正在修这辆车子，”弗洛依德说。

汤姆用指头摸一摸活塞的顶端。“什么事，让你大惊小怪的？”

“弗洛依德刚才告诉我了，北方有工作。”

“北方？”

“是的，在北方的圣达克拉剌河谷那地方离这儿挺远的。”弗洛依德说。

“真的吗？什么工作？”

“摘梅子，摘梨子，还有装罐头的工作。据说做工的季

节快到了。"

"离这儿有多远?"汤姆追问道。

"啊,天知道。也许有 200 哩吧。"

"这么远!"汤姆感叹说:"也不知赶到那儿还有没有工作?"

弗洛依德的口气显出受屈的意味。"我不过是告诉你一个秘密消息。你的兄弟帮了我的忙,我才告诉你以示报恩,你爱去不去。"

"消息可靠吗?"

"我跑了 3 个星期,跑遍各地,始终没找到一个工作,连一线希望都没有。如果你嫌汽油多的话,你就随便跑吧!少去你一个人,我就多一分找到工作的机会。"

"我不是存心找你的碴儿,只不过是路实在够远的。我倒希望能在这儿找到工作,租一所房子住下来。"

弗洛依德耐心地说:"我知道你们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听我的不会错,可以免去不少苦头。不然,你休想在这儿安家,因为你们没有工作。你依了,你的肚子可不依。明白吗——这是真心话。"

"我还是想先在这儿看看再说,"汤姆不自在地说。

一辆轿车从停宿地穿过,在下一个帐篷跟前停下了。从车里走出一个穿工装裤和蓝衬衫的男人。弗洛依德向他喊道:"运气好吗?"

"看来这一带必须等到摘棉花的时候,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说着,他便走进了破帐篷。

"明白了吗?"弗洛依德说。

“唔，我明白了，可是这两百哩路实在太远了，天哪！”

“在哪你都呆不了多久的，还是下决心去看看再说吧！”

“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奥尔说。

汤姆问道：“这一带什么时候才有工作呢。”

“哦，再过一个月，摘棉花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还有钱和食品的话慢慢等吧。”

汤姆说：“妈妈累坏了，实在不想搬动！”

弗洛依德耸一耸肩膀。“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并不想劝你们去北方。”

汤姆说：“谢谢你告诉我们的信息，我再商量一下到底去不去，说不定会去的。”

奥尔说：“哎呀，我想无论别人去与不去，我总是要去的。我可搭搭油车去。”

“你打算丢开一家人吗？”汤姆问道。

“是的，等我裤袋里装满了钱，我就回来。怎么不去？”

“妈妈不会同意你这样去的”汤姆说。“爸爸也不会高兴的。”汤姆说着在汽车旁边蹲下来，顺着那排帐篷斜望过去，若有所思地说：“不，妈准不愿意让我走。”

“一个人去机会应该会多些。”

“也许是吧。可是妈反正不会赞成这么办。”

又有一些晦气的人开着两部车进了停宿场。弗洛依德抬起头来望望，却没有问他们运气怎么样。那些脸上布满了灰尘，显出主人的愁苦和不服气。太阳正在落下去，黄色的阳光射到胡佛村和它后面的柳树丛上。孩子们开始从那些帐篷里出来，在停宿场上四处走动。女人们走出各自的帐篷，各

自生起了小堆的柴火。男人们三五成群地蹲着谈天。

公路上开来一辆雪弗来双座新汽车，朝停宿场驶来，停在当中。

“是谁呀？他们不是这儿的人呀。”汤姆说。

弗洛依德说：“不知道，不会是警察吧！”

车上的一个人打开车门走出来站在车边上。他的同伴仍在车上。男人们一下结束所有的闲聊，都把注意力转向新来的两个不速之客，生火的女人们都在偷眼瞧着那辆亮闪闪的汽车。孩子们绕着弯走拢来，排成长长的弧形，侧着身子中心慢慢移动。

弗洛依德放下了扳手。汤姆站了起来。奥尔把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一擦。三个人同时向那辆雪弗兰车走去。那男子头戴平边斯德生帽，身穿法兰西衬衫下配咔叽裤子。他的衬衫口袋里插着一叠纸，前面还有一小排自来水笔和黄色铅笔；屁股口袋里鼓出一本金属面子的笔记簿。那群男人满怀疑惑地翻起眼睛望着他向自己走过来。他们定睛望着，一动不动；眼白显现在眸子底下。汤姆、奥尔和弗洛依德漫不经心地踱了过来。

那个男人说：“你们是要找工作吗？”人们先是用疑惑的神情望着他，随即，全场的人都围了过来。

蹲在那里的男人当中有个人终于讲话了：“我们当然要做工。什么地方有工作？”

“都菜亚县，果子熟了，要用一大批摘果子的工人。”

弗洛依德开口了。“你是来招募工人的吗？”

“对啦，我承包了那块地。”

男人们紧紧地挤成一堆。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摘掉黑帽子，向后拢一拢他的黑色长发，“你给多少工钱?”他问道。

“现在不能完全说定，三毛钱左右”

“为什么？你已经承包下来了，是不是?”

“包倒是包下来了，但是货价的高低会影响工钱的高低”

弗洛依德走向前去。他轻声说：“我可以去，先生。你是承包人，当然有执照。让我看看你的执照，然后我们订合同把工作地点，时间，工资写好了，然后签上你的大名，我们都可以去。”

承包人转过头来，皱着眉头说：“你是在教我怎样管我自己的事吗?”

弗洛依德接上去说：“我们要是来给你做工，这也就是我们的事了。”

“我是雇主，我怎么能听你的话呢?”

弗洛依德忿忿地说：“你既不说明要多少人，也不说明你付多少工钱。”

“见鬼，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雇人呢?”

“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办自己的事。你们这些人要是情愿坐在这儿熬下去，那也好。莱亚县的工作就留给其他人，我们要雇一大批人呢?

弗洛依德向大家转过身来。大家都站起来了，静悄悄地望着这两个人说话，一会儿望望这个，一会儿望望那个。弗洛依德说：“这种把戏我见过两次，当他们只有一千个人干的工作时，他们会招五千个人然后把工钱压低到一毛五一个

钟头。穷鬼们为了生活，也只好接受。现在，他要招工人，让他招好了，但要先验明他的执照，还要先签好合同规定工钱。”

这时，只见那承包商朝那辆雪弗兰汽车叫道：“乔埃！”立刻，从车里探出一个脑袋往外望，随即车门开了，一个穿着马裤皮靴的人走出来。腰间的子弹带上系着一只笨重的手枪套，褐色的衬衫上别着警官的星章。他脚步沉重，脸上则挂着微笑。“有什么事？”手枪套在他屁股上溜来溜去。

“乔埃，你认识这家伙吗？”

警官问道：“哪一个？”

“就是他”承包商指着弗洛依德说。

“他干么啦？”警官向弗洛依德微笑着。

“他发布反动言论，鼓起工人们的情绪，他是在为赤党说话。”

“哼……”警官慢慢地绕过去看看弗洛依德的侧影。弗洛依德的脸庞一点一点地上了红潮。

“你们明白了吗？”弗洛依德嚷道。“如果他是正经人，根本不必要警察陪着。”

“从前见过他吗？”承包商继续问警官。

“哼，好像是见过。对！他一定是上次在停车场捣乱的那家伙，对，一定是他，我敢保证”忽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上那辆汽车吧，”他说着，解开了盖住自动手枪枪柄的那条皮带。

汤姆不禁嚷起来：“你们凭什么说他犯了罪。”

“唰”地，警官扭过身来。“想跟他一道走，那你就继续

说吧。"

"我上星期还没到这一州呢，"汤姆说。

"那你差不多是个逃犯吧！你给我住嘴！"

那个承包商见时机已到，便向众人转过身来。"你们这些人别听这种赤党分子的话。听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到莱亚县去，我包你们都有活干。"

没有人回答。

警官回过头来，对着他们。"你们还是去的好，"他说。假笑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卫生局通知决定拆除这个停宿点。如果消息传开去，人家知道你们中间有赤党，大家都要受牵连。这一带没有工作做，大家都搬到都莱亚去。难道非要棍子来了，你们才肯去吗？"

弗洛依德直挺挺地站在警官旁边，两个大拇指扣着皮带。汤姆偷偷地瞧了他一眼，随即埋下头呆望着地面。

"就是这样，莱亚有许多工作，大家都有份。"

汤姆慢慢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弗洛依德的两只手，只见他手腕上的一条条青筋在皮肤下鼓了出来。汤姆不觉把自己的两只手也提起来了，两个大拇指也扣在皮带上。

"我该说的都说了，明天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

承包商上了雪弗兰车。

"喂，你，"警官对弗洛依德说，"你上这辆车去。"他伸出一只大手，一把抓住弗洛依德的左臂。只听得"砰"的一声，弗洛依德的大拳已经捶在那张大脸上，他顺势沿着那排帐篷跑掉了。警官身子一晃，汤姆伸出一只脚把他绊倒了。警官在地上打了个滚，急忙伸手去摸枪。弗洛依德东奔西窜

越跑越远了，警官从地上开了一枪。这一枪打得帐篷前的一个女人凄惨地尖叫起来，她的一只手的指关节被打烂了。几个断了的指头还挂在她的手掌上，打碎了的皮肉是白的，没有一点血色。远处，突然又出现了弗洛依德的身影，警官又举枪朝正飞奔向一丛树林的弗洛依德瞄准。正在这时，凯缕牧师突然一个箭步朝警官的脖子踢去，一下把他踢昏了。

一看势头不妙，雪弗兰车一阵响，卷起一片尘沙，它甩下了警官，箭一般地开走了。女人的手伤得挺重。小滴小滴的血开始从伤口里流出来。她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带哭的笑声。随着每次呼吸，笑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响亮了。

警官侧着摔倒在地上，张开的嘴巴正对着地上的尘沙。

汤姆取下他的自动手枪，拉出弹匣，扔进了灌木丛，又从枪膛里取出了子弹。“这种家伙，居然有权利配枪。”

打破了手指的女人周围已经聚集起一大群人，受伤的女人还在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凯缕走到汤姆身边。“你赶快躲开，快到柳树丛里去等着。因为他看见是你绊了他。”

“我不愿意，”汤姆说。

凯缕把头靠拢汤姆轻声说：“他们一对指纹就能认出你来，别忘了你是假释的，被发现要抓回去坐牢的。”

汤姆轻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哎呀，我几乎给忘了。”

凯缕说：“你要在他醒来之前走掉，快！”

“我想拿他的枪，”汤姆说。

“还是留着吧，要是没事了。我们以口哨为号，我高声

吹四声就表示没事了。”你就回来。快走，汤姆。”

汤姆从容地放开了脚步，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沿着河边生长的柳树丛里了。

大家都直瞪瞪地看着昏迷的警官。远处传来一声时高时低的尖厉汽笛声，最后成了一声尖叫。

人群中一阵骚动，除了奥尔和牧师，慌里慌张的人们都急急忙忙赶回自己的帐篷。

凯绥向奥尔转过头来。“你走开吧，”他说。“走开，快到帐篷里去，装作什么也不懂的样子。”

“啊？那你……你怎么办？

凯绥咧着嘴笑了。“总得有人来担当责任。我无家小的拖累，反正闲着没事就让他们抓去坐牢吧，也不用干什么。”

奥尔不解地说：“为什么要……”

“快走！”凯绥语气严厉地说。“你快离开这儿。”

奥尔倔强起来：“我不能听你支使。”

凯绥看了一眼奥尔，语气转软了：“奥尔，你要是在这儿，你会牵连在这场祸事里的，那你们全家就会受累了。你可以不在乎，但你爸爸妈妈呢？你叫他们怎么办呢？还有汤姆说不定他们还会把汤姆抓回麦卡勒斯特去呢。奥尔，听话吧，你赶快离开这儿。”

奥尔听了，稍稍思量了一下说：“好吧，我走。可我总觉得你是大傻瓜。”

“说得对，”凯绥说。“不如让我当个傻瓜吧！”

汽笛声一阵紧似一阵，一声逼近一声。凯绥屈身把警官翻了个身，顺手揩掉了他唇上的沙尘，警官呻吟着使劲睁开

眼睛，想看清眼前的人。

夕阳使空中呈现出一片红光，把灰色的帐篷照成了青铜色。各家的门帷都紧紧地放下了。

车胎在公路上吱吱地叫了几声，一辆敞篷汽车飞快地开进了停宿场。车上下了四个背着步枪的人。凯绥站起身来走到他们跟前。

“这儿出了什么事？”

凯绥说：“我不小心打倒他，他是你们的人吗？”

一个带枪的人走到警官跟前。警官已经清醒了，他软弱无力地挣扎着要坐起来。

“这儿出了什么事？”

“哦，”凯绥说，“他在这耍蛮，挨了我一拳，又乱开枪伤了一个女人，打掉了她的手指，我忍不住又打了他一拳。”

“得啦，你最先干了些什么？”

“我们顶了几句嘴。”凯绥说。

“上这辆车去。”

“好吧，”凯绥说着爬进后座坐下。两个人扶起那个受伤的警官。他小心地摸着自己的脖子。凯绥说：“这排帐篷那头有个女人让他开枪打伤了，血流得要命。”

“我们会管的，麦克是他打伤了你吗？

眼光迷糊的警官有气无力地向凯绥盯了一会。“不像是他。”

“我知道骗不了你们，才会承认的，你们追问其他的人，最后抓到的一定是我，刚才你是找错了人！”

麦克使劲地摇摇头。他担心自己的脑袋这次要出毛病

了。

两个警官坐在凯绥的两边。警官头目吹了一声警笛。停宿场上没有动静。人们都紧闭门帷，躲在帐篷里。汽车掉头开出了停宿场。得意洋洋的凯绥昂着头坐在两个看守之间，脖子上一条条的筋都鼓了出来。他的唇边挂着一丝隐约可见的微笑，一种神秘的代表胜利的表情闪现在他的脸上。

太阳落山了，傍晚时分那柔和的青色天光映在停宿场上。阳光照射在东边的群山上，使之呈现出黄色。妇女们回到已经熄灭的火边。男人们再次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起来。

奥尔从他家的油布篷底下钻出来，到柳树丛中去给汤姆发安全警报。妈也走出来，用柴枝生起一堆小火。

爸说："真糟糕，牧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露西和文飞尔德慢慢走过来，蹲着听他们谈话。

约翰伯伯用一枚发锈的长钉子深深地刮着土。"他曾经跟我说过罪恶的原理，那就是一个人自以为有罪，那就是他有罪，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约翰伯伯说着说着，两眼显得又困倦又难受。"我一辈子都把秘密藏着，"他说。"我做了些事情，从来没告诉过人。"

因为凯绥的事，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子。

过了一会儿，约翰伯伯用粗大的大拇指把那根锈钉子深深地按进土里去。"我必须告诉你们，"他说。

爸说："好，那你就说吧，真见鬼！你杀了谁？"

约翰用大拇指从蓝布裤的表袋中挖出一张折叠的脏兮兮的钞票来，他摊开钞票让大家看。"是5块的，"他说。

"偷来的吗？"爸问道。

“不，是我的。我一直藏着。”

约翰伯伯慢慢地说：“我藏着这张钞票是打算拿它去喝酒，一难受我就想喝酒，现在我又想喝酒了。我本来还没这种打算，可是碰巧这时候——牧师为了救汤姆，宁肯牺牲自己，替他受罪去了。”

爸一上一下地直点头，歪着脑袋听着。文飞尔德跟小狗般用胳膊肘爬行的路西移了过来。罗撒香用刀尖挖着一个土豆的深眼。傍晚的天光暗下来，变得更青了。

妈妈实事求是地问“为什么他救了汤姆你就一定要喝酒呢?”妈妈的声调有些尖锐。

约翰苦痛地说：“这道理很难说。我只觉得非常难受。这件事他随随便便就做了。‘这是我干的。’他们就把他带走了。我只想一醉方休。”大家望着约翰伯伯，默不作声，接着便干自己的事了。

奥尔和汤姆在暮色中静悄悄地走着。汤姆说：“凯绥不该那么办。可是我早该想到才对。他说他没给我们做什么事。这个好笑的家伙时时刻刻都有他的心思。”

“那是因为他是个牧师，”奥尔说。“他们老有许多事在脑子里乱转。”

他们在那些帐篷中间，紧靠帐壁走着。一个轻微的呼声喊住了他们——是弗洛依德。

“你们走不走?”

汤姆说：“还没打定主意，你一定赞成走吧!”

弗洛依德苦笑了。“你听见那个警察说的话了吗？为了把你们赶走，他们会来放火烧掉这个地方的。”

“那么，我们还是走的好，”汤姆说。“你要上哪儿去？”

“当然是往北，去我说的那个地方！”

“我们还是得往别处走呢，”汤姆说。“再会，弗洛依德。”

“再会，但愿我们能再见。”

“再会，”奥尔说。他们穿过昏暗的停宿场，向约德家的帐篷走去。

煎着土豆的锅子在火上嗞嗞地响着，溅出油来。妈妈正用一把汤匙把锅里那些厚厚的土豆片翻来倒去地炒着。爸抱着双膝坐在她身边。罗撒香则坐在油布篷底下发呆。

“汤姆来了！”妈喊道。“谢天谢地。”

“我们得再次搬家”汤姆说。

“出了什么事？”

“弗洛依德说这个停宿场今晚可能会被他们放火烧掉。”

“究竟为什么？”爸问道。“我们又没犯什么罪。”

“有一个警察挨了揍，”汤姆说。

“哦，那又不是我们干的。”

“就是那个警察说要赶我们走的。”

罗撒香问道：“你看见康尼了吗？”

“我看见他顺着河边向南走了”奥尔回答说。

“他——他跑掉了吗？”

妈转过脸去望着她的女儿。“罗撒香，你老在说傻话，举动也很特别。康尼对你讲过什么话了？”

罗撒香愁眉不展地说道：“他说当初应该留下来学开拖拉机，他觉得那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都不说话，只有土豆在锅里发出嗞嗞的响声，罗撒香望着火在哭泣，她的哭声很低，还不时地用手抹抹鼻子。

爸说："我早看出康尼有自高自大，没耐性的毛病。"

罗撒香站起来，走进了帐篷。她倒在床垫上，翻过身去趴着，把头埋在交叉着的臂膀中间。

"就算把他追回来又能怎么样呢?"奥尔说。

爸回答说："是的。既然他不好，我们就不要他算了。"

汤姆插嘴道："嘿，吵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康尼是不是一去不回来呢。什么都别说了，赶快吃饭，吃完了赶路。"

"又要赶路?我们刚到这儿。"妈从火光照亮了黑暗中窥视着他。

他仔细地解释道："他们今晚上就要来烧掉这地方，妈妈，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们烧掉我们的东西，我可受不了，爸也受不了，约翰伯伯也受不了。要再打起来，我会被抓去坐牢的，这个我们吃不消。今天要不是牧师出头顶住，我就差点儿被抓去了。"

妈继续在锅里翻着土豆，一会，她打定主意了。"赶快!"她喊道。"赶快，大家先吃了东西。"她把洋铁盘子摆开来。

爸说："约翰怎么办?"

"约翰伯伯在哪儿?"汤姆问道。

爸和妈沉默了一会，随后爸说道："他喝酒去了。"

"喝酒，天哪，他上哪去喝酒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汤姆着急地说。

"我不知道，"爸说。

汤姆站起身来。“喂，”他说，“吃完东西大家装行李，约翰可能上马路对面的店里去喝酒了，我去找他！”

汤姆飞快地走掉了。一家家帐篷和棚舍前面，都烧着小堆的做饭的火，火光照在褴褛的男男女女的脸上，照在蹲着的孩子们的身上。有几个帐篷里的煤油灯比较亮，灯光透过帆布，帆布上映出了人们巨大的身影。

汤姆沿着遍地尘沙的路走去，横穿过混凝土的公路，到了那家小杂货铺。他站在铁纱门前，向里望去。头发灰白的小个子老板，胡子乱糟糟的，眼睛有些湿润，靠着柜台在那里看报。他赤着两条瘦胳膊，身上系着一条长长的白围腰。一座座像山又像金字塔般的罐头食品堆围在他的身旁，就像一垛垛墙一样。汤姆进来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望着，眯着眼睛，仿佛是在瞄准一枝鸟枪。

“你好，”他说。“缺什么东西吗？”

“缺我的伯伯，”汤姆说。“他一下子就不见了身影，也不知道是不是缺德，一个人跑了。”

“灰头发，”又诧异又烦躁地用手轻轻地摸一摸鼻尖，为了止痒，还把它揪了一下。“外乡人在这里，老是有人失踪的。”他说。

汤姆笑了。“这儿是不是有个年纪60上下，穿黑裤子，头发半白的人来喝过威士忌？”

灰白头发的人两眼发亮了。“他来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怪脾气。他站在门口，把帽子丢在地下踩了一阵。你瞧，我把他的帽子收起来了。”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了约翰伯伯的帽子，又脏又破的帽子粘满了灰尘，显得更难看了。

汤姆接过帽子说："就是他，一点不错。"

"哦，他一言不发拔掉威士忌瓶的塞子，倒出来猛喝，一下子就喝了两品脱。我这儿没领喝酒的执照。我说：'喂，你不能在这儿喝酒。你得上外面去喝才行。'哦，好家伙！他就上门外去了，只4口，就喝得个底朝天，他随手扔掉了瓶子，斜靠着门发呆。他说：'谢谢你，先生。'接着他就走了。我这一辈子就见到他一个人是这么喝酒的；后来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把他照得清清楚楚，我见他是往公路旁边走下去的。他那两条腿不大站得直。那时候，我看见他已经把第二瓶酒也打开了。他应该不会走得太远，你能追上他的。"

汤姆说："谢谢你。我要去找他。"

汤姆拿上约翰的破帽子，跨过公路，追了上去。胡佛村就在他脚下的那片低洼的田野里；小小的柴火堆闪着光，灯光从那些帐篷里透出来。

汤姆突然听到一段用六弦琴伴奏的歌声："我把我的心献给了耶稣，耶稣带我回家。我把灵魂献给了耶稣，耶稣就是我的家。"歌声颇长，如泣如诉，低沉悠远，渐渐消失。汤姆朝着歌声，急忙跑下路坎去。"啊，麦琪临死的那天夜里，把我叫到她身边，把她穿过的那条红法兰绒旧衬裤交给了我。那裤子的膝部又松又大——"

小心翼翼的汤姆发现了约翰坐在地上那黑黑的身影，于是悄悄走到他的身边坐下。约翰伯伯又把瓶子倒过来，酒便从瓶里咕噜咕噜地流出来。

汤姆轻轻地说："嘿，等一等！让我也喝一口，行吗？"

约翰伯伯猛地回过来。"你是谁？"

“你把我忘了吗？我们不是说好一块喝的嘛，你都喝四口了，我刚喝上一口。”

“不！汤姆！你别骗我。这儿只有我一个人。你刚才并没在这儿。”

“现在我反正在这儿，让我喝一口好吗？”

约翰伯伯又举起瓶子，威士忌咕噜咕噜地流进他的肚子里。他摇晃着空酒瓶说：“我想死掉算了，真的像爷爷奶奶那样，永远睡觉，再也不醒过来，我这么困，应该多睡，永远睡着——”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他的头渐渐低沉下去。“我——我想戴一顶王冠——一顶黄金的王冠。”

汤姆一听急了，忙说：“约翰伯伯，我们马上就要搬到别处去了，好了，我让你在行李上睡觉，你跟我走吧。”

约翰伯伯摇摇头。“不，你走吧。我就在这儿睡觉。”说着，他的身子也低沉下去了。“回去是没好处的，对谁都没好处——我不愿再带着我的罪过混在好人中间，像穿着脏裤子似的。那不行，我不去。”

“走吧。你不去，我们也走不成。”

“不！我不去，像我这样没用的去了只不过是连累别人而已。”

“约翰伯，你的罪过并不见得比别人多呢。”

约翰伯伯把头靠拢汤姆，狡猾地眨着一只眼睛。汤姆在星光下隐约地看得见他的脸。“除了耶稣，没有人会不知道我的罪过，只有耶稣他才知道。”

汤姆屈身用手一摸，发现伯伯的额头又热又干，他发烧了。约翰粗鲁地推开了他的手。

“走吧，”汤姆央求道，“快走，约翰伯伯。”

“我不去。我太累了，就在这歇着。”

汤姆无可奈何了，于是，他靠近约翰伯伯，用拳头抵住他的下巴尖，试着划了两个小圈，比比距离，转动了一下肩膀，然后对准下巴，爽脆地打了一拳。约翰的下巴叭哒地响了一声，人便被打倒了。他撑起一只胳膊，想把骑在他身上的汤姆甩下来，没想到又挨了汤姆一拳。这一拳才真正把约翰伯伯打倒在地不得动弹了。

汤姆扶起约翰软弱无力的身子扛在肩上。气喘吁吁，跄跄踉踉地爬上路坎。走上公路的时候，约翰那垂着的手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背。

汤姆背着约翰伯伯回到了胡佛村时，渐渐苏醒的约翰在有气无力地挣扎着。汤姆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下。

帐篷在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拆掉了。奥尔把一捆捆的东西搬到卡车上。油布已拆开，等着绷到行李上去。

约翰好像真的病了，气喘急促，还一阵阵地呕吐个不停。只一会儿，他便睡着了。汤姆和奥尔连推带拉把他弄到行李上。

“全好了，”爸说。

汤姆问道：“罗撒香呢？”

“在那儿，”妈说。“来，罗撒香，我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

罗撒香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没有回答。于是汤姆过来叫她。

“我不去。”她连头也没抬地说。

“你非去不可。”

“我要和康尼一起走，我要等他。”

又有3辆汽车开出停宿场往公路上开去。

汤姆说：“我在那家铺子里给康尼留下口信，我们能再联系上的。”

妈也过来像哄孩子似地劝。

“我要等着。”

“我们不能等了。”妈妈弯下身强行把女儿的胳膊挽住，把他拉了起来。罗撒香心里不愿意，可也没办法，只好顺从。

这时候，草棚里那个蓄着胡子的人怯生生地来到卡车跟前等着，他把双手攥紧了放在背后。“你们有什么有用的东西留下吗？”他终于问道。

“没有，什么也没有。”爸说。

汤姆问道：“你不想离开这里？”

“不离开，”他终于说。

“但是这个停宿场会被烧掉的。”

那人还站在原地发呆，还想要点什么。

汤姆握着方向盘，车子慢慢地开出了停宿场。暗淡的车灯光摇摇晃晃地指着路。

汤姆说：“有时候，一个人是难免要气得发疯的。”

妈插嘴道：“汤姆——你对我说的——说你决不再像这样耍脾气，你亲口对我说的。”

“我知道，妈。我很想不发脾气。可是这些警官逼得人走投无路，如果不揍那警察一顿，我的体面就一点点也没有

了。”

妈说：“你答应过的，汤姆。弗洛依德那个聪明的小伙子就是那么干的。听说人家把他打伤了。汤姆，你千万——千万……。”

“妈，我是想不发脾气，妈。我当天赌咒，真想老老实实。只要不是让我像狗一样挨打，叫我趴在地上爬行，我都忍着，好不好？”

“我祷天祝地。你得安分，汤姆。一家人已经拆散了。你可不能再惹出祸来。”

“我尽量忍住吧，妈，可是把我们住的地方烧掉，那并不是法律呀。妈妈，法律总是向着有钱有势的人，总在和我们穷人作对，是不是？”

妈沉默了。

一路颠簸前行的汽车遇上了一小排红灯。

“我想是要绕道了，”汤姆说。他减速停车，立刻，一大群人拥过来围住了卡车。他们拿着铁镐把儿和散弹枪做武器，有戴钢盔的，有戴退伍军人帽子的。一个带着股热腾腾威士忌的气味的家伙把脑袋伸进了车窗。

“你们打算上哪儿去？”一张红脸孔冲着汤姆喊。

汤姆板起了脸。汤姆的手已悄悄地伸过去摸那把事先搁在汽车底板上的摇把。妈一看不对，使劲揪住他的胳膊，牢牢地抓住不放。

“哦，”汤姆的口气变成了哀求的声调。“我们是从外地到一个叫莱亚的地方去找工作的，听说那儿活挺多的。”

“哎，你们走错路了，我们这个镇上是不让讨厌的俄克

佬来的。他妈的，快滚！”

汤姆气得肩膀和胳膊都绷紧了，全身打了一阵哆嗦。妈仍死死抓住他的胳膊。处在武装包围中的卡车根本无法再前进。

稍顷，汤姆低声下气地说：“先生能指条路给我们吗？”

“向右拐，往北走。不到收割棉花的时候，就别回来。”

汤姆全身颤抖了。“是，先生，”他说。他只好把汽车倒退回去掉转头往回开。妈妈放开手温柔地拍了拍汤姆，她知道汤姆难过得想哭出声来。

“别难过，”妈说。“别难过。”

汤姆往车窗外面擤了鼻涕，用袖子揩了揩眼睛。“这些王八蛋……”

“我的好汤姆，你做得太好了，你要为全家人着想。”妈亲昵地说。

汤姆把车停在一条土筑支路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带着摇把走下车去。

“你上哪儿去！”妈问道。

“出去看看。妈，我们不能往北去。”公路上那些红灯又向前移动了。汤姆眼看着他们经过那条土路的路口向前进。一阵呼喊声和惊叫声连成一片在几分钟后传来，熊熊的烈火升腾在胡佛村的上空。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伴随着爆裂的声响。汤姆又回到了卡车上。他掉转车头，黑着灯又沿着土路把车拐上公路，并且拧亮了车灯。

妈怯生生地问道：“我们上哪儿去，汤姆？”

“往南去，”他说。“这些混蛋警察，我们不能老叫他们

撵来撵去的。我们不进那个市镇，我们绕过去。”

“好。可是我们究竟上哪儿去呢？”爸第一次开了口。“我想知道这一点。”

“打算找一个官办的收容所，”汤姆说。“有人说，那儿不让警察进去。妈——我真担心会一不小心打死警察，我们小心躲开他们。”

“忍住点，汤姆。”妈抚慰着他。“再忍忍吧，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对，老像这样，我的面子就要扫光了。”

“忍住点，”她说。“你得有耐性才行。喂，汤姆——别的人全都完蛋了，我们还是要活下去。我们应该坚强地活下去，不能叫他们消灭，我们老百姓总会有出路的。”

“我们老是挨揍。”

“我知道，”妈格格地笑了，“挨揍能让一个人坚强，有钱又怎么样，还不是要一样死去，而且他们的子女大多没什么出息，我们的路却在自己脚下，越走越宽敞。你别着急，汤姆。好日子快来到了。”

“你怎么知道？”

“究竟怎么知道的，我也说不清。”

他们进了市镇，为了避开中心区，汤姆转上了一条背街。在街灯的光线下，他看了看他的母亲。她的脸色是沉静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那是长在一尊古老雕像上的眼睛。汤姆伸出右手去，拍了拍她的肩膀。他非拍拍不可。随后他就把那只手缩回来。“我是第一次听你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他说。

“过去从来不像这样有头脑呀。”她说。

他开过了几条小街，绕过了市镇的中心，才转了弯。在一个交叉路口，他们照路牌的指示，开了九十九号公路，一直向南开去。

“哼，他们想把我们赶到北边去，总算没办到，”他说。“尽管我们低声下气，还是能够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暗淡的车灯在那条宽阔的黑沉沉的公路上摸索着，一路前进。

第二十章

流民是人们送给那些经常流动，四处谋生的人们的称号。那些人家原来靠一小块土地为生，靠他们那三四十亩地的出产充饥，有时候甚至还得挨饿。现在，在广大的西部，这样的流浪者随处可见。他们东奔西跑，寻找工作；公路上是不息的人流，水沟边上也是一道道的人流。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人流在几条大公路上移动着。他们头脑单纯，根本不知道一旦机械操在私人手里时，将带给他们多么大的危险。他们的思维会把工业生活理解成一种近乎荒唐的事业。

忽然间，他们被机械赶出来，于是，他们便拥集在公路上了。流浪、恐怖、饥饿以及所受的敌视，使他们融为一体、团结起来了。他们威胁着小市镇。

公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的时候，西部发生了一场大惊慌。有产业的人为了自己的财产担惊受怕。他们看见俄克佬那种挨饿的人的眼光，他们就害怕，他们认为这些讨厌的俄克佬又脏又蠢。在他们眼中，流民就是堕落的色情狂，可耻

的小偷，没有一点尊严，财产主权的观念。

最后这句话倒是恰当的，因为没有产业的人怎么会知道所有权的痛痒呢？流民还被指责为肮脏，带来了疾病等恶名。

惟其如此，当地的人使自己的性情变得残暴起来了。

他们组成的队伍，武装起来——用棍棒、用瓦斯、用枪械武装起来了。我们不能让俄克佬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

流民们从各条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涌来，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饥饿的神色，流露出求生的渴望。流民们人数众多，生活贫困，不讲道理，不懂规章。只要有一个人的工作，就有10个人来争夺——不惜煞低工价来争夺。如果那个人只要3毛钱就肯干，我只要两毛五就行了。

如果他只要两毛五，那我就只要两毛。

为了不再饿肚子，我只要一毛五分工钱了；得了，我不要钱了只要你管饭。

这倒不错，因为工价越来越低，物价越涨越高。大业主们高兴了，他们发出更多的传单，招来了更多的人。工价愈低，物价越高。

不久，大业主们和各公司又想出了一种新办法。一个大业主把一家罐头厂顶过来。他们低价收购桃子、梨子等水果。他这罐头厂的老板用低价收购了水果，却把罐头制品的价格抬得很高，借此获取利润。于是不开罐头厂的小农户丧失了他们的农场，那些农场便由那些兼营罐头厂的大业主、银行和公司收买过来。农场一天比一天少了，小农户们只好

先住在城市了，过不了多久，他们耗光了自己的钱财，又把亲戚朋友们一个个地拖穷了。于是他们也到公路上去流浪了。路上到处都拥挤着许多人，大家都像饿狼似地找工作，穷凶极恶地找工作。

尽管瓦斯和枪械在威胁着那些为求生存而流亡的人，然而，蚂蚁般的人群依然在公路上流动，四处寻找着食品和工作，愤怒便在这人流中开始酝酿。

第二十一章

夜已经深了，汤姆·约德还在沿着乡间的大路开着车子，寻找青草镇的收容所。乡间灯光零落。只有后面一天空的微光显示出培克斯菲尔德的方向。卡车一路慢慢地颠簸着。

车座上，疲惫的妈妈已经睡着了，沉默着爸爸还在独自出神。

他们不知道收容所在什么地方。

汤姆在对面的路上将卡车开了几百码，又停下来。面向着大路，有一道高高的铁丝篱笆，还有一道宽阔的大门，门里通着一条车路。门口附近的一所小房子的窗户里透着光。汤姆把卡车开进门去，卡车整个向空中一跳又落在地下。原来，卡车撞上了一个土堆。

汤姆把车子停住时，一个守夜人便出来招呼："你们一共是几个人？"汤姆用指头算了一下告诉了他。

"喂！我跟你去登记，让你的伙计御行李，然后睡个觉。收容所委员会的人明天早晨会把你们安排好的。"

汤姆两眼垂下了。“警察吗?”他问道。

守夜人笑了。“走吧，我们的警察是自己的。”

汤姆跟着从黑暗中穿过去，爬上管理处的台阶，走进一间摆着一张旧写字台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间。守夜人坐到写字台后面，抽出一张表格交给汤姆履行登记手续。

汤姆填完表格，守夜人问道：

“那么——你们有钱吗?”

“稍微有一点儿。”

“交一块钱租金就搭一星期的帐篷，没钱的话可以干搬垃圾，打扫场子等工作，以工抵租。”

“我们做工来抵就是了，”汤姆说。

“明天委员会的人会告诉你这里的规矩，以及如何动用公物。”

汤姆笑了一阵，随即问道：“你的意思是说管理这收容所的人吗?”

“对啦，而且搞得很好。”

“那么，你刚才说的警察——”

“我们自己选我们的警察，而且警察必须有证件才能进收容所。”守夜人兴致勃勃地告诉汤姆。

“哦，那可太好了！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不多有几个呢?”

守夜人脸上显得愁眉不展了。“这个道理我也搞不清楚。快去睡觉吧。”

“再见，”汤姆说。“这地方，妈妈一定喜欢，难得有人客客气气地对待她。”

汤姆顺着两排帐篷之间的一条路上走过去。

“再见，”守夜人说。“这地方人习惯早睡，你也先去睡吧！”

“再见！”汤姆说。

汤姆慢慢走进第四清洁所，好奇地望着这个地方，那是一所没有油漆的房子，又低矮又粗陋。在一个两面敞开的屋子里摆着一排一排的面盆。他悄悄地走回自家的卡车附近。油布篷架起了，帐篷里安安静静。他走过去的时候，卡车的阴影里闪出一个人影，向他走过来。

妈轻声说道：“汤姆，是你呀？”

“是的。”

“哦，事情办妥了吗？我等着你呢。”

“很好，”汤姆说。“现在我不跟你说了。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到早上他们会来告诉你。”

她央求道：“现在你为什么不把事情都告诉我呢？”

“我先不说。你去睡觉吧。”

忽然间，她好像有些女孩子气了。“老想着你不肯告诉我的事情，那我怎么睡得着觉呢？”

“不，你别想吧，”汤姆说。“明早你先换件干净的衣服，这是第一件事。然后，你会自然而然地明白一切的。”

“心里挂着这些事，我就睡不着觉。”

“你非睡不可，”汤姆格格地笑得很痛快。“千万得睡才行。”

“好好地睡吧，”她温柔地说；妈妈接着一弯身，就钻到黑乎乎的油布篷中去了。

汤姆爬上卡车后面的架子。他在汽车底板上仰卧下来，

用交叉的双手代替枕头，耳朵紧贴前臂。夜里渐渐凉爽了。汤姆扣上了上衣胸前的钮扣，又往后躺了下去。高悬在他头上的星斗，放射着晶莹的光芒。

约德家已好久没好好地睡觉了，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宿地，于是一倒头便沉沉地睡去了。

天亮前，睡梦中的汤姆被一阵微小的当当响声吵醒了。他细听了一会，又听到铁器相碰的响声。他动了一下，发僵的身子在晨风中不禁打了个哆嗦。人们还在熟睡中。东方的群山是深蓝色的；当他定睛望着的时候，曙光在山后隐约地衬托着，山顶的边缘被映成了鲜红，这道光照到头上的天空，便变得冷清清的，越来越灰暗，到与西方地平线相近的地方，最后融入那纯粹的夜色，再也分不清。山谷里的地面上是一片黎明的紫灰色。

铁器的丁当声又响起来了。

汤姆翻过卡车的边架，跳到地下，向炉子边慢慢走去。炉子旁边看一个带婴孩的妇女正在工作，她工作迅速、姿态优美，奶着孩子对她的工作竟然没有丝毫的障碍。橙黄色的火光从炉子的裂缝里钻出来，一闪一闪地投射在帐篷上。

走近的汤姆。他闻到了煎腌肉和烤面包的气味。东方的阳光迅速地亮起来。

汤姆走近炉子想找些东西吃。这时，一个年轻人走出帐篷，后面跟着一个年纪较大的人。

那个年老的对汤姆说：“吃过早饭了吗？”

“哦，还没吃呢。我那一家人在那边。他们还没起来。还得睡一会儿。”

"大家一块吃了，这儿东西挺多的。"

汤姆吃着早饭说："我们要来找工作，昨晚好容易才到了这儿。"

"我们干了 12 天的活了，"年轻人说.

汤姆痛快地喝着滚烫的咖啡，一付拼命的架势。

阳光有了色彩，放出微红的光芒。父子俩都停止吃饭。东方的晨光照亮了父子俩的脸。山的形象和照到山顶上的阳光都映在他们的眼里了。随后他们又把各自杯子里的渣子倒在地下，一同站起来。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那个年老的说。

"很高兴在一起吃饭，"年老的说。"待会儿我们可以想办法帮你们找工作。"

"这正合我的意思，"汤姆说。"等我一下，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家里的人。"他连忙跑到他家的帐篷，俯着身子向里面望去。

露西正在爬起来，汤姆便朝露西轻声说："你听着，你别把谁吵醒，等大家醒来的时候，就说有了工作机会，现在我要去接头。你告诉妈一声，我在邻居那儿吃过早饭了。你听明白了吗?"

露西点点头，又把头掉转去，她那双眼睛还是小姑娘的眼睛。"你别吵醒他们，"汤姆吩咐道。他飞快地跑回了他的新朋友身边，小心翼翼地走向清洁所敞开的门里窥探着。

汤姆回来的时候，那两个男人正在等着。

天空已变成玫瑰色了。太阳升上了头顶，场子上的人们沿着边上长着一行胡桃树的柏油路走动起来。

汤姆说："不好意思，吃了你们的东西，又打扰你们半天，还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我叫汤姆·约德。"

那个年老的向他看了一眼，随即微笑了。"你是刚来吧？"

"可不是吗，刚来一两天，"

"我知道。真有趣，你忘了老习惯，没提你的名字。很多像你这样的人都是正派人。哦，先生——我叫铁木塞·华莱斯，这是我儿子威尔基。"

"很荣幸能认识你们，"汤姆说，"你们到这儿很久了吧？"

"10个月了，"威尔基说。"去年闹大水灾之后，就上这儿来了。哎！我们吃尽了苦头，还差点饿死。"他们的脚步在柏油路上啪哒啪哒地响着。

他俩告诉汤姆一些这里的情况，汤姆听着听着说："有些传单说这里有许多工作，结果大家都离开了家乡，上这儿来了。"

"是呀，"铁木赛说。"那些传单我们也见过。其实工作并不多。工价却一直在往下跌。我光是为了考虑吃的问题，就弄得精疲力尽了。"

"你们现在总算有工作了，"汤姆说。

"就怕好景不长，我们是在帮一个好心人干活，但谁知能干多久呢？"

他们转了个弯，离开公路，沿着一条石子路走去，穿过一个小小的菜园；在一些树木后面的一所白色的小农舍跟前，他们看到了几棵遮荫的树和一个仓棚；仓棚后面有个葡

萄园和一片棉花地。他们三个人走过那所房子的时候，一扇铁纱门砰地响了一声，一个晒黑了脸的矮胖男人从后门的台阶上走下来。一顶由纸板材料制成的遮阳帽盖住了他的头，经过院子的时候，他把袖子往上一卷，露出了又黑又粗的胳膊。他那双浓密的眉毛向下皱着，显出很发愁的样子。他的两颊晒得像牛肉一般发红。

“早呀，托马斯先生，”铁木赛说。

矮胖男子烦躁地答道：“你早！”

铁木赛说：“这位是汤姆·约德。不知道你能不能设法安插他一下？”

托马斯皱着眉头，瞪了汤姆一眼，傲慢地笑了一声。“啊，好吧！我可以安插他。每个人我都可以安插的下。也许我要雇用100个人。”

“我们刚才在想……”铁木赛抱歉地说。

托马斯打断了他的话。“是呀，我也在想。”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我跟你们说几句话。我一直是给你们3毛钱一个钟头——对吧？”

“是啊，托马斯先生，——可是——”

“你们给我干的活也值得3毛钱。”他那双粗壮的手紧紧地扣在一起。

“为了干好工作，我们一向尽心尽力。”

“可是从今天开始只能两毛五一个钟头了，你们还干不干？”他气得脸上更加涨红了。

铁木赛说：“我们给你干活很卖力气。你自己也是这么说呀。”

"我知道，现在虽然是我的雇用工人，可是我做不了主，上面的人说了算，我也没办法。"他说。"我这儿有 65 亩地。你听说过农民联合会吗?"

"哦，听说过。"

"我就是这个会里的。我们昨晚上开过一个会。你们还不知道、西部银行主持了农民联合会。所以昨天晚上那家银行派来的人对我说：'银行拥有这个平原大部分土地的产权,'我说：'我雇的是很好的工人。他们干的活值得了 3 毛。'他就说：'你把三毛钱一个钟头改成两毛五一个钟头?'"托马斯停了一下。他张开着的嘴唇喘了一口气。"你明白吧？规定的工价是两毛半——有什么办法!"

"我们干活的确非常卖劲,"铁木赛无可奈何地说。

"你还不明白吗？银行先生雇了 2000 人，我只雇 3 个。我借了银行的款又不能不还。只要你有办法，我发誓听你的！他们把我掐住了。"

铁木赛摇摇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托马斯急忙走到屋里去。门在他背后砰地一声关上了。一会儿托马斯拿着一张报纸走了出来。"你看见这个了吗？我来念一念吧：'公民们痛恨赤色煽动分子，烧毁了流民停宿场。昨夜有群善良的公民被一个流民停宿场的一个赤色分子的煽风行为激怒，于是，烧毁了那里所有的帐篷，还警告煽动分子赶紧离开本县。'"

汤姆开口说："哦，我……"他马上就闭住嘴，不作声了。

托马斯用小心的动作收好报纸。他又把自己控制住了。

他低声说："那些人就是会里派去的。如果有人知道是我泄露了他们的秘密，明年无论如何我也搞不成农场了。"

"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铁木赛说。"即使有煽动分子，我也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那么气得发疯。"

托马斯说："我早就在注意这件事了。每回要降低工价，总是先有煽动分子。这是他们的圈套，每次都是这样的混蛋。哎，你们打算怎么办？两毛五干不干？"

铁木赛望着地下，说道："我干。"

"我也干，"威尔基说。

汤姆说："我大概是抢了人家的饭碗。我也干好了，没有活干我不行了。"

托马斯从后面裤袋里抽出一块蓝手帕，揩揩他的嘴和下巴。"你们挣这么点钱，如何养家糊口呢？何况这里也不知道能让你们干多久。"

"我们只要有活干，总可以对付。"威尔基说。"最糟糕的是找不到工作。"

托马斯看看表。"哦，我们出去挖沟吧。"他说，"哎呀，我还有句话要告诉你们。你们这几个人都是住在官办的收容所里，对不对？"

铁木赛怔了一下。"是的，先生。"

"哦，因为不能派警官进去。农民联合会不喜欢官办的收容所。"

铁木赛挺着肩膀，两眼发呆，神色大变，不安地问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你们的，可别告诉人家，"托马斯不自在地说。

“星期六晚上，收容所里会打起架来。有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警官会进去干涉。”

汤姆问道：“为什么，收容所里的人都很安分，没有妨碍别人呀。”

托马斯再不敢多说什么了。

山头上的太阳照得五个清洁所的波状铁皮屋顶和那些灰白的帐篷和帐篷之间扫过的路面闪闪发光。场子上的人醒来了。空中有烟的气味。帐篷的门帷撩起了。人们在路上走动着。妈站在她家的帐篷前面，向那条路的两头张望。她看见了露西和文飞尔德，便走到他们跟前。

“你们干嘛去了，我正担心你们，”妈妈说，她停了一下，使自己显得更神气一些。

“嗯？——什么话？”妈追问道。

“他叫我告诉你——”她又停了一下，看看文飞尔德是不是很欣赏她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妈举起手来，手背向着露西。“什么话？”

露西连忙说：“他说他有活干了，他终于找到工作了。”她提心吊胆地看看妈那只举起的手。妈妈的手放下来，随即又向露西敞开怀抱。妈飞快地使劲抱了抱露西的肩膀，又放开了她。

爸爸高兴地分着食物，把他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盘子一一盛满。“不知汤姆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我也不知道。”

“哦，他找得到工作，我们也就找得到。”

“噢，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兴奋的奥尔走过来说。

爸说:“奥尔——吃过以后,你跟我和约翰伯伯就把卡车开出去找工作。”

“对,”奥尔说。“我真正喜欢的工作是在汽车行里的,如果可能的话,弄一辆小小的旧福特车给我开。把它漆成黄的,到处去兜圈子。路上一碰到漂亮女孩,就向她丢眼色。真是个呱呱叫的漂亮姑娘呢。”

爸严厉地说:“你还是先找到工作,再去吊膀子吧。”

奥尔向爸狡猾地一笑,上了卡车。“该买汽油了,”他说。奥尔开动卡车载着爸爸和约翰顺着那条路走了。

卡车沿着那些美丽的大路行驶,经过许多桃子开始发红的果园和垂着一串串淡青色葡萄的葡萄园,从那些枝条伸到路当中的一排排的胡桃树下穿过。奥尔开着车慢腾腾地经过那些果园的门口,却发现,每一个大门口都有一块牌子:“不需雇人。禁止人内。”

奥尔说:“爸,那些果子熟了的时候,他们总得雇人吧。真是个怪地方——人家不等你开口,就先告诉你不雇人。”他慢慢地开着车子往前走。

爸说:“我们进去向他们打听一下哪有活可干,这个应该没问题。”

一个穿蓝色工装裤和蓝衬衫的男人沿着路边走过来。奥尔停车问道:“先生,您知道,上哪去找工作容易些吗?”

那个人停下来,咧着嘴笑了笑,他的门牙已经掉了。“不知道,”他说“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一直在跑,一点希望都没有。”

“你住在那个官办的收容所吗?”奥尔问道。

“是的！”

“上车吧，大家一块努力。”那人翻上车架，坐在卡车底板上。

爸说：“看来这里也不是那么有把握找到工作，不过，不找不行，真是无奈。”

“早该问问收容所里的人，”奥尔说。“你没什么不舒服吧，约翰伯伯？”

“我发痛，”约翰伯伯说。“浑身发痛，这是我的报应。我要先去见上帝，不能再连累亲人们了。

爸把手按在约翰伯伯的膝上。“听我说，”他说道，“你可别走开。我们一路损兵折将，爷爷奶奶死了，诺亚、康尼跑了，牧师又去坐牢了。”

“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我们还能再跟那牧师见面，”约翰说。

奥尔用指头摸弄着排挡杆上的圆球。“还想这个，你还不够头痛吗？”他说。

奥尔在路当中把车子掉转头，一直往回开。

爸说：“这会让妈妈很难受的，特别是因为汤姆的工作找得那么容易。”

“也许他根本就没找到什么工作，”奥尔说。“只怕他也不过是出去找找看。希望有汽车行里的工作让我找到那种活，我喜欢，很快就能学会的。”

爸咕噜了一阵，随后他们便默默地把车子开回收容所去了。

在管理处看到了妈的名字，清洁所妇女委员会的3名委

员，特地拜访了她。

委员会的人离开以后，妈坐在帐篷前面一只木箱上，无可奈何地看着罗撒香。"哦——"她说，"难得遇上她们这些好太太，让我又得意一时，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

"她们给我说过，"罗撒香说。"叫我在育婴室工作。我可以趁机学习一下怎么照料小孩子。"

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要是男人家都有了工作，那不是太好了吗？"她问道。"要是男人们都能挣钱，那该多好！"她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面。"他们都做事，我们也在这儿干点工作；这儿的人都是些好人。有钱了，我们要买个物美价廉的小炉子。然后我们还要买一副很大的帐篷，也许还要买几张带弹簧的旧床垫。我们现在这个帐篷，就可以用来在底下吃吃饭。可以在星期六跳舞，可以请客，太好了。我巴不得有几个朋友可以请一请。也许男人家知道有什么人好请吧。"

罗撒香顺着那条路远远地望去。"有位太太，说我可能小产……"她开口说。

"你别再提这个了，"妈警告她。

罗撒香轻声说："我看见她向这边走来了。可不是吗！她果然来了。妈，可别让她……"

妈妈转头望去，一个女人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

"你们好，"那个女人说。"我是散德莱太太——丽斯白丝·散德莱。今早上我见过你女儿。"

妈说，"你好，"。

"你们相信上帝吗？"

“当然，很相信，”妈说。

“你的灵魂得救了吗？”

“我是得救了。”为了让她说下去，妈妈故意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哦，我很高兴，”丽斯白丝说。“这一带邪恶分子势力很大。这里到处都是恶势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凡是真正的基督徒谁也受不了。我们周围到处是邪恶分子。”

妈的脸微微地红了一下，她闭紧着嘴。“我倒觉得这儿有些好人，”她简单地说。

散德莱太太瞪着一双眼睛。“好人！”她大声说。“他们搂来抱去地跳舞，你还认为那是好人吗？告诉你吧，没有一个永生的灵魂能在这所收容所里得救。昨天晚上我到青草镇去听讲道了。你猜那牧师怎么说？他说：‘那个收容所是个邪恶的地方。’他说：‘穷人只想发财。’他说：‘他们用搂在一块跳舞代替伤心痛哭地悔罪，’他就是这么说的。‘凡是不上这儿来听讲道的人都是邪恶的罪人。’他说。听了他这番话，说实在的，的确使人很快活。我们知道自己没有问题。我们从来没跳过舞。”

妈的脸涨红了。她慢慢地站起来，面对着散德莱太太。“滚开！”她说。“滚出去，滚到一个不该说的地方去，去伤心痛哭吧，不然我就发脾气了，连冒犯上帝也督不了那么多。”

散德莱太太吓得张开了嘴巴。她倒退了一步。接着，她就变得凶狠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基督徒呢。”

“我们是千真万确的真基督徒，”妈说。

“不，你们不是。你们这些下地狱遭火烧的罪人！我要到布道大会上去报告。我看得见你那邪恶的灵魂在燃烧。我也看得见那姑娘肚子里的天真的孩子在燃烧。”

眼看罗撒香被气得低声哭了，妈妈忍不住弯腰捡起了一根柴棒，看样子是准备打一架。

“滚开！”她冷冷地说。“你这种人，竟然容不得别人的一点点快乐，下次别让我在这看到你？”妈向散德莱太太冲过去。

那个女人往后退了一下，然后忽然仰起头，哇哇地乱吼起来。她的眼睛往上翻，肩膀和胳膊松软无力地搭下来，一长串黏痰从嘴角往下注。她那一声声又长又沉深的咆哮声，像野兽的嗥叫一般。男男女女从别的帐篷里跑过来，站在近旁——都吓得一声不响。渐渐地，女人的咆哮声低了下去变成了一片吹水泡似的震颤的哭声，她身子慢慢靠近地面，跪倒在地。她往旁边倒下去，两臂和两腿抽搐起来。在张开的眼皮下，露出了两颗白眼珠。

一个男人低声说：“有鬼。她让鬼缠住了。”妈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那个抽搐的人体。

一个个子小小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就是收容所主任。“出了事吗？”他问道。人群向两旁分开，给他让了路。他低下头去看看那个女人。“惨了，有人愿意帮帮这个可怜的女人吗？帮忙把她抬到帐篷里去吧”沉默的人群把脚挪动了一下。有两个男人俯下身去，一个托着她的胳肢窝，一个抱着她的两只脚，把那个女人抬起来。他们把她抬走，大家都跟在后面。罗撒香走进油布帐篷去躺下，用毯子蒙住了脸。

那个主任看看妈，又低下头去看看她手里的柴棒。他疲倦地微笑了一下。“你打了她吗?”他问道。

妈妈慢慢地摇摇头，使劲瞪着眼睛，看着那些逐渐走开的人。“没有——可是我真想揍她一顿。她今天把我女儿吓唬了两次。”

主任说：“这个女人有病，是真的有病，你们可要小心、万万不能冲动而出手打她。”于是他又小声地补充道：“我真巴不得她离开这儿，希望她全家都走才好。其他所有的人在收容所里惹的麻烦都比不过她惹的麻烦多，加起来也比不上。”

妈的火气又上来了。“她要是再来，我说不定会揍她，那可不敢担保。我不能让她再来惹得我女儿着急。”

“这你不用担心，约德太太，”他说。她只会对新来的人使野，她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不会再招惹你们的。她不会再来的。她认为你是个有罪的人呢。”

“哦，我本是有罪嘛，”妈说。

“当然。虽然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不能由她说了算，约德太太。”

妈感激地望着他，随即喊道：“你听见吗，罗撒香？她有病。她疯了。”但是女儿却没有抬头。

他苦笑一下。“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他说。“请你帮忙，一定忍着点。我对你只有这点要求，还是忍着点，不打她才好。”他向散德莱太太被抬去的那个帐篷慢慢地走去。

爸一路走回来，看见妈在那里，便在她身旁蹲下。“工作的事搞定了吗?”妈妈慢慢转过身来看着爸爸问。

"没有，"他难为情地说。"我们找了一阵。"

"奥尔和约翰哪儿去了？还有卡车呢？"

"奥尔向人家借工具修理机器，按人家的要求，留在那儿修理。"

妈愁苦地说："也许我们真能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这地方看起来蛮不错的。"

"只要我们能找到工作。"

"是呀！一切都指望你们能找到工作。"

他感觉到她的苦闷，把她的脸色察看了一番。"你干嘛要这样愁眉苦脸呀？既然这是个好地方，你何必发愁呢？"

她呆呆地望着他，慢慢闭上了眼睛。"真奇怪，是不是？我们在外面疲于奔命的时候，绝不会去想什么，现在好容易有些对我们不错的人，我却想了很多很多；可是我首先想到什么呢？我回想了那些伤心的事情——想起那天晚上爷爷死了，我们葬了他的情形。我一路东颠西倒，都不在乎，并不觉得怎么难受。可是现在到了这儿，我反而觉得伤心了。想起奶奶——还有诺亚那样走掉！顺着河边走掉了。这些事一件件地想起来，像钻子钻我的心一样难过，奶奶竟然埋葬得像个叫花子。现在想起来真伤心啊。真是伤心透了。还有诺亚顺着河边走掉。他什么都不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走掉了，现在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还有康尼，他也悄悄地溜掉了。我从前一直没想这些事，现在这些事都钻到脑子里来了。其实，现在应该是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一个好地方。"她讲话的时候，爸一直看着她那张嘴。她的眼睛是闭着的。"我还记得诺亚走开的地方，那条河边的

高山真是像老年人的牙齿似的，高低不平。我还记得爷爷下葬的地方，那地下的麦根儿的样子。我还记得老家那块砧板，那上面留有横七竖八的刀印，都给鸡血沾黑了，还有一根鸡毛粘在上面。”

爸的声音也和她的音调一样。“今天我看见了高高南飞的雁群，”它们好像小得可怜。我还看见落在铁线网上的八哥和落在篱笆上的鸽子。妈睁开眼来看看他。他接着往下说：“我还看见一阵小旋风，好像一个人在田里团团转似的。那阵风吹着群雁向南飞去了。”

妈微笑了一下。“还记得吗？”她说。“记得我们在老家常说的话吗？冬天会早些来到，是我们每逢雁南飞的时候都会说的一句话，可是冬天总是一如既往地如约来到，不早也不迟。可是我们老爱说：‘冬天会早些来到。’究竟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有些莫名其妙。”

“我看见一群八哥落在铁丝网上，”爸说。“它们落在一起，靠得很紧。鸽子比任何其他的鸟儿都坐得更稳——在铁丝篱笆上——也许是两只并排坐着。还有那阵小旋风——像人那么大，在田里团团转。老是跟人那么大，像小伙子们那样跑动。”

“最好别再去想家乡的情况，”妈说。“我们已经没有老家了，忘掉那一切吧，包括诺亚。”

“约翰来了，”爸说。“快来坐下，约翰。”

约翰伯伯和他们凑在一起了。他在妈前面蹲下来。“我们瞎跑了半天，什么工作也没有找到。嘿，奥尔要找你。他说得买一只车胎。那个破车胎磨得只剩一层布了，他说。”

爸站起身来。“我们就剩下那么一点点钱了，希望他能买到便宜货。奥尔在哪儿?”

“在那边，下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右拐。他说我们要不买一只新的，那个破轮胎会爆炸，会把内胎也弄破的。”爸慢慢地走开，两眼跟着天边那一队大人字形的飞雁。

约翰伯伯从地下拾起一块石头，让它掉在地下，再拾起来。他没有望着妈。“找不到工作。”他说。

“你们该多跑些地方，多跑些地方机会应该多些，”妈说。

“没有，可是人家挂着牌子，明明写着。”

“这么久了，汤姆还没回来，看来他的工作应该是有着落了。”

约翰伯伯提醒道：“只怕他也走掉了——像康尼和诺亚一样。”

妈狠狠地瞟了他一眼，然后眼光又柔和下来。“有些事可以看得清楚，”她说。“有些事我是不会看错的，只要汤姆今天找到工作，今晚上我们一定能见着他。”她满意地微笑了一下。“他难道不是个可爱的孩子吗!”她说。“他难道不是个好孩子吗!”

一辆辆的汽车和卡车开进了收容所，男人们手里拿着干净的工装裤和衬衫成群走向清洁所。

妈妈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约翰，你去找找爸，到铺子里去买点东西来。给我糖和豆子——还要肉和红萝卜——叫爸买点好东西来——什么都行——只要好的——预备今晚上吃。今晚上咱们好好吃一顿。”

第二十二章

流民们一面东奔西跑地寻找工作，想方设法地谋生，一面随时随地地寻找、发掘、制造欢乐；他们如饥如渴地盼望着娱乐。有时他们靠讲笑话来娱乐，并且在讲笑话中度过无聊和无望的日子。大路旁边的那些停宿场里，小溪旁边的水沟岸上，枫林底下，渐渐地有些说书先生成熟起来，于是人们就聚集在低微的火光里，听着他们的故事，欣赏他们的口才。

我当年是攻打吉朗尼摩土人的新兵——

于是人们都静听着，他们的沉静的眼睛反射着逐渐熄灭的火光。

那些印第安人很狡猾——像蛇那么精灵，他们如果想要保持安静，能保证一丁点儿微弱的声响也没有。能在干树叶上走过，也不踩出一点响声。

于是人们静听着，他们想起自己脚下的叶子沙沙的响声。

黑云上来了，这是季节变换的时刻，人们称它叫天时不利。你听见过军队打过好仗吗？

安静地听着，听得脸上都发呆了。那些说书先生聚精会神地讲着故事，他们用有节奏的腔调讲着，听了那些用不平凡字句讲述的不平凡故事，人们仿佛自己也变得不平凡起来。

一个山脊上有个勇士，背着太阳站着。

一个装成穷人样子的阔佬，一个扮成穷丫头的富家小姐；他们两人在卖牛排的小店里碰见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装成穷人呢？

哦，他们做阔人做腻了。

我从前看过一部电影，那仿佛是演我的事情，不过我的事情没影片里的事情有趣；那很像我的生活，可是比我的生活更有趣，所以一切情节就更有意思了。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了钱便想去喝点酒，而且一定要喝醉。人一醉酒；劲头就会挤掉心里的苦闷。这下他就不寂寞了，因为他脑子里会想起许多朋友来，他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仇人，把他们消灭了。

晚上最好的东西是口琴，六弦琴和提琴。先来一支苏格兰的舞曲，弹出调子，六弦琴上音调深沉的大弦像心脏一般跳动，合奏的是口琴上流利的调子和提琴上尖利的声音。大家只好围拢来。他们不得不这样。大家用脚踏着拍子，合着《小鸡舞》的调子和节奏，一个瘦瘦的小伙子飞快地跨了3

步，两手软软儿地垂着。场上的人挤拢来，于是跳舞就开始了。脚踏在光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还跺着后跟。人们双手乱挥，头发散披，气喘吁吁地跳起舞来。跳着跳着，身子就往一边倒了。灌溉的沟边有一个牧师正在讲道，听了人痛哭流涕。那个牧师像老虎一般踱着步，提高嗓门教训着那些趴在地上哇哇大哭的听众。他揣测着他们的心理，估量他们的情绪，捉弄着他们；等他们全都倒在地下打滚的时候，他就俯下身去，用他的双臂把他们一个个使劲地抱起来，大声喊道：基督呀，收下他们吧！于是便把每个人都投到水里。当他们因水漫腰身而目光惊恐时，他便跑在岸上，给他们祷告；他祷告着，让那些男男女女可以趴在地下号哭。那些湿衣加身，身上水滴不停的人们齐刷刷地向牧师望去，叽叽咕咕的声音从他们拖泥带水的鞋子发出来。大家一齐走回停宿场，回到各自的帐篷里；他们惊奇地小声谈起话来。

他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再也不是有罪之身，我们已经完全洗干净了。

受惊的湿淋淋的孩子们也在一起低声谈着：

我们得救了。我们再也不会犯罪了。

但愿我知道那许多罪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偏要犯一犯。

在各处的路上流民们想着一些穷主意寻欢作乐。

第二十三章

这个星期六的夜晚非常的不宁静。

在约德家的帐篷里，露西和文飞尔德把他们那少量的晚餐咽下了肚子，马上就悄悄地绕到清洁所后面，从那里奔到音乐台，站在乐队周围拥挤着的孩子们中间。

奥尔吃完了晚餐，费了半个钟头用汤姆的剃刀刮了刮脸。奥尔有一套合身的毛料衣服和一件条纹布的衬衫。奥尔洗脸洗澡梳理头发，一个人在盥洗室里对着镜子欣赏自己迷人的微笑，又扭转身体，欣赏自己微笑时的侧面身姿。

他套上了他的紫色袖箍，穿上了他那件贴身上装。他又用一块手纸擦亮了他的黄皮鞋。这时候有个来迟了的人进来洗澡，于是奥尔便急忙出门，逍遥自在地朝音乐台走去，一双眼睛在悄悄地搜索着姑娘的踪影。

爸放下他的盘子，站起身来。“走吧，约翰，”他说了这一句，又向妈解释道：“我们再来商量一下找工作的问题。”于是爸和约翰伯伯就向主任的屋子走去了。

汤姆把一块买来的面包蘸着盘子里的肉汁吃了。妈妈把汤姆递给她的盘子，放进热水桶洗了一下，再交给罗撒香去揩干。“你打算去跳舞吗？”妈问道。

“当然去，”汤姆说。“我需要在一个委员会里招待几位客人。”

“已经参加委员会了吗？”妈说。“是因为你有了工作才进委员会的？”

这时，维莱·伊顿慢慢地走过来，笑嘻嘻地说：“你是汤姆·约德吗？”

“是的。”

“哦，你好，刚才有人对我提起你，现在我们有事找你，哦，对了，还没告诉你呢？我是娱乐委员会的主席。”

“好，我跟你一起去玩吧，”汤姆说。“这是我妈。”

“你好，”维莱说。

“见到你真高兴。”

维莱说：“麻烦你先当门卫，然后过来跳舞，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注意那些进来的人，把可疑的查出来。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你在一起。你要在跳舞的时候，一面盯着他们。”

“好！包管你满意，”汤姆说。

妈担心地说：“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放心吧，大婶，”维莱自信地说：“怎么可能会有乱子呢？”

“决不会，”汤姆说。“好，我就来。舞场上见吧，妈。”两个年轻人急忙向大门口走去了。

爸和约翰伯伯跟一群男人蹲在管理处的门廊旁边。“今

天和工作擦肩而过，”爸说。“只不过迟了几分钟。他们已经雇好了两个人。噢，这可真是件新鲜事。那儿有个工头，他说：‘他们刚才雇到两个两毛五的工了。当然，两毛的工我们是可以多用的。我们可以雇一大批两毛的工。麻烦你们将这个消息带回你们居住的那场子去。’”

蹲在那里的男人们紧张地动了一动。一个宽肩阔背的人，面孔在黑帽子的阴影里藏得严严实实，他用手掌拍拍膝盖。“这我知道，真可恶！”他嚷道。“他们可以雇到人。他们可以雇到饿肚子的人。两毛钱一点钟，尽管不可能养家糊口，但是你不得不接受。他们简直是用拍卖的手段招募工人。天哪，再过些时候，大概要我们付他们钱才能有工作可干了。”

“我们本来也想干，”爸说。“我们没工作。我们很想干，可那两个家伙的神气吓得我不敢答应他们。”

戴黑帽子的说：“想起来真叫人生气！我给一个家伙做过工，他出不起钱收割庄稼。收割的工钱虽然比庄稼的卖价还高许多，把他急死了，急也没办法。”

爸着急地说：“唉，我到底怎么办呢？我们的钱花光了。光凭我儿子干的那个短工，根本养不活我们。我要去干那两毛钱的活。我只好去了。”

戴黑帽子的抬起头来，在灯光下露出了他那留着短胡髭的下巴，还有他那长着络腮胡子、暴着青筋的脖子。“好吧！”他愤恨地说。“你要是干两毛钱的工，我们两毛五的工人就没饭吃。这么一来，我就得挨饿，我只好用一毛五的工价把饭碗抢回来。好吧！你赶快去上工吧。”

"哎，他妈的，我怎么办呢?"爸追问道。"我不能为了让你干两毛半的活，延迟不饿死呀。"

黑帽子低下头，下巴隐没在帽子的阴影里。"我不知道，"他说。"我真是不知道。一天干 12 个钟头的活，肚子还得挨点饿，这已经够受了，但是我们的心事没有一刻能放下。我的孩子吃不饱。我可不能老想个没完，他妈的！这不是要将我们逼疯吗? 一圈子的人都神经紧张地把脚挪动了一下。

站在门口的汤姆仔细观察"光临"舞会的每一个人。聚光灯照射到他们脸上。维莱·伊顿说："你留神看着。我去叫朱尔·维德拉过来。这个能干的小伙子是契洛基血种，你留心混进来的可疑分子。"

"知道了，"汤姆说。

从正门走进了三个年轻的"工装裤"他们紧挨着，走在一起。门口的纠察队员盘问了他们一下，听了他们的回答，便放他们进了大门。

"仔细注意他们，"朱尔说。他走到那个纠察队员跟前去。"夜班请他们 3 个来的?"他问道。

"好像是四所里的杰克逊。"

朱尔加到汤姆旁边。"我想他们是我们要提防的人。"

原来，这三个人并不是杰克逊叫来的。他们就是捣蛋分子，由于事先防范，他们没干成什么，看来这次他们的工钱是泡汤了。主任望着这三个爬过篱笆的黑影自言自语道："自己人为什么要互相残害呢?"

只有天知道，地知道。

于是那群人赶忙回到跳舞场上、《老丹达克》的乐曲从弦乐队那边传送过来，声音尖厉而凄凉。

有些男人蹲在管理处附近的地上谈话，尖声的音乐也传到他们那边来了。

爸说："搞不清这世道是怎么变的。也许我们这辈子看不到。可是变总是要变的。大家现在都处于不安的紧张情绪中，谁也没有办法。"

"黑帽子"抬起头，灯光把他那硬邦邦的胡子照得一清二楚。他从地下拾起几块石头来，用拇指把它们当石弹弹出去。"我也说不清。你说得对，我想应该这么变，我们有枪的人组织个打火鸡的会，每个星期天应该开个大会才好。"

大家都抬起头来看看他，又低下去望着地下，他们都焦躁地挪了挪脚，把全身的重量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

第二十四章

地处南部的加利福尼亚有着美丽的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的果树香花，像一片红白相间的浅水海面。多年的老葡萄藤上新生的卷须像瀑布似的披散下来，裹住了主干。碧绿的山头如女人的乳房一般深圆而柔软。在种菜的平地上有长达一哩的成行的浅绿色莴苣，还有小小的花椰菜，像个纺垂似的，还有绿里带白的神奇的蓟菜。

过些时日果树的叶子展开，花瓣落地，地面上就铺上了淡红或白色的地毯。花蕊越长越大，颜色也渐渐变深了。有樱桃和苹果，有桃子和梨子，还有把花包在果实里的无花果。农产品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地区迅速地成熟起来，果实长得沉甸甸的，果实的重量压得树枝下垂，底下必须支起小小的撑杆才行。

只有依靠那些知识学问技术皆备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大丰收。

果实一刻不停地长大，葡萄藤上的花一长串一长串地开

放了。在这成长的季节，随着天气的加热，叶子便变成了深绿色。绿色小鸟蛋似的梅子，长成长形，压弯了枝条，幸亏有撑杆撑着。又硬又小的梨子成形了，桃子上也开始长出了绒毛。细小的葡萄花瓣落下，那些又小又硬的小珠子变成了绿色的钮扣，那些钮扣又渐渐地大起来。果园的主人们巴望着，盘算着收成。这一年的出产一定是丰富的。他们为根据经验判断出来的丰产高兴着。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把世界都改变了，把又矮又瘦的小麦变得又大又丰产了。小小的酸苹果也长得又大又甜，在果树中间生长着的老葡萄树，原来只能把它那小小的果实给鸟儿啄来吃，现在变成了能嫁接无数新品种的母树，有红的和黑的，绿的和淡红的，紫的和黄的，每一种都有各自的香味。油梅和其他十几种梅子，还有薄壳核桃等新品种相继被实验农场工作的人们培养出来。他们不断地选种、接枝、变种，忙个不停，老催着自己苦干，也催着土地增产。

最初是樱桃熟了。1毛半一磅。惨了，照这价算，连采摘的工钱都不够呀。

紫色的梅子成熟起来，味道变甜了。哎呀！既不能采摘，又不能任它晒干，用硫磺熏制果肉变成了黑色，全部的收成都在地下糟蹋了。

又黄又软的梨子才五块钱一吨。黄色的果子沉甸甸的落到地下，摔出果汁来了。黄蜂钻进柔软的果肉里，到处都散发着发酵和腐烂的气味。

葡萄，要是酿成好酒，没有买得起。把葡萄都割下来吧，不管是好的、烂的、虫吃过的葡萄，都摘下来。连梗子

带脏土和烂葡萄一起挤汁吧。

这么一来，霉菌和蚁酸也一块跑到酒桶里去了。

啊，也好，这里面反正有酒的成分。总可以叫人喝醉的。

债务潮水一般向小农们涌去。

用不了一两年，这小果园就要归并到地产里去，因为债务会把园主逼死的。

这种葡萄园将要归银行经营。惟有开着罐头厂的大业主才能生存下去。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州，而清香的气味反而成了这个地方的苦难。那些能接枝，能改良种子，能让水果丰收的人却没办法让饥饿的人来享用他们种出来的丰收的水果。那些创造世界上的新品种水果的人，创造不出一种制度来，使人们吃到他们的水果。于是衰败的气象笼罩了全州，如大难临头。

为了保持高价，他们毁了许多果树。这实在是世间最不幸、最痛心的事情。一车一车的橙子堆在地下被抛弃了。人们从几哩外赶了来，要拿这些橙子，那这是办不到的事。不能让他们白白捡走，不然剩下的有谁会买呢？于是拿橡皮管的人们把火油浇在那些橙子上，他们对这种罪行感到愤怒，也生那些来拿橙子的人的气。千千万万饥饿的人非常需要这些水果拿走救命，然而它们的主人偏偏要让这些堆积如山的金黄的橙子葬身在汽油的大火之中。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玉米等在船上、地上充作燃料，据说这些食品当

燃料还蛮好，烧的土豆被大量抛到河里，岸上，还特定留有士兵把守，不让饥饿的人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是无法以眼泪象征的悲哀。这是使一切成就跨台的绝大的失败。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一项，只因为食品非得在暴力保护下腐烂不可。

拿网捞土豆的人被看守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抛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别人将惨叫的猪杀死在干水沟里，然后掩埋在生石灰底下，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闪现在饥饿的人们那目睹这场大失败的眼睛里头。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来临。

第二十五章

在青草镇收容所里，一天傍晚，笼罩在长条浮云底下的夕阳将天边烧得彤红一片，约德一家人吃完晚饭都没有散开。妈踌躇了一会，才动手收拾盘子。

“我们总得想想办法才行，”她说。“不可能一直靠煎面团混下去呀！”说着，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里充满了辛酸。一会，她转过头望着爸说：“这一个月来，除了汤姆干了五天活外，你们天天找工作，一点活也没找到。钱是用光了。每天晚上你们只管吃饭，吃完就走开了。老是怕谈起来难受，不肯商量商量。唉，你们非谈谈不可了。我求求你们了。喂！你们这几个男人！罗撒香快生孩子了，瞧她那脸色多难看。你们要是再不给我想出个好办法来，我不允许你们站起来，有办法了才能站起来。油只够再吃一天了，面粉可以吃两天，土豆够吃10天。你们坐在这儿，赶快动动脑筋吧！”

众人都无言地低头看地。爸用折刀刮去厚指甲里的污

垢。约翰伯伯揪着他坐的那只木箱上的一块碎片。汤姆捏着他的下嘴唇，从牙齿上翻下来。

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这些叹气瞪眼的男人此时都成了木头人，成了懦夫。

妈拿着一只盘子，举在水桶上面。“怎么样?”她追问道。汤姆说：“我们继续走吧，呆不下去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爸说。

妈向他瞟了一眼。“什么时候走?”

“迟走不如早走，就是在明天早上吧!”

“明天早上非走不可。我对你们说过，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明天一早我们动身，”妈妈说着。

爸把鼻子吸了两下。“年头好像是变了，”他讽刺地说。“现在好像是要靠女人代替男人，来出主意的时候。我看这样下去，非把棍子拿出来不行了。”

洗干净的湿淋淋的洋铁盘被妈妈放在了一只木箱子上。她一面做事，一面低头微笑着。

妈在这个家里是权威，她的喜怒哀乐直接影响着约德家的生活。

“我有些累了，妈。”汤姆叹了一口气说。

妈妈从来没有责怪过汤姆，因为妈妈最喜欢他，她对汤姆说：“你是有脑筋的，汤美。我可得依靠你呢。别人都像是在做客。我相信你，喜欢你那从不泄气的样子，我的汤姆。”妈说着，深情地望着儿子。

晚上的黑影笼罩下来，管理处外面，爸爸、约翰正跟别

的家长们在谈着这个夜晚和将来。小个子主任穿着一身磨损了的干净白衣服，把两肘支在门廊的栏杆上。看他的脸色，已经很累了。

邻居郝斯顿仰起头来看看他。“你最好是去睡一觉，先生。”

爸告诉郝斯顿，他准备往北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一家人都叫醒。

妈说：“喂！起来。我们要动身了。天快亮了。”她拿起手提灯吱吱叫的罩子，把灯芯点着：“喂！大家都起来。”

帐篷里的人慢慢地动起来，一个个脑袋从毯子和被窝里探出来，一双双迷迷糊糊的睡眼望着灯光。过了几分钟，才把全家都叫醒来。她一面警告孩子们，一面吩咐男人们各干各的。

“好了，妈，”汤姆说。“卡车装好了。”

妈把一盘冷面包端在手里。“来，每人一个面包，这是我们所有的食物。”

露西和温菲尔德各自拿了面包，爬上了行李。他们把毯子盖在身上，又睡起觉来，手里还拿着那又冷又硬的面包。坐在司机座位上的汤姆踩了踩发动机。机器噗噗地响了一阵，又停住了。

“怎么搞的，奥尔！”汤姆嚷道。“你让电池没电了。”

奥尔气冲冲地说：“混蛋，怎么能怪我，没有汽油，我有什么办法让马达充电呢？”

奥尔用力把摇把摇了几转。汤姆小心地开开电门，机器又哗啦哗啦，轰隆轰隆地转动起来。他抬起油没门，使响声

小下来。

汤姆开车经过大门口的时候，手持手电的看守人从管理处走出来查看。

“嘿，祝你们走运，”看守人说。

“也祝你走运。再见。”

卡车慢慢地绕过了那个大土墩，便到大路上了。汤姆照他先前开过的原路开过去，经过青草镇，再往西到了99号公路，沿着那条铺好的公路往北走，向培克斯菲尔德开去。天亮的时候，他们的车到了市镇郊外。

太阳在他们右边升起来，卡车的阴影在他们旁边飞跑，掠过路边那些篱笆桩子。一会儿，他们的车到了重建的胡佛村。

“瞧！”汤姆说。“看来有批新人住进了那个老地方。”

奥尔慢慢地消除了他那股别扭劲儿。“有人告诉我，说他们那些人有的挨过一二十次火烧。他说他们的生活简直像土拨鼠，火烧来了，就躲到柳树林子里去，等没事了，就出来重新出来搭个草棚居住。那个人说，他们弄惯了，根本就不再生气了。他们只是把这种事当做刮风下雨一样。”

“那天晚上的事，依我看，也的确像是刮风下雨，”汤姆说。他们在那条宽阔的公路上一直向前行驶。太阳的温暖使他们微微发颤。“早晨一天比一天冷，”汤姆说。“真希望冬天别那么快来到，要是那样或许还能挣些钱，冬天还住帐篷，太难受了。”

妈叹了口气，把头挺起来。

卡车头传来了一阵粗厉的嗞嗞声。汤姆抓紧了方向盘，

把刹车杆往下一扳。卡车砰的一声停住了。汤姆叹了一口气，“得了，这可怎么好！”他把身子往车座上一靠。奥尔下车察看右边的车胎。

“一大颗钉子扎坏了轮胎。”他喊道。

奥尔和汤姆两兄弟马上投入修补车胎的工作。

全家人接二连三地从车上爬下来，坐等汤姆他们修车胎。谁也不愿意多说话。

早晨车子稀稀落落，在公路上开过去，太阳渐渐热起来，也越来越亮了。叹息似的西南风阵阵吹来，大山谷两边的高山在烟雾中隐约地耸立着。

汤姆正在给车胎打气的时候，北面开来一辆小汽车，在公路的另一边停住了。车上走下一个身着便服面呈棕色的男子，走过公路到卡车这边来了。来者剃了个光头，微微地笑着，牙齿让棕色的皮肤衬托得特别洁白。他在左手第三个指头上戴着一个很大的金质结婚戒指。一条细致的链子挂在他的背心上，那上面吊着一个金质小球。

“你好，”他愉快地说。

汤姆放下手中的工作，“你好，”抬头望了望他。

那个人用手指掠一掠他那又粗又短的灰白头发。“你们这些人要找工作吗？”

“当然，可是找遍了每个犄角旮旯也没个影儿。”

“你们会摘桃子吗？”

“这种活我们还没干过，”爸说。

“我们一定能胜任的，”汤姆连忙说。“我们什么都能摘，只要你有。”

那个人摸弄着他那金质的小球。“喂，往北去 40 哩光景，有很多活计，够你们干的。”

“我们很高兴去做，”汤姆说。“烦您指路，我们马上就去。”

“喂，你们往北走，先到毕克斯莱，那有三十五六哩的路程，到了那儿，就往东拐。再走 6 哩光景。随便找个人问问，胡伯农场在什么地方。那边的工作多得很呢?”

“我们一定去。”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待业的人?”

“当然有，”汤姆说。“前面那个青草镇的收容所里就有一大批人在找工作。”

“那我得上那去看看，我们要的人挺多的。记住吧，先到毕克斯莱，再往东拐，一直朝东就到胡伯农场了。”

“知道了，”汤姆说。“谢谢你，先生。我们找工作找得很急呢。”

“那你们赶快去吧。”他回到公路对面，爬上那辆小汽车，便开着往南走了。

汤姆使尽全身的劲打着气。“每人打 20 下吧，”他嚷道。“一——二——三——四——”打到 20 下，奥尔，爸爸，约翰一个接一个地给车胎打气。车胎渐渐鼓起来，胀得很大，也很平滑。大家用气筒轮流打了 3 次。“放下来看看，不知它还行不行，”汤姆说。

打完气，他们一路开去，穿过晨光照耀着的田野。雾渐渐散去了，那些山头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棕黄色中有一些深紫色的凹痕。一阵了的野鸽子被卡车从篱笆上惊得飞起

来。不知不觉中，奥尔又将行车速度加快了。

“开慢点，”汤姆提醒他道。“省省吧，开得这么快，当心放炮啊，我们还得靠它赶去工作呢。也许今天就可以上工呢。”

妈兴奋地说：“有 4 个人干活，我也许马上就可以赊点儿帐。我最先买的是你们大家都想要的咖啡，还有面粉、发酵粉、肉等，最好是肋条肉。留着往后再吃好了。也许到星期六吃倒不错。还有肥皂，不买不行了。不知道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呢。”她连声唠叨下去。“还有牛奶。我得买点牛奶，护士说罗撒香要吃牛奶才行。”

一条蛇一扭一扭地溜过了暖烘烘的公路。奥尔斜过去碾死了蛇，又回到原来的线路。

“是草蛇，”汤姆说。“你不该压死它。”

“我恨它们，”奥尔笑嘻嘻地说。“没有我不恨的蛇，一见到他们我就恶心。”

卡车一路风尘，然而又是一路兴奋地朝北疾驶，汤姆一家个个心里感到十分痛快。

奥尔说：“我的计划是先积点钱，然后上市镇的汽车行去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住上一间屋子，在馆子里吃饭，每天晚上去看看电影，花钱不多，看那些西部牧童片。”他两手抓紧了方向盘。

水箱噗噗地响着，咝咝地冒出蒸汽。“你灌满了水吗?”汤姆问道。

“灌满了。好像后面有风刮过来，于是水箱烧开了。”

“天气可真好，”汤姆说。“我在麦卡勒斯特做工的时候，

常常想着自己要做的种种事情。我只想一直往地狱里去，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这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仿佛我是在好几年以前坐的牢。那儿有个看守管得很严。我很想跟他干起来。就是打那时起，一见警察我就来气。仿佛每个警察的嘴脸都跟他的一样。他时常涨红了脸，看去好像一只猪。人家说，他有个兄弟在本部。他时常把具结假释的犯人弄到他兄弟那儿去，一到那儿，他们就只好给他白做工。如果有人胆敢不服，就抓回去坐牢，有保结卡着，他爱怎么就怎么干。这是人家说的。"

"别想这些好吗，"妈向他央求道。"我打算存下许多吃的东西，存下许多面粉和猪油。"

"想想也好，"汤姆说。"早就想把它忘了，偏偏怎么也忘不了它。那儿有个怪人。我从来没对你们说到过他。他那种神气像个悠闲自在的懒汉。那家伙心眼儿倒是不坏。就是一直放不下逃跑的念头，被大伙儿称为懒汉。"汤姆兀自笑起来。

"别想这些事了，"妈央求道。

"说下去吧，"奥尔说。"把那家伙的事再说些出来。"

"讲讲不碍事，妈，"汤姆说。"那家伙老是打算逃跑。他每次想好了办法，都忍不住要告诉别人，于是包括看守长在内的人都知道了。他没有一次出逃成功，都被抓回来。唔，有一次他想了个办法，打算从什么地方爬出去。当然。他也把这个计划透露出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都一声不响。这下他就藏起来，大家还是一声不响。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根绳子，翻过墙头爬出去。他顺着绳子溜下，不

料下面是六个看守提前张好等他的一只大口袋，他不偏不斜地落入大口袋中。他们扎住袋口，又把他带回牢里来。大家都笑得要死，可是这么一来，这个懒汉却泄了气。他只是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疯疯癫癫地走来走去，终归病倒了。他感觉面子已经丢尽了。他拿别针戳破了自己的手腕子，流血死了，因为他伤了面子。说实在的他那人可真没什么坏心眼。监狱里各色各样的古怪人都有。"

"别谈这些了，"妈说。"我认识弗洛依德那个漂亮小伙子的妈。那小伙子也不坏。只是人家逼得他无路可走。"

太阳渐渐上升，快到中午了，卡车的阴影越缩越短，终于缩到车轮底下去了。

"这一定是通往毕克斯莱的路，"奥尔说。"刚才那路牌上写着的。"他们进了那个小镇，便向东转弯，开到一条比较狭窄的路上。这条路两边都是果园，像一条过道一般。

"但愿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个地方，"汤姆说。

妈说："那家伙说是胡伯农场，他说谁都可以告诉我们。但愿附近有个铺子就好了。我们四个人可以干活，该可以从铺子里赊点帐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也许可以做一大锅炖菜呢。"

"还有咖啡，"汤姆说。"说不定还可以给我买一包'德伦'香烟。我已经多少天没抽自己的烟了！"

前面路上老远的地方，挤着许多汽车，还有一长排白色的摩托车停在路边。"一定是车子出了毛病，"汤姆说。

他们开近去的时候，一个州警穿着皮靴，束着黄皮带，从最后那辆停着的汽车旁边绕过来。他举手示意奥尔停车，

奥尔顺从了。那警察亲切地斜靠在车边。“你们上哪儿去?”

奥尔说:“我们听说这条路上有个地方招摘桃子的工人,就是去那地方。”

“你们要做工,是不是?”

“对啦,”汤姆说。

“好吧。在这儿等一会儿。”他走到路边,向前面招呼。“现在有六车人了,我们放他们一块过去吧。”

汤姆喊道:“喂!怎么回事?”

那个巡警懒洋洋地走回来,“前面有点小麻烦,不用担心,跟在他们后面,你们可以走过去。”

两个警察领着一群旧汽车,摩托车,离开那条路,拐上了一条铺着石子的宽阔通道。汤姆看见一排人站在路旁的干水沟里,只见他们挥动双拳,张嘴大喊,脸露愤愤不平之色。一个壮健的女人向那些汽车跑过来,可是有一部轰隆轰隆的摩托车挡住了她的路。一道高高的铁丝大门敞开了。大门放六辆旧汽车进门后又关上,四辆摩托车掉头驶向来时的路。摩托车走了之后,那条干水沟里的人们吼声就可以听得见了。两名带着散弹枪的男子站在石子铺地的通道旁边。

有一个喊道:“往前去,往前去。他妈的,你们还等什么?”6辆汽车向前驶去,转了个弯,就看到摘桃工人们的停宿场了。

那里有许多小小的平顶方形棚屋,每个都有一道门,一扇窗。这一簇棚屋就在一个方场上。场子边上高高耸立着个蓄水槽。对面有一家小杂货铺。带散弹枪,衬衫上配银质大星章的男人们守着这些方形棚屋,两人看守一屋。

6辆汽车停住了。两个管账的从一辆车走到另一辆车逐一查问着。“要做工吗?”

汤姆回答道:“当然要做,可是你这是干什么?”

“与你无关。要做工吗?”

“当然要做。”

“姓什么?”

“约德。”

“几个男人?”

“4个。”

“女人呢?”

“两个。”

“孩子呢?”

“两个。”

“你们都能做工吗?”

“哦——我想都可以。”

“好了。上六十三号房子去,只要不弄坏果子,可以得到五分一箱的工钱。好吧,快去。马上开始干活。”

汤姆边开车边数着屋门上的门牌号码。“60号,”汤姆说。“这是60号。准是往这边去。对,61,62。就在这儿哪。”

卡车被奥尔停靠在那小棚舍的门边。一家人从卡车上下来,惊慌地四下里张望着。两个警察走拢来。他们仔细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

妈妈一脚踏人地板上,溅满了油脂的棚屋。在一个小间里,摆着一只锈了的洋铁炉,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只洋

铁炉架在4块砖上，锈了的烟筒耸出屋顶。汗臭和油脂味塞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罗撒香站在妈身边。“我们要住在这儿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当然喽，”她终于说。“这地方还算过得去，我们可以把它收拾得干净些，来，先擦洗地板。”

汤姆和爸正在把床垫搬进棚屋去的时候，一个穿着咔叽裤子，蓝衬衫，系黑领带的办事员走过来。他戴的是银框眼镜；从厚厚的镜片里看去，他的眼睛发红，没有精神，眼珠瞪得像小牛的眼睛一样。他向前探过身来，看看汤姆。

“你们来登记一下。”他说。“你们有多少人打算做工?”

汤姆说：“4个男的，这儿的工作吃力吗?”

“摘桃子，”办事员说。“能让孩子们帮忙吗?”

“当然可以让他们干，只要他们当心。”

“跟我来吧。”办事员说。

办事员领着汤姆，奥尔，爸爸和约翰沿着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来到了桃树林。窄条的叶子渐渐变成淡黄色了。枝条上的桃子一个个像金黄里透红的小圆球。果树中间有一堆堆的空木箱。桃子被摘下后先放进木桶，然后将箱送到点验站；站上有一堆堆装满的木箱等着装上卡车，办事员们便在那里等着查对摘桃工人的名字。

“这儿又来了4个，”引路的人向一个办事员说。

“好的。从前摘过吗?”

“没摘过，”汤姆说。

“哦，那可得当心。不许有弄破的，风吹掉的桃子也不要。凡有破损，我们是不会验收的。那边有几只桶子。”

汤姆提起一只3加仑的桶来，看了一下。“怎么桶底到处是洞呀？”

“对啦！”那个近视眼的办事员说。“为了防盗，好吧——到那一段去摘。上工吧。”

四个男子汉领了桶就进入桃树林，“他们的工作可真够紧张的，”汤姆感叹道。

“我的天哪，”奥尔说。“我宁可在汽车行里做事。”

他们伸手摘下了果子，丢在桶里。汤姆急急忙忙地干着。一桶、两桶、三桶、木箱满了。“我挣到5分钱了，”他大声说。汤姆急忙把木箱送上点验站。“这是5分钱的活，”他向那个点验员说。

那人向木箱里看了看，翻了翻一两只桃子。“放在那边去。这是废品。”他说。“我都叫你别弄破了，你还从桶里直接倒进木箱，你看看，每只桃子都碰伤了。这一箱不能验收。你得轻轻地放进去，否则你就白干了。”

“哎——真倒霉……”

“我不是警告过你们吗？要慢慢干才行嘛！”

汤姆晦气地把两眼耷拉下来。“知道了，”他说。

他们重新开始了，这一次，他们把桃子轻轻放下。木桶满得比以前慢了。“我看我们可以想出个办法来，”汤姆说。“把露西那几个孩子叫来，让他们往木箱里放桃子我们大家配合，会快好多。”他把刚装满的一箱搬到了站上。“这箱该值得5分钱了吧？”

点验员把桃子查看了一番，往下面掏了几层。“这好些了，”他说。他把那一箱收下。“别太急。”

汤姆赶快跑回去。“我挣到5分钱了，”他嚷道。”我终于挣了五分钱，这么干二十次，哇 一块钱，就可以挣一块钱，太开心了。”

男人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个下午不久孩子们也来了。“你们也得来干活，”爸对他们说。“你们把桃子小心地放进木箱。瞧，这样做，一个个地放进去。”

两个孩子蹲下身子，把桃子从木桶里一个个拿出来放进木箱里，另外还摆着一排桶子，等着他们收拾。汤姆把那些盛满了的木箱搬到站上去。“7箱了，”他说。“已经八箱，我们挣到四毛钱，够买上一块好肉吃了。”

下午过去了。

约翰伯伯一直不紧不慢地摘着，汤姆的速度比他快一倍。

后半下午，妈慢腾腾地出来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摘好了20箱。

汤姆把那第20箱放下。“一块钱了，”他说。“我们干到什么时候呢?”

“干到天黑得我们看不见干活为止。”

“好吧，现在我们可以赊账了吗？妈妈，我们该弄点好吃的了。”

“可以。现在我给你一张赊一块钱账的条子。”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字，交给了汤姆。

妈放下桶子，把肩膀挺一挺。“第一次摘桃子，挺累的吧?”

“没关系，我们能适应的，先去买点吃的东西。”

“肉、面包、大罐的咖啡、糖都要，对了，肉要老大的一块。”

露西哭着说：“妈，我们累了。”

“那么，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这么一点苦都吃不了，真是……”爸嗔怪道。

“我们天天都得干活吧？”温菲尔德问道。

妈停步等了一下，她牵着他的手一路走去。“这种活不吃力，”她说。“这种大家可以相互帮着干的活很好，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干活，很快就有好屋子住了，努力吧。”

“可是我实在太累了呀。”

“我心里清楚，谁不累呢，我还想着怎么送你们上学呢！”

“我可不要上学。露西也不干。他们那些上学的孩子，我们看见过，妈！他们管我们叫俄克佬，不是好东西。我们见过他们，我可不上学。”

妈怜悯地低下头去看看他那乱篷篷的头发。“先不说这事，省点麻烦。”

公司开的铺子是波状铁皮盖的一个大棚子。没有摆货样的橱窗。妈推开铁纱门，走了进去。一眼看见一个秃顶青皮，矮小可怜的这伙。焦黄的粗大眉毛像一座高高的拱门似的，长在他的眼睛上边，使他的脸显出受惊和慌张的样子。他弯得像鸟嘴一样的鼻子又长又细，鼻孔里充塞着焦黄的细毛。他那蓝衬衫的袖子上套着黑布的袖罩。当妈妈进屋时，他正两肘支在台面上无所事事。

“你好，”她说。

他很感兴趣地把她打量了一番。他那双眼睛上的拱门变得更高了。“你好。”

“我有一张赊一块钱账的条子。”

“我乐意赊给你。”他说着，便尖声吃吃地笑了。“是呀，您哪，赊一块钱的帐——一块的钱账。”“要买什么？随便挑。”他手向上一指货架，边说边小心地往上拉了拉视罩。

“我打算买一块肉。”

“各种的肉都有，”他说。“碎牛肉，你喜欢买点碎牛肉吗？两毛钱一磅，碎牛肉。”

“好像贵了点有一毛五一磅的，那种吗？上次我买过的。”

“哦，”他吃吃地低声笑一笑，“是呀，这倒是贵一点，同时也可以说不贵。上镇上去买要耗去一加仑汽油呢。所以你要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并不算真贵因为你省掉了一加仑汽油。”

妈厉声说：“你把这些东西贩到这里来。根本用不了一加仑汽油呀。”

“好极了，太太，”边说边用蜡纸包好舀出来的浅色的碎牛肉。

“另外还要什么？”矮子掌柜凑近妈问道。

“哦，要点面包、土豆、算了算了，我没钱了。”

“知道吗？胡伯农牧有限公司限定了物价，你说贵，我真嫌便宜，不然我可以赚得更多。”

“我们7个人干活，就挣了这一顿晚饭。”妈仔细地朝手上的货物看了一眼，吩咐矮子掌柜包好：“哦，还不够我们

吃呢。"

"这年代，找到工作就很不错了，太太。"矮子掌柜把眼睛向妈身上一溜，又收回去望着自己的工作。

"你怎么干上了这么个差事？"她问道。

"一个人总得吃饭呀，"他开口说；"是人就得享有吃饭的权利嘛。"说这话时他的口吻中有了些许敌意。

"什么样的人呢？"妈问道。

他把4个纸包放在柜台上，"肉，"他说。"土豆，面包，咖啡。正好一块钱。"她把那张条子交给他，看着他把姓名和数量登了账。"刚刚好，谁也甭找零钱的麻烦了。"他说。

妈拿起那睦纸包。"喂，"她说。"我们喝咖啡还没有糖。我儿子想用糖加咖啡。瞧！"她说。"他们在那边做工。改天我送条子来。你先给我赊点糖。"

那个小矮子把视线移开——尽量使他那双眼睛离妈远一些。"这我可办不到，"他低声说。"要坏了这个规矩，我会下岗的。"

"可是他们现在还在那园子里做工呀。他们还可以挣点钱，你给我一毛钱的糖总可以吧！我的汤姆，他喝咖啡要搁糖。他给我说过。"

"这我办不到，太太。这是规矩，没有条子不赊货。经理一再强调的，我不得不听他的，否则，他们会抓住我。他们常常抓住人呢。我办不到。"

"为一毛钱吗？"

"什么事都得这样，太太。"他的眼中闪现出可怜的求饶的神情。过了一会，他脸上那副恐惧的神情消失了。他从自

己的衣袋里拿出一毛钱来，丢在现金出纳机里。“好了，”他宽慰地说。他抽了一只柜台底下的小纸袋吹开，装了些糖进去，称一称分量，再加了一些糖。“就这么办，”他说。“总算把问题解决了。下次你拿条子来，再还我一毛钱。”

妈妈看了看他，盲目地把袋放在自己买的一大堆东西上。“谢谢你，”她轻轻地说。她迈步向门口走去，等她到了门口，她又转回身来。“我懂得了一个很好的道理，”她说。“天天都在体会这个道理，时时刻刻都在体会。假如你遇上困难，委屈或者急需，那么就去找穷朋友帮忙吧，穷帮穷，穷人的心最热乎。”铁纱门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那个小矮子把两肘靠在柜台上，用他那双吃惊的眼睛望着她的背影。一只懒洋洋的胖猫窜上柜台，伏在他身边。它侧着身子在他的胳膊上磨蹭着，然后他伸出手去，把它拉过来靠着他的脸庞。猫把呼噜打得山响，尾巴尖一动一动地来回摆着。

暮色深沉的时候，汤姆、奥尔、爸和约翰伯伯才走出果园，回到屋里。他们的脚步有些沉重的感觉。

“不干不知道，摘桃子也能累死人，现在我可是腰也酸背也痛，就差腿没抽筋了。”爸说。

“摘上两天就惯了，”汤姆说。

约德一家住的屋子里，柴火毕剥地响着。碎牛肉馅的面饼在油里煎得嗞嗞地响，溅出油来，土豆也煮开了，噗噗地响。油烟迅速充满了屋子里的每一点空间，墙上留下一片黑沉沉的影子，那是黄色的手提灯火投射出来的。妈在火边急忙地做菜。罗撒香在木箱上坐着，把大肚子靠在膝上。

"现在觉得好些吗?"妈问道。

"我饿得很，一闻到做菜的那股味就会恶心。"

"到门口去坐着吧，"妈说。"劈开这只木箱来烧是我惟一的办法。"

4个男人列队而入。"吃肉呀，好家伙!"汤姆说。"还有咖啡。我闻出来了。老天爷，我饿坏了，那么多桃子一点也经不住消化。"

"快走开，罗撒香，"妈吩咐道。"你要么就坐在门口，要么就坐在床上。我要劈掉木箱来烧火。"

女儿用两手支撑着站起来。她向一条床垫笨重地走过去，在那上面坐下。

"让我吃吧，"汤姆喊道。

大家端起自己的盘子，狼吞虎咽一言不发地吃着，连盘子里的油脂也被他们贪婪地用面包揩得干干净净。两个孩子退到屋角去，把盘子放在地板上，像小畜生一样跪着吃食。

汤姆咽下了他那最后一口面包。"还有没有，妈?"

"没有了，"妈说。"全在这儿了。你们挣的一块钱全被吃光了。"

"就这么一点?"

"他们这儿的卖价加了钱。要是有办法，就得到镇上去买。"

"我没吃饱，"汤姆说。

"哦，明天上下午都干活，晚上一定有钱饱餐一顿。"

奥尔用袖子揩揩嘴。"我想到各处去看看，"他说。

"等一会，我跟你一道去。"汤姆跟着他出去了。在黑暗

中，汤姆走到他弟弟身边。“你一定不肯跟我去吧？”

“不，我想随处转转。”

“也好，”汤姆说。他转身顺着小道慢慢地往前走。地面笼罩在那些棚屋里冒出来的低低的烟雾中，每家门窗经灯光的投射都在小道上留下了图影。人们坐在门口，向黑暗中望着。汤姆看见他们的头在转动，眼光跟着他顺着小道往前移。到了小道尽头，那条黄土路继续向前伸展，穿过收割了庄稼的田野，一簇簇干草堆在星光下显得黑沉沉的。淡淡的一弯蛾眉月低垂在西面的天空，长长的银河明朗地悬在头上。汤姆走在遍布灰尘的路上，他的脚步声轻轻地响着，这条路在那些黄色的庄稼残梗衬托之下，好像一条黑补钉一般。他把两手插在衣袋里，走向大门，他的脚步有些沉重。

门口值勤哨兵一直站着，高高的铁丝网大门紧紧地闭着，汤姆只好往回走，他坐在路边静听着。他听见夜莺发出响亮而柔和的笑声，听见一只爬行动物在偷偷地窜动。汤姆发现有一些黑沉沉的影子伏在两边的地平线上，其身后没有任何衬托物。接着他便站起来，慢慢从右边走出那条路，走到遍地残梗的田里，他把身子弓得跟干草堆差不多低，一会儿慢慢走几步，一会儿又停下来听听动静。后来他终于到了一道绷着 5 条带刺铁丝的篱笆跟前。他在那篱笆旁边仰卧下来，把头钻到最低的一条铁丝底下，双手托住那根带刺铁丝，两脚在地下使劲，把身子从底下溜了过去。

忽然，汤姆发现公路上走来了一群人，于是马上克制想站起来的念头，远远地跟着他们走。他在路旁留心寻帐篷。几辆汽车开过去了。一条小溪从田野上流过，一座混凝土小

桥连接着小溪两边的公路。汤姆向桥的一边望了望。他看见深谷底下有个帐篷，里面点着一盏提灯。他望了一会儿，帆布篷上映出几个人影。汤姆爬过一道篱笆，又慢慢爬过灌木林和矮柳树最后到达深谷底。在那底下，他看见一条小溪旁边有一条小路。帐篷前的一只木箱上坐了一个男人。

“你好，”汤姆说。

“你是谁？”

“我，是路人，”

“这儿有你的熟人吗？”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路过的。”

帐篷里探出一个脑袋来。一个声音说道：“什么事？”

“凯绥，”汤姆喊道。“凯绥，！天哪，居然会在这碰上你，你现在干什么呢？”

“怎么，我的天哪，原来是汤姆·约德呀！进来，汤姆。进来。”

“你认识他吗？”前面那个人问道。

“当然认识，是他们家带我来西部的，我们认识多年了，快进来坐，老朋友。”他抓住了汤姆的胳膊肘，把他拉进了帐篷。

地上还坐着三个男人，帐篷当中点着一盏提灯。凯绥的介绍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于是，他们友好地伸出手来。“见到你真高兴。”

“意外地重逢牧师让汤姆非常兴奋。他迫不及待地要牧师说说经历。”

牧师向前探过身来，黄色的灯光落到他那高高的苍白的

额头上。“其实监狱里也蛮有趣的，”他说。我这个人本来是像耶稣一样，到荒野去寻求真理的。有时我好像有了些关于真理的体会，实际上我真正懂得真理是在我进入监狱之后。”他那双眼睛又锐利、又快活。“古老的大牢房里，经常都住满了犯人。新犯人进来，老犯人出去。我当然跟他们每个人都谈过话。”

“你当然要跟人家谈话喽，”汤姆说。“像你这种上了断头台还要跟刽子手聊天的人，我一辈子也只见到一个。”

帐篷里那些人都格格地笑了。

凯绥噜着嘴笑了笑。“喂，诸位，”他继续说下去，“我开始明白了一些道理。牢里那些人有的是酒鬼，但绝大多数的犯人是迫于无奈才偷些急需的东西而导致被抓坐牢的。你明白吗？”他问道。

“不明白，”汤姆说。

“哎，你要知道，这些好人是因为太穷，因为太需要一些东西而无法得到满足才变坏的。我渐渐就明白了。一切乱子都是穷惹出来的。我现在还没把这个产量分析清楚。这也是一种‘穷则思变’吧？”

“还是不明白，”汤姆说。

凯绥用双手捧着下巴。“跟你说是不行的，”他说。“也许你得自己去体会才行。”

那个面容憔悴的人说：“我们在这儿闹罢工。”

“哎，5分钱一箱倒是不多，可是总还可以吃饭呢。”

“5分？”那个面容憔悴的人说道。“5分！他们真的给你们五分一箱的工钱吗？”

“是呀。我们挣到了1块半。”

帐篷里突然鸦雀无声了。凯绥向帐篷外面的一片茫茫夜色呆呆地望着。“你听我说，汤姆，”他终于说。“我们有许多人来这儿找工作，因为人太多他们就不肯给五分，只给两分半，这连口饭都混不上，更别谈养活妻儿老小了，于是我们坚决不干，结果被他们赶走了。所有的警察都过来对付我们。现在他们又给5分了。等他们破坏了这场罢工之后——你想他们还肯给5分吗？”

“我不知道，”汤姆说。“现在是给5分。”

“你可得注意，”凯绥说。“我们团结在一块居住，却老被他们像猪样拆散。把大家打得落花流水。把我们像猪一样赶开。他们把你们也是当猪一样赶进去的。我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一点东西，我们维持不下去了。你今天晚上打算回去吗？”

“要回去，”汤姆说。

“你告诉田面干活的工人，他们现在做着五分一箱的工作，实际上在把我们逼上绝路，同时也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因为只等人家把我们收拾完了，工钱马上就会跌到两分半。”

“我要告诉他们，”汤姆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凯绥兴奋得两眼发亮。他向其他的人转过脸去。“你们明白了吗？”他大声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警察惹起的乱子多，平息的纠纷少。汤姆，你想办法让里面的人也罢工，只要两天，在这桃子成熟的季节，只要两天，园主会妥协的，会让我们都做五分一箱的工。”

汤姆沉思了。

凯绥和其他的人都用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出神。

一片蛙声从一片沉寂中传来。还有尖利的蟋蟀声。路上低微的脚步声、堤岸上泥土碎裂的响声、小溪旁边的灌木沙沙的响声。

突然黑暗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一声尖厉的叫喊："他们在那儿呢!"两只手电筒光照到那几个人身上，钉住了他们，他们的眼睛被迷得睁不开。"你们站着不许动。"这是黑暗中传来的声音。"看到了吗，那个脸上发亮的家伙，就是这王八蛋。"

凯绥盲目地望着手电的光发呆。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听我说，"他说道。"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是当人家饿死我们孩子的帮凶啊!"

"住嘴，你这赤党王八蛋。"

一个矮胖的人走到亮光里来了。他拿着一根白色的新铁锹把。

凯绥继续说："你们知道自己干的什么事?"

凯绥闪过了矫胖子一铁锹把，额头却被那粗大的木棒打中了，打得骨头喀喇响了一声。凯绥便往旁边一歪，倒出亮光外面去了。

"哎呀，乔治。我看你把他打死了。"

"拿电筒照照他，"乔治说。"活该，这王八蛋!"手电筒的光往下照，搜寻了一会，便找到了凯绥那打破了的头。

汤姆低下头去看了看牧师。借手电光，他看到矮胖子的两条腿和那根白色的新铁锹把。汤姆悄悄地跳过去。他夺到了那根木棒。头一次，他知道没有打中，只打着了一边肩

膀，但他接着狠狠地一棒打中了那家伙的脑袋，等到矮胖子跌倒了，他又在他头上揍了3下。手电筒的光乱晃起来。一阵阵叽哩哇啦的叫喊声，一阵阵嚓嚓嗒嗒的脚步声从树林中传到他的耳中。汤姆站在那儿，俯视着倒在地下的人。接着一根木棒打到了他头上，又一根棒打了过来。他觉得挨了这一棒，就像触了电似的。他只好沿着小溪跑走。他听见后面的啪啦啪啦的脚步声。他忽然把方向一转，钻进矮树林，在野葛丛里藏了起来。他悄悄地躺在那里。这时又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手电筒的光也往这边照了过来。汤姆从野葛丛里爬上了坡顶。他钻进了果园。他仍然听得见叫嚷的声音和小溪下面追赶的脚步声。他弯下身子，往地里过去，地上掀起灰尘和土块；他看见围绕着农场的前面那些长在灌溉渠边上的矮树林。他钻进篱笆，又走过葡萄藤和草莓丛。接着他又悄悄地躺下，大声地喘着气。他摸一摸麻木的脸和鼻子。鼻子打破了，血顺着下巴往下直淌。他伏在地上趴了很久，静静地等着。接着他又慢慢地爬到水渠边上。他用冷水洗了洗脸，把蓝衬衫背后的下摆扯下一块，蘸了点水，按在他那打破了的脸和鼻子上。水沾到皮肤上，有一种刺痛和发烧的感觉。

乌云飘过了天空，天上又暗了下来。黑夜又沉寂下来了。

汤姆走到水里去，觉得脚不着底。他划了两下，游过水渠吃力地爬上了岸。身上被衣服紧紧贴着。他一动就发出滴水的声音；他的鞋也唧咕唧咕地直叫。于是他坐下来，脱了鞋，倒出泥浆。他把裤脚管拧干，又脱下上装，也拧干了

水

搜索水沟的手电筒光还在公路上一晃一晃的。他穿上鞋，小心地穿过只剩一片残梗的田野。汤姆看见了，于是他穿上鞋，小心地穿过只剩一片残梗的田野。他的鞋再也没有那唧咕唧咕的叫声了。他本能地在满地残梗的田野上走着，终于到了那条小道上。他很小心地走近了那些棚舍所在的场地。

一个看守觉得听见了什么响声，便大声喊道："那是谁?"

汤姆马上倒下去，仆在地下，一声不响，手电筒的光在他上面掠了过去。他悄悄爬回家门口，不小心碰到了门斗，发出嘎嘎的响声。妈妈镇定，沉着而又警觉地问：

"什么在响呀?"

"是我。汤姆。"

"喂，你快点睡觉吧。"

"整个小屋一片黑暗，惟有方形的小窗户呈灰色，

汤姆睡不着。他那受伤的脸上的神经恢复了感觉，跳动起来，他的颧骨也痛起来了，他那打破了的鼻子发肿，痛得全身发抖，象是摇摆。他定睛望着那方形小窗户，看着上面的星星。一点点地亮起来了。汤姆用指尖摸摸脸上肿痛之处。

黎明时分，人们渐渐开始各种活动。只一会儿，妈在灰沉沉的微明中忽然坐起来。汤姆看得见她那睡肿了的脸。他向窗户望了好一会。随后她掀开毯子，找到了衣服。她坐着把衣服从头上一直套到腰上。她站起来，把衣服往下拉，盖

住了脚脖子。接着，她小心地打着赤脚，踱到窗口，向外望了望。她一面瞪着眼看那渐渐亮起来的天光，一面动手把头发拆散，再一股股理齐，她的动作很灵巧，她用指头将头发打成髻子。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动不动地站了一会。窗户的光线把她的脸照得很分明。她转身从那些床垫当中小心地走过去，找到了提灯。她揭开罩子，把灯芯点着了。

爸翻过身来，对她眨眨眼睛。她说："爸爸，我们还有钱吗？"

"嗯？有。有一张6毛钱的条子。"

"你快去铺子里买点猪油和面粉。"

爸打了个哈欠。"也许铺子还没开呢。"

"叫他们开好了。总得让你们吃点东西才行。不吃你们怎么出去做工？"

爸勉强套上了工装裤，穿上了那件皮上装。他懒洋洋地伸着懒腰，哈欠连天地走出门去。两个孩子也醒来了，他们从毯子底下像耗子似的张望着。太阳还没起山，灰白的光线照着黯淡的小屋。妈向那些床垫瞟了一眼。约翰伯伯醒了，奥尔还睡得很酣。她那双眼睛向汤姆转过去。她发现汤姆受伤的脸又肿又青，有的地方开始收容，下巴和嘴唇上淤结着黑血。

"汤姆，"她低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嘘！"他说。"保密，昨晚跟人干了一场。"

"汤姆！"

"我实在忍不住。妈。"

她在他身边跪下。"你又闯祸了吗？"

他过了很久才回答。“是的，”他说。“今天我不能出去上班，要藏起来，不然会被认出来的。”

孩子们用两手和两膝爬拢来，瞪着眼睛关切地望着。“他怎么啦，妈？”

“住嘴！”妈说。“去洗脸。”

妈问道：“厉害吗？”

“鼻子破了。”

“我是问这场祸事怎么样？”

门外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是爸爸回来了。“铺子正好开了。”他把一小袋面粉和一小包猪油放在炉子旁边的地板上。“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

汤姆用一只胳膊肘撑着身子呆了一会，接着无力地躺下。

“我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爸急切地问道。

“好，我说吧。昨天晚上，我出去看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外面乱嚷，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结果碰到久别的牧师凯绥。”

“牧师吗？”

“是的，爸，牧师。可是他在领导着人家罢工。有人来抓他。”

爸追问道，“谁来抓他？”

“我不知道，就是那天晚上拿铁锹把把我们赶到路上的那种家伙。”他停了一下。“他们把他打死了。打破了他的脑袋。我正在那儿站着。我气极了。夺过那把铁秋把来。”他

一面说，脑中回想起了那个夜晚的漆黑，那片漆黑中的那些手电乱晃的光。“我——我使棍子打倒了一个家伙。”

妈在喉咙里憋住了气。爸发呆了。“打死他了吗?”他小声问。

“我是想打死他，当时我气坏了，不过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打死他了?”

妈问道：“你让人家看见了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是的，我被他们的手电照到过。”

妈注视着他的眼睛呆看了一会。“爸，”她说，“劈开几只木箱吧。我们该做早饭了。你们得去做工，露西，温菲尔德。有人问起汤姆，就告诉人家他病了，听见了吗?一旦你们说出来，他会被再次抓去坐牢的。”

“好的，妈妈。”

妈在炉子跟前做饭。她歪过头来听着。她把油放在锅里，等油烧得嗞嗞响的时候，便把面浆舀进去。

爸说：“汤姆，你告诉我们，那家伙究竟死了没有?”

“我不知道。天那么黑，我又挨了一棍，还没来得及看清。我希望是打死了。但愿我打死了那个王八蛋。”

“汤姆!”妈嚷道。“别这么说。”

小道上传来了许多汽车慢慢开动的响声。爸到窗口去，朝外面望了一下。“又来了一大批新工人。”他说。

“罢工看来是失败了，”汤姆说，“我想你们就要开始挣两分半了。”

“那样再拼命干活，也吃不饱饭。”

“我知道，”汤姆说。“只好吃风刮下来的人家不要的烂桃子了。这也可以塞饱肚子。”

妈翻一翻生面团，把咖啡搅动了一下。“听我说，”她说道，“今天我们吃玉米粥，买玉米面可以省点钱，有钱买汽油了，我们就再搬走。这可不是个好地方。我也不愿意汤姆一个人流落在外面。那可不行。”

“这么办不行，妈。你听我说，你们会被我连累的。”

她的下巴绷得很紧。“我们就得这么办。喂，快来吃，吃完好去干活。我洗完脸也去，我们必须挣些钱才有出路。”

他们走了以后，妈拿着一只盘子和一只杯子走到汤姆身边。“你还是吃点才好。”

“我不能吃，妈。我痛得吃不下饭，一咬东西脸就痛。”

“试试看吧。”

“不行，我不能吃，妈。”

妈在他的床垫边上坐下来。“你得告诉我，”妈说。“我们需要把整件事弄明白了。凯绥干什么来着？他们为什么要打死他？”

“他只是站在那儿，有几支手电筒照在他身上。”

“你还能记起凯绥说的话吗？”

汤姆说：“记得。凯绥说：‘你们没有权利叫人饿死。’那个矮胖子就骂他是赤党王八蛋。凯绥说：‘你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那家伙就狠狠地打了他。”

妈低头望着地下。她把两只手扭在一起。“他就是这么说的吗——‘你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

“是的！”

“你做得对。我希望你不在场，希望你什么事也没做过，但是你做了应该有人去做的事。我找不出你的错来。”她走到炉子跟前，把一块布蘸在用来洗盘子的热水里。“喂，”她说，“把它敷在脸上吧。”

热腾腾的布敷上受伤的鼻子和脸庞，烫得汤姆畏缩了一下。“妈，为了不连累家人，今晚我就逃跑。”

妈气冲冲地说：“汤姆！有许多事我都不懂。跑是没有用的，那不但不能使我们安心，而且会使我们更伤心。”随后她又接着说下去：“从前我们自己有块地。那时候，我们是有个范围的。老的死掉，小的又生出来，我们始终是一体——我们始终是一家——完整的、自由自在的一家。现在再也没法那么自由自在地生活。奥尔——他老是胡思乱想，一心要独自去找出路。约翰伯伯一直是勉强支持着。爸爸的地位也不再像家长了。我们这一家散了，汤姆。现在已经不像一个家了。还有罗撒香——”她回过头去望了一眼，看见女儿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她快生孩子了，也没个家。我一直在努力维持这个家，但现在我也没办法了。温非尔德——老像这样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愈来愈野了，露西也是一样。汤姆，要是你再走了，你叫我靠谁呢？你应该留下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啊！”

“好吧，”他疲倦地说。“好吧。其实我是不应当留下的。我知道。”

妈走到洗盘碗的盆子跟前，把那些洋铁盘洗净擦干。

“昨晚你没睡好，上午就睡觉吧，中午我们就回来看你。”她急忙走到他跟前。“汤姆，你可别溜走，好吗？”

“我不会溜走的，妈妈”汤姆答道。

“靠得住吗？你一定不会走掉吗？”

“不会的，妈。我答应你留在屋里不走就是了。”

汤姆一动不动地躺着——随后一阵昏睡的浪潮把他掀到了昏迷状态的边缘，又迷迷糊胡地回到昏睡状态。

“喂——汤姆。”

“嗯？什么事！”汤姆被惊醒，他看到罗撒香的眼睛里闪出憎恨的光芒。“有什么事？”

“你杀人了吧！”

“小声点。你要叫人家听见吗？”

“我怕什么？”她嚷道。

“现在你又杀了人。这么一来，我生出来的孩子还会好得了吗？我知道——会成个怪胎——怪胎！我从来没跳过舞。”

汤姆爬了起来。“嘘！”他说。“你这么大声，想让人家来抓我走吗？”

“我不管。我会生个怪胎！我可没跳过什么搂抱舞。”

他走近她身边。“别嚷。”

“你走开。你居然又一次杀人了。”她大发神经病，脸涨得能红。她的话含含糊糊。“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她用毯子盖住了头。

一阵哽住喉咙的、闷住的哭声传人汤姆的耳中。他咬住下嘴唇，定睛望着地板。然后他走到爸的床边。床垫边上有一支又长又重的来福枪放在底下，那是一支扣扳机的0．38口径温契斯特枪。汤姆打开来福枪的枪膛看到了里面装的子

弹；他又试了试枪机。然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床垫上。他把枪放在身边的地板上，枪托朝上，枪筒朝下。罗撒香的哭声越来越低，变成了十分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呜咽。汤姆又躺下来，把身子盖好，他用毯子遮住他那张破脸，做了一个小小的透气的孔道。他叹着气说："天哪，哎，天哪！"

他可以听到外面汽车开来的声音和人们说话的声音。

"多少人？"

"只有我们——3个。给多少工钱？"

"你到25号房子去，号数就在门上。"

"好的，先生，今天的工钱是多少？"

"两分半。"

"这么一点钱，我们连吃饭都不够！"

"我们就出这个价钱。有200人从南边来了，都愿意挣这个工钱。"

"可是，天哪，先生！"

"你爱干不干，我才不管呢，我有的是人，没时间跟你瞎扯。"

"可是——"

"听见吗？工钱又不是我定的。我不过是查点查点人数，要干就进来，不干就走，就这么简单。"

"25号吗，你说？"

"是的，25号。"

妈妈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到棚屋。

不管怎么说，妈的心是提着的。进门后，她点亮了提灯，随手把灯挂在一颗钉子上。她默默地朝炉子旁走去，添

上下班了火，把玉米面慢慢地倒在热水里。“罗撒香，”她说，“你来帮忙搅搅这锅玉米粥，好吗？”

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子啪哒啪哒的跑步声。门被冲开了，砰的一声碰在墙上。露西跑了进来。“妈！”她喊道。“妈！温菲尔德晕倒了！”

“快说，她现在在哪里？”

露西喘着气说：“她吃了太多的桃子，泻了一整天，脸色白得吓人，后来就晕倒了。”

“你带我去！”妈吩咐道。“罗撒香，你看好玉米粥。”

妈跟露西出去了。

一会儿，妈妈抱着浑身发软的温菲尔德快步跑了回来，温菲尔德的脑袋无力地耷拉着。

罗撒香拼命地搅着玉米粥。

奥尔抱怨道：“我的天，妈！我们从天亮工作到天黑，仅仅吃点玉米粥行吗？连一点肉星都没有？”

“奥尔，我们把钱留着买汽油，我们要离开这儿。”

“可是，哎呀，妈！要干这么累的活，没肉吃哪受得了。”

谁也没去理会奥尔说的话。

一杯杯的咖啡放在地板上。一双双眼睛盯着爸，一片暗淡的黄色被那道又短又粗像一只粗短的蝴蝶的翅膀似的火焰投射在墙壁上。

“现在你说吧，”汤姆说。

妈说道：“爸，你说吗。”

约翰伯伯出声地啜着他的咖啡。爸说：“对，你说得不

错，他们果然把工钱减低了。新来了一大批摘桃工，这班人饿得发疯，穷到只要给面包就肯干活。你找到一棵桃树，别人却抢了先。所有的果子会被火速摘光，只好去找别的树。我看见有人吵架——一个人说那是他的树，另一个人也要在那棵树上摘。这批饿得要命的工人来自遥远的艾尔·森特罗。他们愿意为一块面包干到天黑。我对那个点验员说：'两分半一箱，我们干不了。'他就说：'那么，你走吧，我不愁没人干活。'我说：'他们吃饱了，也就不肯干了。'他就说：'傻瓜，就这点桃子，哪里能等到他们吃饱，早就摘光了，何况，他们用什么吃饱呢？'"爸住了口。

"真邪气，"约翰伯伯说。"据说今天晚上还有200多人要来。"

汤姆说："真的吗！另一件事呢？"

爸沉默了一会。"汤姆，"他说。"看来那是你的杰作？"

"差不多。还没弄清楚。不过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现在不喜欢闲聊了，一队队的警察被他们派出去，"约翰伯伯说，"还有人说要用私刑处死那个凶手——当然前提是他们将那家伙擒拿归案。"

汤姆瞟过眼去看看那两个瞪着大眼睛的孩子。他们很难得眨一眨眼睛。他们仿佛是惟恐一眨眼睛，就会漏听掉什么事情似的。汤姆说："哎——干这件事情的人，他是在人家打死了凯绥之后才干的。"

爸插嘴道："这跟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他们说是那个人先动手的。"

汤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

“听说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扬言要抓到那人怎样怎样，他们还鼓动人家反对我们，制造舆论。”

“他们知道他像什么样儿吗？”汤姆问道。

“哦——不太清楚——据说他们确定那人受了伤，还说——他会……”

汤姆下意识地抬起手来，轻轻摸了摸受伤的脸和鼻子。”

妈嚷道：“他们说得不对！”

“你放心，妈，”汤姆说。“他们瞎猜一气。

“简直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让他们说去。”

妈从昏暗的灯光里窥探汤姆的脸，特别注意看他的嘴唇。“你答应过了，”她说。

“妈，我——这个人也许应该走开。要是——这个人干错了一件事，他心里也许会想：‘好吧，那我就自作自受吧。我做错了事，就得自己担当。’但他并没有错，这就好比杀死了一只丑恶的黄鼠狼，杀死黄鼠狼会有错吗？是人都不会觉得有错的？”

露西插嘴道：“妈，我和温菲尔德都知道了。不必这个人来那个人去的。”

汤姆格格地笑了起来。“哦，我可不想让他们抓住绞死，以后要碰上这样的事，我照样不会放过他，我也不想让你们受连累，妈妈——你还是让我走吧！”

妈用指头捂住嘴，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你不能走，”她说。“藏哪都不如藏家里，家里有你最可信可靠的亲人。我们可以把你藏起来，我们可以照顾你的饮食，让你的

脸慢慢好过来。”

“可是，妈……”

她站了起来。“你别说了，我们大家一起走，我们能掩护你的。奥尔，你把卡车倒开到门口来。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们放一个床垫在底下，汤姆赶快爬上去，我们再拿一个床垫叠起来。做成一个洞，汤姆就躲在洞里头，我们在外面用东西围住墙上洞口，别人是不会发现的。他可以从一头透气。别争了。我们就这么办吧。”

爸抱怨道：“从流浪以来，什么事都变成你作主了，你这个泼辣货，剥夺了我们男人说话的资格。要是我们有机会定居下来，我要揍你一顿来解解气。”

“到那时候再说吧，”妈说。“打起精神来，奥尔。天色够黑的了。”

奥尔走出去，走到卡车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随即倒开着退到台阶前面。

妈说：“赶快！把床垫放好！”

爸和约翰伯伯把一个床垫从卡车的后门搬上车去。“再把那个搬上去吧。”他们又把另一个床垫甩上去。“好了——汤姆，你上去，按妈妈说好的做，钻在床垫底下，赶快。”

汤姆连忙爬到车上，照妈说的躺了下来。他们十分迅速地把所有的行李装车完毕，一个看守背着散弹枪走过来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问道。

“我们要继续搬家，”爸说。

“为什么？”

“噢——我们去找更好的工作，外边有机会。”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

“噢——在青草镇那边。”

“我来检查下你们的东西。”他把手电筒照到爸的脸上，又照一照约翰伯伯和奥尔的脸上。“你们家还有一个人呢？”

奥尔说：“你是说那个搭搭油车的家伙吗？那个脸色发白的矮小个子吗？”

“差不多，我记得他的模样。”

“我们是来的时候在路上让他搭车的。他一听说工钱减了，早早地就走掉了。”

“今早上你们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上有没有伤痕？”

“那倒没看见。”奥尔说。“汽油帮浦卖油能卖到几点？”

“卖，一直到8点。”

“上车吧，”奥尔喊道。“天亮以前我们要想赶到青草镇，那就得赶快。”

说着，奥尔又添了两加仑汽油，卡车掉转头，从那条土路上一路颠簸着开过去，开到大路上了。微弱的车灯一路晃动着。

在农场的白漆大门口，有个看守走到卡车旁边。“你们还想回来吗？”

“是的，”奥尔说。“我们要到北方去找工作。”

看守用手电筒在卡车里上上下下地照了一番。妈和爸呆呆地望着那道亮光。“好吧。”看守把大门推开了。左拐弯后，卡车迅速奔向一百零一号南北大公路。

“我们上什么地方去，你有主意吗？”约翰伯伯问道。

“没有，”奥尔说。“哪有什么主意，早跑腻了。”

初下的霜冻使夜里的空气有些寒冷了。路边果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飘落。妈妈背靠边栏坐在车厢的行李上，爸坐在妈的对面。

妈叫道："你好吧，汤姆？"

汤姆那闷沉沉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这里闷得很。我们完全出农场的地界了吗？"

"你当心点，"妈说。"可能还会有人要我们停车的。"

奥尔将车拐向右边的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黄色的车灯在路面上颤动着。这里到处都是棉花，没有一棵果树。他们在乡间的小路上东拐西拐，在棉花地里往前行驶了20哩。卡车在与有矮树林的河浜，后来从一座混凝土的桥上转过去，又沿着那条小河的对岸前进。开了一段时间后，借着车灯的微光，他们在河浜看到一排卸了车轮的红色大货车。路边有一块大木牌上写着："招雇摘棉工人"。奥尔把车子开慢了一些。汤姆从卡车的边栏往外窥探。

爸说："哎，我真想摘摘棉花！我看到那边有摘棉花的工作。"

"住在那些又清爽又干燥的汽车里大概挺舒服的吧！"妈妈说。你想那边的矮树够你藏身吗，汤姆？

"当然够。我留心看过。收拾一小块地方躺几天就行了。等我脸上一好，我就出来了。"

"你会长个很大的疤，"妈说。

"怕什么！谁都有疤呀。"

"从前我一天摘过400磅，"爸说。"那时是大丰收，要是我们大家一块摘棉花，还是可以挣到一些钱的。"

“还可以买点肉吃吃，”奥尔说。“现在我们怎么办?”

“先开回去，在卡车上睡一觉。”爸说。“早上就可以找到工作了。我在黑地里也看得见那些棉桃呢。”

奥尔在那条狭窄的路上倒来倒去，把卡车掉了头，然后他驾车慢慢地往回找那些大货车，一会儿就找到了，卡车的车灯照亮了那些搭到宽阔的车门上的踏板。车门都是黑沉沉的。夜里没有人走动。奥尔把车灯关上了。

一只狗喷着鼻子跑出来。东嗅西嗅地来到约德家的卡车边。绕着约德家的卡车慢慢地打转。河底下传来了淙淙的水声。

第二十六章

招雇摘棉工人——路上的招贴，散出去的传单，橙黄色的传单——写满了招雇工人的消息。

那些深绿色的棉秸长得拖拖沓沓了，上面挂满着沉甸甸的棉桃，棉桃土夹着黑色的荚壳。雪白的棉花絮像玉米花似的正要爆出来。

手痒得很，只想摸摸那些棉桃。用指尖轻轻地摸一摸。

“我要摘棉花。”

“有袋子吗?”

“没有，我没袋子。”

“你得花一块钱买袋子。从你头一回摘的 150 磅里扣除。在地里摘第一遍是 8 毛钱 100 磅。第二遍是 9 毛。你上那儿去取袋子。一块钱。你要是没现钱，我们可以从你头一回摘的 150 磅里扣。”

“这当然很公道。好布袋用起来是很经济的布袋，可以用一季。等你拖来拖去磨破了，就可以掉过头来用。把开口

的一头缝上，破了的一头拆开就是了。即使两头都用破，还可以当作一块好布用呢?”

“做一条夏天穿的裤衩倒挺好，还可以做短睡衣，就连装棉花的袋子也还有这么多的用处!”

大家在一行行的棉秸当中谈着话——摘着棉。

“等到袋子装满了，把它推着往前走吧。夹紧屁股，往前拽吧，像一匹种地的马似的。”

“从来没见过加利福尼亚这么好的棉花。这是长纤维的棉花，一辈子没见过么好的。”

一行行的人在地里走动着。一双双灵巧、纤细的手在棉桃间蠕动着。指头好像有眼睛，戳进戳出，找得着棉桃。简直不大用得着眼睛来看。

“带着空袋子回来。我们自己也得记账。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非记不可，把分量记上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他们知道你记账，他们就不敢骗你。如果你自己不把分量记清楚，那就只好靠上帝保佑了。”

这种工作倒不错。孩子们到处跑动。

到了夜晚，该休息了，白天大家都累得厉害。干得不错，我和老婆孩子们总共挣到 3 块钱。

一辆辆的汽车向棉花地里开过去。棉花地里有了停宿场。装着网子的高大卡车和拖车上堆着高高的白色生花。棉花挂在铁丝篱笆上；小棉花球不时地被风吹落到脸上来。干干净净的雪白的棉花，送到轧棉厂里去鼓鼓胀胀的大捆棉花送到打包房去。棉花粘在你的衣服上，粘在你的胡髭上。擤擤鼻子吧，你的鼻孔里也有棉花呢。

驼着背一路走着，要趁天没有黑把袋子盛满。灵活的指头在棉桃里摸索着。老是拱着屁股，拖着袋子往前走。到天黑的时候，孩子们都累了。

“可是我总希望这种工作多做几天，也好多挣几块钱，虽然不多。”

“据说路上还有 1000 人到这个农场上来。明天我们就要跟人家抢起来了。我们得拼命地摘棉花才行。”

雇主还在招工人，人一多，运起棉花也就愈快。

现在来到摘棉工人的停宿场了。

“天哪，今天晚上要吃肋条肉呀！我们有钱买肋条肉了！有个小家伙大概是累坏了，躺在那里了，去搀醒他吧。快去给我们买 4 磅肋条肉来。老婆子如果还不太累，她今天晚上还可以做些好吃的面饼呢。”

第二十七章

约德家是幸运的。他们来得早，大货车上还有着空座位。后到的人搭的帐篷塞满了那块小小的平地，而那些住大货车的都算是老资格，也可以说是贵族。

水从那条狭窄的小河流出来，流穿过柳树丛，又流回来。每辆大货车前面都有一条踏得很结实的小路，通向那条小河。那些大货车之间绷着晾衣服的绳子。这些绳子上天天都挂满了衣服晒着。

到了傍晚，他们每个人夹着折好的棉花袋子从地里往回走。他们走进那家开在十字路口的铺子，有许多摘棉工人在那里购买日用品。

“今天挣了多少?”

“我们干得很好。今天我们挣了3块半。巴不得能干久一点。孩子们干得越来越好了。妈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只小口袋。他们拖不动大人的袋子。摘来就塞在我们的袋子里。新做的小口袋是用两件旧衬衫拼成的。倒是挺合用。”

妈来到肉柜台前，接着嘴唇又用手吹气，想说点什么。“买点排骨也好，”她说。“多少钱？”

“3毛一磅，太太。”

“好吧，我要3磅。再要一块炖来吃的好牛肉。明天叫我的女儿来炖。还要一瓶牛奶，给我的女儿喝。”

妈喊道：“走吧。我们什么都买齐了。”她拿着一纸袋的东西。约翰伯伯和爸每人拿着一包。露西和温菲尔德在外面等着，个个睁大着眼睛，嘴里满嘴玉米花把腮帮子鼓得老圆。

“我看你们不打算吃晚饭了吧，”妈说。

人们接二连三地向大货车的停宿场走去。帐篷里都点上灯了。烟从烟筅里冒了起来，直冲天空。

男人们走出去在小河里洗了脸。罗撒香把土豆切成片，倒进洗好的煎锅，用刀拨了拨，才盖好盖子。

谁知就在这时，露西因为跟别人的小孩子争吵，把汤姆打死人的事随口说了出去。温菲尔德一听马上向家里报告。

“啊，坏了！”妈浑身无力地说。“啊，天啦！我们怎么办？”她用一只手按着额头，揉揉眼睛。“我们现在怎么办？”烧焦了的土豆从呼呼响着的炉子上冒出来。妈机械地过去，把土豆翻了一翻。

全家人听了这消息吓得半死。

一会儿，露西回来了，脸色十分难看，充满着羞愧。

“我对她说过她闯了祸，”温菲尔德说。

妈一边往铁盘里放排骨和土豆片，一边说：“快闭上嘴吧，”你。“她吃了人家的亏，用不着再叫她受委屈了。”

露西很快地从汽车里下来。她抱住了妈的腰，把头钻到她怀里，在一片哭泣中全身颤抖着。妈竭力想叫她松手，但是她那些龌龊的指头却抓得紧紧的。妈轻轻地摸一摸她后脑勺上的头发，安慰着他说。“别哭了。”她说。“你是不懂事呀。”

露西抬眼，脸上挂满了血迹和泪痕，可怜的孩子！“他们抢了我的玉米花！”她嚷道。“那个臭丫头，她打我……”她又大哭起来了。

“好了。”妈说。“别这么说。听话，你松手。我要出去了。”

“你怎么不揍她，妈？要不是她吃玉米花招人生气，根本就不会出事。快，揍她一顿呀。”

“别这么说，”妈狠狠地说。“你自己倒要挨顿揍呢。快松手吧，露西。”

温非尔德退到一条卷起的床垫旁边，用一种完全冷冰的眼光望着家人。他自己布置好了一个防守的阵势，因为露西一有机会就会向他进攻，这是他心中有数的。露西很伤心，她悄悄地走到汽车上的另一边。

妈拿一张报纸盖住那只洋铁盘。“我要离开了。”她说。

“你就不吃一点？”约翰伯伯问道。

“不忙。等我回来再吃吧。现在我吃不下。”妈走到开着的车门口；小心翼翼的样子，为了走稳路，顺着那陡峭的、钉着横木的踏板上去了。

小河那边，靠着一排大货车，也搭满了许多帐篷，每个篷子互相交叉着，一个帐篷的木桩子钉到另一个帐篷的帆布

边上。灯光映在帐篷上，所有的烟囱都冒着烟。男男女女站在门口谈天。地上，孩子到处乱蹦乱跑，简直闹翻天似的。妈大模大样地顺着那排帐篷往前走。一路上到处都有人招呼她。“你好，约德太太。”

“你好。”

“要去送东西吗？约德太太？”

“那边有个朋友。我要带点面包回来。”

她终于走到了那排帐篷的尽头。然后回头看了看。停宿场上成了一种灯海，只有不停地传来听不清的嘈杂声。时而有一个比较粗重的声音透出来。空气中弥漫着烟子的气味。有人吹起了口琴，老是重复同样的一曲词。

妈钻进了小河边上的柳树丛。她离开那条小路，躲在旁边，静静地等候在那里，想知道是否还有人跟着。一个男人顺着那条小路走向停宿场去，一面走，一面把背带往上推一推，扣一扣工装裤的钮扣。她很安静地坐在那里，他走过去，并没有看见她。她坐了5分钟，然后站起来，慢慢地沿着小河边的小路走去。她走得很轻，脚步声轻易地给小河中潺潺的流水声淹没了。小路和溪流向右一拐，又向右一弯，终于靠近了公路。远处，小溪的岸边，有着一个黑沉沉的洞；她给汤姆送去的食物每次都是放在那个地方。她小心地向前走去，把她的纸包塞进那个洞里，再把留在那里的空洋铁盘拿回来。她转过身往回走，然后钻进了短树丛林里，在那里坐了下来。从杂树当中，她看得见那沟渠里的黑洞。她抱着双膝，悄悄地坐着。矮树丛里是十分热闹的，特别是有月光的夜晚。田鼠小心地在树叶上跑动。一只黄鼠狼漫不经

心地沿着小路踏着迟钝的脚步慢慢地走着，身上发出一阵微微的臭气。随后一阵风轻轻地吹动了柳树，每天都会这样的；地上落满了金黄的叶子，有新的、旧的。忽然一阵狂风卷来，摇撼着那些树，叶子便像暴雨似的落下来。妈觉得有些树叶落在她的头发和肩膀上。天空中乌云逐渐浓起来，遮住星星，林中暗了下来。雨滴零星地掉下来，溅在落叶上，狠狠地；随后乌云飘开了，使星星又显露出来。妈打了一阵寒颤。风吹过去了，矮树丛里变得静静的，但是那小河沿岸的树木还飒飒地响个不停。后面的停宿场上传来了一阵轻松而又尖利的小提琴声，弹奏的人正在试奏着一支曲子。

不久，左方的远久，传来了一阵声音不大的脚步声，于是她的神经紧张起来，她放开双膝，直起头，为的是要听得清楚些。那脚步声停止了好一会，才又开始响起来。叶子沙沙作响。妈看见一个黑沉沉的人影悄悄地来到了亮处，慢慢地走近那条沟渠。那黑沉沉的圆洞让他遮住了一会儿，于是那人影又走回去了。她低声喊道：“汤姆！”那人影站住了，一动不动，蹲着身子，靠地面很近，简直像一棵树桩子一般。她又喊道：“汤姆，喂，汤姆！”那人影停住了。

“是你呀，妈？”

“就在这儿。”她站起来，向他走去。

“你不该来，”他说。

“我有事跟你谈谈好吗？”

“这地方离小路太近，”他说。“只怕有人走过。”

“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汤姆？”

“是的——可是如果——嗯，假如有人看见你和我在一

起——那全家可就都要糟糕了。”

“我是特意来的，汤姆。”

“那么，跟我来吧。悄悄地走。”他在水里随意走着，走过小溪，妈跟着他。他穿过矮树丛，到了林子另一边的田野上，沿着田畦往前走。地面上有着发黑的棉花梗分明还挂着几团棉花，他们沿着田野边上大约走了1/4哩，于是他又钻进了矮树林。他走近一个浓密的野黑莓树丛，偏过身子去，把一堆藤蔓拉开。“你得爬着进去，”他说。

妈用两手和两膝着地爬进去。地下全是沙子软软的，再也没有枝叶可碰得了；妈又摸到了条毯子，大概是汤姆一直用的那一条。他把那堆藤蔓放回原处。洞穴里一片漆黑。

“你在哪儿，妈？”

“在这儿。就在这儿。说话小声点，汤姆。”

“用不着担心，我习惯了，这种兔子样的日子。”

她听着他打开包洋铁盘的纸声。

“有排骨，”她说。“还有煎土豆。”

“都还是热的呢。”

妈在黑暗中一点也看不见他，但是她却听得出他嚼东西和撕肉的声音，甚至还可听到那种下咽食物的奇特声音。

“这是个不错的地方，藏起来别人不易发现的，”他说。

妈不自在地说：“汤姆——露西把你的事说出去了。”她又听见他使劲咽了一口。

“露西？那是为什么？”

“哦，这不怪她。她跟人家打架了，就说她哥哥要把另外那个女孩的哥哥打一顿。你知道她们女孩子就是喜欢那样

说。后来她还说，她哥哥杀过一个人，正藏着呢。”

汤姆笑得格格作响。“出了我这桩事情，我老是叫约翰伯伯随时管住他们，可是他总不肯管。不过那种话究竟只是孩子话，妈，没关系。”

“不，并不那么简单，”妈说。“那些孩子们会把这话到处说，这么一来，大人听到了又到处说，或许以后又会有人来追查案子来查你。所以汤姆，你现在非走开不可了。”

“我一直就是这么说。我老是担心有人看见你把东西放在那沟里，那么能引起人家的注意的。”

“我知道。可是我总希望你在我身边。我很替你担心。好久，我都没看见你了。现在还是看不见。你的脸怎么样？”

“快好了。”

“过来，汤姆。让我摸摸看，靠拢一点。”他爬到妈身边。在黑暗中，她伸出手去摸到了他的头，手指往下移，又摸到了他的鼻子，再摸到左颊上。“你结了个很厉害的疤。你的鼻子全歪了。我可怜的孩子。”

“这也许是件好事。那样的话，我就不被人认得出来了。要是我没留下手印，那我可真是高兴极了。”他又吃起东西来了。

“嘘，”她说。“你听！”

“噢，那是无关紧要的风，妈？”汤姆说。外面一阵风刮得厉害，树木哗啦一片。

她朝他的声音方向爬过去。“我要再摸摸你，汤姆。这么黑，我就像没眼似的。我要记着，哪怕是只凭我的手指头摸过几下，手指头也是有记性的。你非走开不可了，汤姆。”

“是呀！我也这么想。”

“我们最近工作干得很不错，”她说。“我偷偷地攒了一些钱。伸过手来，汤姆。我这儿带来了7块钱。”

“我不能拿你的钱，”他说。“我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

“伸过手来，汤姆。你要是不带点钱去，我会不安的。也许你得搭公共汽车，或是有什么别的用场。我希望你跑远一点，跑出三四百哩以外去。”

“我不能要这钱。”

“汤姆，”她严厉地说。“你把这钱拿去。听见了吗？你不应该叫我伤心。”

“你不应该这样做，”他说。

“我想你也许可以到一个大都市去。洛杉矶或者什么的。到了那儿，人家就不会再找你了。”

“唔，”他说。“你听我说，妈。我整天呆在这洞里总想着一个人。你猜我心里想着谁？凯绥！他谈过许多道理，我很讨厌他。可是现在我却想到了他所说的话，我还记得——句句都记得。他说有一次，他跑到荒野上去寻找他自己的灵魂，结果他发现并没有什么灵魂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说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不过是一个大灵魂的一小部分。他说荒野不好，因为他那一小部分灵魂要不跟其余的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那就没有好处。简直不可思议，我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当初我还以为根本没有用心听呢。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离开了大伙儿，真的没多大用处。”

“他是个好人，”妈说。

“话是这么说的：‘两个人总比一个要强点，两个人劳碌

同得美好效果。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他就得不到帮助，失去扶他的机会。’这是那段话的前半截。”

“说下去吧，”妈说。“说下吧，汤姆。”

“只有一两句了。‘睡在一张床上两人都感到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一个人常常被打败，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就像3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这是《圣经》吗？”

“凯绥说是的。他把这叫做《传道书》。”

“嘘——你听。”

“那是风，妈。我听惯风了。我老是想着，妈——传道总是说我们日常碰到的东西：你一无所有，可以抄手不管地死去，你死了之后，就可以吃金碟子盛的冰淇淋了。现在这《传道书》上却说两个人合着做事，得到的报酬要好一些。”

“汤姆，”她说。“你如何计划你的生活？”

他沉默了好久。

“汤姆，”妈又说了一遍，“你打算怎么办？”

“照凯绥那么干，”他说。

“可是他却被人家打死了。”

“是的，”汤姆说。“他躲晚了。他并没犯法，妈。我心里琢磨了许多事情，想到了我们老百姓过着猪一样的日子，许多肥沃的田地都在那儿荒着，一个人管着100万亩地，上10万种庄稼的人都要挨饿。我老在瞎想，要是我们全体老百姓聚拢来大嚷大叫，像胡伯农场上那些少数人那么叫嚷一下，那么就……”

妈说："汤姆，如果那样做他们会把你赶走，或把你干掉，就像他们对付小弗洛德一样。"

"他们反正是要赶我的。他们到处都在赶我们老百姓呢。"

"你不打算去杀人了吧，汤姆？"

"那可难说。我在想，人家既然把我当成坏人，我说不定还会杀人——唉，这事情我还没想清楚呢，妈。别再叫我着急了吧。我很难受。"

他们在那漆黑的藤蔓挡住的洞里，悄悄地坐着。妈说："往后我怎么打听得到你的消息呢？就算你被他们杀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也许会伤害你。我又怎么知道呢？"

汤姆不自在地笑着说："对，也许凯绥说得对，一个人并没有他自己的灵魂，只是一个大灵魂的一部分——那么……"

"那么怎样，汤姆？"妈追问道。

"那么就不要紧了。我可以在暗中隐起来。到处都有我——不管你往哪一边望，都能看见我。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场。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场。我想让凯绥也知道，人大嚷大叫是因为他生气。我也会陪着他们嚷；饥饿的孩子们知道晚饭做好的时候，就哈哈大笑，我也会陪着他们笑。我们老百姓吃到了他们自己种出的粮食，住着他们自己造的房子的时候——我都会在场。你应该知道了吧？天哪，我像凯绥一样在说话呢。这是因为我常常想到他。好几次我总觉得他就在我旁边。"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妈说。"我不太明白你说的。"

"我自己也不明白，"汤姆说。"这不过是我在心里想着的事情。你老呆着一个地方，心里就免不了要胡思乱想。你该回去了，妈。"

"那么，你把这点钱拿着吧。"

他沉默了一会。"好吧，"他说。

"还有，汤姆，往后——等事情过去了，你一定要回来。你会找得到我们吧？"

"准能找到，"他说。"你快走吧。喂，把手伸给我。"他牵着她走到洞口。她的指头抓住了他的手腕。他把藤蔓撩开，让她先走了出去。"你先从地里走，到时就会看到一棵大树，旁边有条河，过河就行了。"

"再见，"她说着，一会儿就离开了。她的眼睛又湿又烧，但是她却没有哭出来。她穿过矮树林的时候，再也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小心翼翼踩着树叶走了，是满不在乎往前走，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她走着的时候，稀疏的雨猛得从阴沉天空掉落下来，沉重地在干树叶上溅着。妈停住了脚步，在滴着雨水的矮树林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她转过身来——向那堆藤蔓往回走了三步，然后又连忙往回转，向那些大货车的停宿场走去，她一直走到涵洞旁边，爬上去到了公路上。现在雨已经过去了，天空却还布满了阴云。她听见后面传来隐隐脚步声，于是她慌张地转过头去。一道暗淡的手电筒光在路上闪动着。她又回头往家里走。那个男人追了上来。她客气地把电筒一直照着地下，没有照到她脸上来。

"你好，"他说。

妈说道："你好。"

“我有 20 亩棉花，稍迟了一点。现在可以摘了。我打算上那边去，雇几个人来摘。”

“你准备付多少钱。”

“9 毛。”

“我们来摘好了。我听说明年只有 7 毛半，甚至只有 6 毛。”

她一回到家里，让爸知道所有发生的事。

“我找到汤姆了，”她低声说。“我——打发他到远处去了。老远的地方去了。”

爸慢慢地点点头。约翰伯伯把下巴垂到胸脯上。“此外也没有办法，”爸说。“你觉得有别的好办法吗？”

约翰伯伯抬过脸。“我想不出什么办法，“他说。”我脑子里一片迷糊不知该怎么办？”

“汤姆是个好孩子，”妈说。

“我知道。可是我老是想着家乡，这里的情形我从来就很少注意过。唉！真是怪事！女人家当家作主了。我还满不在乎呢。”

“女人比男人更善于适应环境，”妈用安慰的口吻说。“女人全靠她的一双手过活。男人用他的脑子过活。你别发愁。也许——哦，明年，我们就能得到一份田地了。”

“可是现在我们一无所有，”爸说。“马上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没有收成。我们将怎样过活？我们怎么能弄到东西吃呢？你要知道，罗撒香快生娃娃了，急得我想也不敢想。为了消除这些烦恼的事儿，我就回想起从前光景来了。我们这辈子好像是完蛋了。”

“话不能那样说，”妈笑了笑。“没有完，爸。这又是女人家懂得的一个道理。我看出来了。男人，他的生活总是一跳一跳的——孩子出世，大人死掉，这是一跳——置了几亩地，又把它丢掉，这又是一跳。女人呢，生活永不中断的，就像流个不停的河水似的，往回流，又往前流，分不清。女人对生活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不会消灭的。人们都在前进——也许有些变故，总是前进的。”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约翰伯伯急切地问道。

妈思索了一会。用手搓了搓另一手的背面，把右手的指头插到左手的指缝中间。“这很难说，”她说道。“依我看，我们必须干那些前进的事情。我看法就是这样。就连饿肚子——害病，都有意义；有人会死，但活着的人就会更坚强。总得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一天也不能放松。”

约翰伯伯说：“她当初要是不死多好……”

“别想太多了，过好现在的日子吧，”妈说。“别发愁。”

踏板上有一阵缓缓的脚步声，随后奥尔就从油布挡子旁边进来了。

“哦，我跟阿琪·魏赖特，我们想要结婚了；我打算在汽车行找个工作，到外面租个便宜，临时房子，那么……？他火气十足地抬头一望。”

大家都瞪着眼睛望着他。“奥尔，”妈终于说，“我们从没这样高兴过。”

“真的吗？”

“怎么，当然高兴喽。你是成年人了。你应该有个老婆。可是现在先别走，奥尔。”

“我答应阿琪了，”他说。“我们非走不可。我们再也熬不下去了。”

“过了春天，再走也不迟，”妈央求道。“只要等到春天就行了。你等到春天不行吗？谁开卡车呀？”

“……”

阿琪的母亲魏赖特太太从油布挡子旁边探过头来。“你们知道那件事吗？”她问道。

“喂，你们知道那件事吗？她问道。”

“噢，刚才听说了。”

“哈哈！可惜我——可惜没有喜糕。我很想做一块——喜糕的，恐怕是最好的。”

“我要煮点咖啡，再弄些饼。”妈说。“我们有糖浆。”

“啊，太好了！”魏赖特太太说。“好吧，我拿点糖来。饼里放点糖再好不过了。”

妈在炉子里添了一些柴枝，做晚饭剩下的木炭把那些柴枝烧着了。

就在妈往碗里倒面粉时，罗撒香进来了。她踩稳脚步，小心地走上来。

她一句话也不说，在望着奥尔，奥尔显得不知所措。

魏赖特太太从车子的那一头喊道：“我正在给阿琪穿一套新衣服。我马上就过来。”

罗撒香把身子小心转过来。她回到宽大的车门口，从那踏板上缓步走了下去。一到地面，她向小溪边的小路走去。她走妈所走过的那条路——进入了柳树林。风越来越小了。矮树丛发出轻微的飒飒响声。罗撒香从地下爬进矮树林的深

处。浆果的藤刺着她的脸，挂着她的头发，但是她并不觉得很在意。直到后来，她觉得那些杂树触到了她整个身子的时候，她才停下来。她伸直身子仰卧着。她开始觉得肚子里的孩子在蠕动了。

车的里面，一片漆黑，妈惊动了，她掀开毯子爬了起来。车门开了，整个车子透进淡淡的星光。她走到门前，站在那里望着外面。东方的星星越来越稀少了。风从椰子树林那边吹了过来，小溪里也传来了汩汩的水声。停宿场上的人家大半都还睡着，只有一个帐篷前面生了堆火，有一些人围着火站在那里取暖。他们搓着手，面对火光站着，妈借着那些从火堆里发出的光里，能够看到了他们；随后他们背转身去，把双手伸到后面。妈向外面望了好一会，交叉着双手，放在身前。现在风刮得又开始大起来了，一阵又过去了，于是空中便有了一股霜冻的寒气。妈哆嗦了一下，搓一搓手。她悄悄地走回来，在提灯旁边摸到了火柴，叽嘎一声把灯罩提起来。她点着灯芯，看着它发出一道蓝色的火焰，过了一会，才向周围射出一圈黄色的光。她把提灯拿到炉子旁边放下，然后折断了一些干枯的树枝投进了炉子。不一会，火便呼呼地冲上烟囱了。

罗撒香费劲地翻过身，坐了起来。“我这就起来了，”她说。

“你可以再躺一会儿，等暖和一点起来也不迟?”妈问道。

“不，我要起来。”

妈从桶里舀了水，把咖啡壶盛满，搁在炉子上，又放了

许多油在平底煎锅里，用火烧了起来，一会儿，炸玉米面包的油开了。“你有什么心事？”她低声问道。

“我要出去，”罗撒香说。

“要去哪里？”

“出去摘棉花。”

“你不能摘，”妈说。“你的身孕好几个月了。”

“并不算大，我要去。”

妈把咖啡量着放进水里。“罗撒香，你昨天晚上没吃煎饼。”女儿没有回答。“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摘棉花？”还是没有回答。“是不是为了奥尔和阿琪？”这一回妈仔细望着她的女儿。“你不用去摘。”

“我要去。”

“好吧，就是记住别让自己太累。”

外面停宿场上，活动着许多人。那些帐篷前面烧着火，大货车上的烟筒里冒着烟。

奥尔把咖啡搅动了一下，喝了一嘴渣子。没走下踏板时，渣子全给吐出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魏赖特太太，”妈喊道。她向罗撒香转过脸去。她说：“你应该留下。”

女儿咬紧了牙关。“我要去，”她说。“妈，我一定要去。”

“再说你又没袋子，又没力气拖嘛。”

“我可以把棉花放到我的袋子里呀！”

“我还是希望你别去。”

“我非去不可。”

人们急忙跑到棉花地里，每人占一行。他们把袋子系在腰上，起先拍拍手，暖和暖和，因为摘棉花是必须灵活的。东边的天空早已挂满了彩霞的云，广阔的光线在一行一行的棉花上移动着。有许多汽车往这边开进来，场子里挤满汽车，才停放在公路两边。风在田野上轻快地吹过。“怎么你们都跑来这里摘棉花了?”主人说。“准是有人瞎造谣。这20亩地不到中午就可以摘完。姓什么？休谟？多少人?”

那一排人在地里移动着，强烈的西风吹动着他们的衣服。每个人的灵巧的手指在棉桃和袋子之间来回飞动。

爸对他右边一行的那个人说话了。“要是在老家，刮这种风就要下雨。好像有点霜冻，可能不会下雨吧。你到这地方有多久了?”边说话边干事情，总不闲着。

旁边那人很不在意地回答。“我到这儿快一年了。”

“你看是不是要下雨?”

“说不准，这并不是我不客气。在这儿住一辈子的人也说不准。这儿的雨不下则已，一下就是专给庄稼捣蛋的。这儿的人都是这么说。”

爸连忙望了一下西方的山头。一团浓云向山顶快速地飘过来。“那些云看去好像是带雨的,”他说。

他身边的那个人偷偷地斜瞟了一眼。“说不准,”他说。棉地上很多人都过来，抬起头来，看天上那些云团。随后他们把身子弯得更低了，他们的手飞快地摘着棉花。他们拼命地摘呀，装呀，拖着沉重袋子，想争取时间赶在下雨之前，把活干完。大家也互相竞赛——只有这么多棉花可摘，只有这么多钱可挣了。他们到了棉花地的另一边，各自跑过去另

找了一行来摘。他们在地上顶着大风干着，天上的云块黑沉沉地东方移去。路旁又停了好些汽车，新到的摘棉工人又来登记了。那一群人极快地跑到棉地里，过了右旁，又极快地回来，并且记下各自的分量往直地跑到要摘的棉花行里。

干到11点钟，活就干完了。装着铁丝网边栏的卡车后面挂上了铁丝网边栏的拖车，开到公路上，向轧棉厂开去了。棉花飞出了铁丝网的空眼，小团小团的棉花在空中飘着，附在路边的草上晃动。摘棉工人们大失所望地回到了空场上，站成一行，等着领工钱。

“休谟，詹姆士，两毛二。拉尔，3毛。约德，托马斯，9毛。文飞尔德1毛5，”钱是一摞一摞放着的，有银币、镍币和铜币。每人在领钱的时候，都看看自己的本子。“魏赖特，阿格尼斯，3毛4。托宾。6毛3。”那一排人慢慢地移动过去。各自又回到自家汽车，回家去了。

约德和魏赖特两家人在卡车里，等着车道空出来。他们还在等着的时候，雨点就开始下落了。奥尔把手伸到驾驶台外面去试探试探。罗撒香坐在当中，妈坐在外边。

那条路终于空出来了。奥尔开动了发动机，把车子开到了公路上。大雨时断时续地洒落下来，溅在路上；卡车一边往前开，雨点也越来细密了。雨在卡车的驾驶台上打得很响，站在发动机旁，也能听得清。魏赖特和约德两家人坐在卡车底板上，把他们的棉花袋子盖在各人的头上和肩上。

罗撒香靠在妈的胳膊上，哆嗦得十分厉害，于是妈喊道：“开快点，奥尔。罗撒香打冷战了。得用热水烫烫脚才行。”

奥尔加大了油门，看到停宿场的红色车子，便径直地朝它们开去。他们还没有停好，妈耐不住气了。“奥尔，”她吩咐道，“你跟约翰和爸快到柳树林子里去，去捡一些干树枝来。我们得烤烤火才行。”

“不知道车顶会不会漏水。”

“不，我想是不会的。车上又清爽，又干燥，可是我们是弄些柴火才行。得烤烤火，让露西和温菲尔德也去，他们可以拾些小树枝。罗撒香身体不太好。”妈下了车，罗撒香竭力想跟着下去，可是她的两膝直不起来，只好无奈地坐在踏脚板上。

胖胖的魏赖特太太看见了罗撒香。“怎么啦？她要生了吗？”

“不，我想不会的，”妈说。“打冷战呢，也许是着了凉。帮帮忙，好吗？”两个女人便搀着罗撒香。走了几步，好像恢复了力气似的，两腿能直起来了。

“我好了，妈，”她说。“只是坐车上很难受。”

两个女人小心扶着罗撒香。“用热水烫烫脚，”妈很有经验地说。她们扶着她走上踏板，进了大货车。

“你给她揉揉，”魏赖特太太说。“我来生火。”她往炉里又添了几支柴，火又旺了起来。这时候雨下得很大了，雨水差不多从车顶上像小河似地流下来。

妈抬起头来望望车顶。“谢天谢地，我们幸亏有个不漏雨的车顶，”她说。“雨篷再好，用久了总也会漏雨的。只烧一点点水就行了，魏赖特太太。”

罗撒香静静地躺在床垫上。她们给替她脱了鞋，又搓了

一下脚。魏赖特太太在她身上弯下腰来。“你觉得疼吗?”她问道。

“不。有点难受，觉得不太舒服。”

“我有止痛药和泻盐,”魏赖特太太说。“你要用的话，可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那姑娘急剧地打着冷颤。“给我多盖点东西吧，妈。我冷得很。”妈拿来所有的毯子，全盖在她身上，外面的大雨哗啦啦响成一片。

后来那些拾柴的人回来了，他们满抱着柴枝；帽子和衣服都是湿淋淋的。“哎呀！雨大得很,”爸说。“一下子就叫你浑身湿透了。”

下午的雨下得真够大，遍地的水闪闪发光。棉秸似乎是时时都在变黑、皱缩起来。

天黑得早一些。一家家的人在那些大货车里挤在一起，听着车顶上倾泻的雨声。

第二十八章

沿海附近的高山和稻谷，沉浸在从海洋飘过来的灰色云团中。风刮得厉害树丛呼呼地响，不时发出飒飒的声音，整个树林就吼叫起来，都快动起来。乌云零零碎碎地飘来，有的是一团一团，有的是一卷一卷，有的像灰色的山崖；这些云堆集在一起，在西方的低空停滞下来。随后风停息了，把这些密密实实的浓云甩在天边。雨开始下起来，一时是暴风骤雨，一时暂停，一时又像瓢泼一般；然后渐渐变成了音调的节拍，小小的雨点均匀地响着；眼前，都是灰蒙蒙一片，看不清什么中午的天空变成了暮色。干燥的大地吮吸着水分，变黑了。地上散布着无数个泥潭，低尘土洼的田野也变成许多个小湖。这些泥泞的小湖高涨起来，下个不停的雨飘打着晃亮的水面。后来那些高山也吸足了雨水，于是山边的洪水涌入溪流，使它们湍急起来，哗啦哗啦地顺着深深的峡谷向山下奔流。雨始终下个不停，只是变得细小。溪流和小河泛滥到两岸，冲击着柳树和树根，使柳树深深地弯到急流

里，把白杨连根冲掉，整个儿拖倒。泥浆的水沿着两岸翻腾着，终于涨上了岸，泛滥到田野、果园和那些只剩下黑色梗子的棉花地里。平坦的田野变成了广阔的、灰色的湖泊，雨在那水面上飘打着。公路上到处流着雨水，汽车在上面驶着，背后掀起了两道翻腾的泥浆。大地在雨水的飘打下低语着，翻腾的洪水在溪流中狂奔，发出澎湃的吼声。

当雨开始下的时候，人们都挤在了白白的帐篷里了，一些人认为雨很快就会停下来，有些人不以为然，很怀疑是否下个不停。

到了地下有了水潭的时候，人们便拿着铲子冒雨出去，在他们的帐篷周围筑起小小的堤堰。雨下得太大，布篷渐渐被湿透了，并且流着雨水。随后那些小小的堤堰也被冲掉，外面的水终于流到里面，漏水把床褥和毯子都弄湿了。人们穿着湿衣服坐在那里。他们叠起木箱，把木板搭在木箱上。人们只好整天坐在木板上。

许多旧汽车停在那些帐篷旁边，水弄湿了发动机的点火线，弄坏了汽化器。那些灰白的小帐篷竖在湖泊里。人们终于非搬动不可了。但是汽车却因为电线漏电，每每开不动，即使机器转动了，深深的泥浆也陷住了车轮。于是人们只好抱着湿了的毯子溅着水走开。他们拉着，背着孩子扶着老人，踏着满地的泥水往前走。如果高地上有个仓棚，那些打着哆嗦的、走投无路的人便把它住满了。

于是有些人便去找救济机关求助。但是他们失败了，一副懊丧的样子。

救济机关是有章程的——你必须在当地住满一年，才能

领救济金。他们说政府会想办法救济，可是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用不多久，一种最大的恐怖快降临于他们身上了。

将有3个月找不到工作。

人们在那些仓棚里挤坐在一起；恐怖笼罩着他们。他们的脸色都难看，像一张纸一样白。孩子们饿得哭叫起来，大家都没有吃的东西。

接着，发生了疾病流行，有肺炎，还有麻疹，一直出到眼睛周围和耳朵背后。

雨还是下个不停；水在公路上流着，因为水沟里已经容不下水了。

于是一些湿淋淋的男人从帐篷里和那些拥挤的仓棚里成群地走出来，他们的衣服又湿又破，鞋子都像泥团一般。他们涉着水到市镇上去，到乡村的铺子里去，到救济机关去，低声下气地讨食物，请求救济，或是设法偷盗和行骗。尽管乞求，但是得到东西越来越少，他们心理开始燃烧着一种怒火。在小镇上，对这些湿淋淋的人的怜悯变成了愤怒；而对这些饿汉们的愤怒又变成了对他们的恐惧。于是镇长们便派出大批警察，赶快购买了枪械、催泪弹和弹药。饿汉们走投无路，便涌到铺子后面的小巷里去讨面包、讨烂菜，逢到可以偷窃的时候，就偷些东西。

急得发疯的人敲着医生的门，医生却都是很忙的。

这场造成灾难的雨还是不停地下着，岸上的田野也溪流了

大家在棚舍里挤着，在干草堆上躺着，饥饿和恐怖便酿

成了愤怒。于是男孩们走出去，不是去讨饭，而是去盗窃；男人们也软弱无力地走出去，打算行窃。

在漏水的仓棚的湿草堆上，患着肺炎、是喘气的妇女们生下了孩子。老人们不得不缩在房里，最后又那样死去，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死去的，验尸员无法弄直他们的身子。到了夜里，饿疯了的人大胆地走向鸡埘去，抓起嘎嘎叫的小鸡就跑。即使有人对着他们准备放枪，他们也不害怕，依然站在那里，很久才慢慢地溅着水满腔怒火地走开；如果被人打中了，他们就有气无力的跌倒在泥潭里。

雨停了。田野里积着的水，把天空映照出来，积水到处漫流，沙沙作响。于是男人们走出了仓棚，走出了棚舍。他们蹲下来，望着淹没了的土地。他们都不声不响。

现在啥工作都没有了。

没有工作——那就没有钱，没有东西吃。

凡是有一些男人聚在一起的地方，他们的恐惧现在已以变成了愤怒。只要恐惧能变成愤怒，那就永远不会泄气。

草的嫩芽从大地钻出来；没过几天，整个山头也变成淡绿色了，初春到了。

第二十九章

在大货车的停宿场上，许多泥潭里都积满了水，雨点溅起了泥浆。小河里的水开始漫上了岸头来，把停车场中的一片洼地灌满了积水。

第三天，除了咚咚的雨声之外，还可以听得见小溪里哗哗的流水声。爸和约翰伯伯站在开着的门口，望着那涨水的小溪。在停宿场的两头，水快涨到公路上来了，但是水流到停宿场后面却绕了道，由于公路坎护着停宿场使得溪水只得绕道而行。爸说："你看怎么样，约翰？我看小河里的水涨上来，会把我们淹了的。"

爸用指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我们大伙要是能用铁锹筑起一道堤坎来。只要从上面那头一直筑到底下那头就行了。"

"是呀，"约翰伯伯同意道。"也许可以。"

小河的水眼看就要涨上岸来。

妈在炉子跟前，添了几根柴枝到那微弱的火焰上。露西

紧靠着她。“我饿了，”露西凄惨地说。

“不，你不会饿的，”妈说。“你吃过很多玉米粥了。”

罗撒香盖着许多毯子躺在床垫上，忽然她喊出一声尖利而又急促的叫喊，喊到一半就停止下来。妈转身去走到她身边。罗撒香憋住气，两眼充满了恐怖。

“怎么回事？”妈喊道。女儿透了一口气，又憋住了。妈忽然把手伸到毯子底下。接着她便站起来。“魏赖特太太，”她喊道。“啊，魏赖特太太！”

那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从车子那头走过来。“叫我吗？”

“你看！”妈把着罗撒香的脸。罗撒香额上全是汗，眼睛里有着一阵恐怖的目光，连牙齿都紧紧地咬住下嘴。

“我看是要生了，”妈说。“早产。”

姑娘大声嘘了一口气，轻松下来。她放松了嘴唇，闭上了眼睛。老太太弯下腰去站到了罗撒香的身边。

“你是不是肚子忽然疼得厉害？快告诉我。”罗撒香虚弱地点点头。魏赖特太太向妈转过头去。“不错，”她说。“快生了。这是早产的预兆？”

“也许是感冒招来的。”

“她应该站起来。应该走动走动。”

“她走不动，”妈说，“她没力气。”

“哦，她应该走走。”魏赖特太太显得沉着而稳重，像是很有把握的样子。“我接过许多生了，”她说。“快来，我们把车门关上，只留一点缝。别叫风吹着。”两个女人把那道沉重的活门推上，只留下一尺宽的缝子。“我去把我们的灯拿过来，”魏赖特太太说。她的脸兴奋得发紫了。“阿琪，”

她喊道。“你招呼这两个孩子吧。”

妈点点头。“好孩子，露西！你和温菲尔德跟阿琪下车去。快走。”

“为什么？”他们问道。

“叫你们走就走吧。罗撒香要生孩子了。”

“我要看看，妈。请你让我看吧。”

“露西！你快走。快走。”听到这种声气，就再也没有争论了。

“现在你觉得还好吗？”

罗撒香紧张地点点头。“要生了吗？”

“对啦，”妈说，“要生个好娃娃了。你得听我们的话才行。你觉得能站起来走走吗？”

“我可以试试看。”

“这才是个好女儿呀。”魏赖特太太说。“这才真是个好女儿呀。我们会帮你的忙，亲爱的。我们搀着你走。”她们扶着她站起来，用别针把一条毯子别在她的肩上。于是妈在一边扶着她的胳膊，魏赖特太太在另一边扶着。她们扶着她走到柴堆旁边，又慢慢地转身扶着她走回来，这样来回走了几次；雨还是在车顶上冬冬地敲打着。

那三个走动的女人停住了。罗撒香的手脚发僵，她痛得哭起来。她们只好让她躺下来，罗撒香呻吟着，拳头捏得很紧。妈温和地对她说话。“不要紧，”妈说。“马上就好了——就好了。捏紧拳头吧。把牙齿咬紧嘴唇。那就好了——那就好了。”疼痛了一阵又过去了。她们让她休息一会，随即又扶着她站起来。两个女人在罗撒香的阵痛里来回走动，

无奈又焦急。

妈说："她到时候了。"

"那么——那么，我们即使要走，也不能走了。"

"不能走。"

"那么我们就得把堤坎筑起来。"

"非筑不可。"

爸从泥浆里哗啦哗啦地流到小河边。他那做标记的柴枝已经有 4 枝淹在水里了。有许多男人站在雨里。爸喊道："我们必须修好堤坝，我的女儿现在正在生孩子。"那些人便在他身边围拢来。

人们继续挥动铁锹筑着堤坎。

小河慢慢地往新修的堤上涨，冲击着柳条编的水筐子。

工作干到黄昏时分，还没干完。这时候那些人干脆就不知疲劳了。他们的脸都发呆，毫无表情。他们像机器一般，急剧地工作着。快天黑了，女人们在自家的车门口放上提灯，还在顺手地方放上一壶咖啡。女人们一个个都跑到约德家住的大货车旁边，挤进里面去。

罗撒香叫痛一阵接一阵，几乎 20 分钟要叫一次。罗撒香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无数次叫痛之后，她显得很疲惫。好惨哟！邻居的妇女们望着她，在她身上轻轻地拍一阵，然后就回到各自的车上。

妈现在把火烧旺了，所有的锅子都盛满了水，搁在炉子上烧热。每隔一会儿，爸就要向车门里看一眼。"顺当吗?"他问道。

"我想是顺当的，"妈叫他安心。

天色变得更暗了，但还有人拿出电筒来照着做工。约翰伯伯拼命地干，把烂泥堆在堤坎上。

“水反正还是在涨。”

妇女们又把咖啡壶盛满，摆到外面去。越到夜深，那些人的动作就越慢，他们提起沉重的脚来的时候，简直像拉犁的马一般。堤上的泥堆得更多，柳条的水篦子也夹得更多了。雨还是不停地下着。在手电筒光的照映下，每个人的眼睛显得发呆，脸的肌肉只是鼓鼓的。

大货车上传来的号叫声继续了好久，最后终于沉寂了。

爸说：“孩子生下来了，妈会叫我的。”他继续闷沉沉地铲着泥。

溪流翻腾着，冲击着堤岸。后来从上游方面传来了哗啦的响声、手电筒的光照出了一棵倒下去的白杨。大家都停下来望着。很快，那棵树上的枝条都沉到水里了，随着激流转了个方向，就连细小的树根也被河水冲刷的完全暴露出来。那棵树慢慢地离开了河岸，又慢慢地随着流水往下走。疲乏的人们张着大嘴望着。树完全被冲刷，顺着河水冲走了。后来有一根树枝挂住了一个残株，停滞下来。树根很慢很慢地转过来，挂住了新筑的堤岸。后面的水往上涌。于是那棵树一动，便把那道堤拉破了。一股细流溜进来。爸向前一扑，用泥堵塞了那个决口。水猛的很，不断涌上来。于是那道堤很快就被冲垮了，水淹到了脚脖子，淹到了膝盖。那些人一哄而散，都跑掉了。那股急流顺畅地冲进了那块平地，冲到那些大货车和汽车底下。

约翰伯伯看见水冲进来了。他完全看到了在暗淡夜色中

发生的情景。他不由自主地被他的体重拽下去了。他跪倒在地下，汹涌地流水围着他的胸部回旋。

爸看见他跪倒下去。“嘿！怎么啦?”他把他扶起来。“你病了吗？走吧，车身高着呢。”

约翰伯伯抖擞了精神。“不知怎么的，”他抱歉似的说。“我的腿软得很，我支持不住自己了。”爸扶着他向那些大货车走去。

那道堤被冲垮的时候，奥尔转身跑了。他的脚吃力地移动着。他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水已经淹到了他的小腿。他掀开盖在卡车头上的油布，跳上车去。他踩了下马达，马达只是转几圈，并没有发动起来。他叫发动机停住了一下。随后电池又转动那受湿的马达，转得越来越慢，始终没有突突的响声。一遍又一遍，愈转愈慢了。奥尔把高压线弄高一点。他伸手到车座底下摸到了摇把，跳出车来，水涨到踏脚板以上了。他到车前的时候，水已经把摇把的洞口也给淹没了。他慌张地插上摇把，转了几下，每转一下，他那捏住摇把的手就在慢慢流着的水里溅起水花。

他终于泄气了。马达浸满了水，电池也漏电了。处在高地的两部汽车正在开动还亮着车灯。那两部汽车在泥浆里挣扎着前进，轮子却陷入了烂泥，到后来那两个开车的人终于只得煞住了车，一声不响地坐着，望着车灯的光。雨在车灯的光里被照成了几道白线似的。奥尔慢慢地绕过卡车，走上车去，关掉了发动机。

爸走到踏板跟前的时候，看见下面那一头浮在水面。他把它踩下水去，使它陷在泥里。“你能不能走上去，约翰?”

他问道。

“我不要紧。往上走吧。”

爸小心地爬上踏板，从那狭窄的门缝里挤进车去。两盏灯都拔小了亮。妈还坐在罗撒香身边，她用着一块纸坂扇着她那样安详的脸。魏赖特太太塞了一些干柴枝到炉子里，一股带湿气的烟从火炉盖周围钻出来，使车子里充满了烧绸布似的气味。爸进来了，妈抬头望了他一眼又垂下头。

“她——怎么样？”爸问道。

妈没有再抬头来看他：“很好，我想是。睡着了。”

整个车里充满一股气味，又臭又腥。约翰伯伯爬了进来，靠着车子边上挺直身子站着。魏赖特太太放下了工作，来到爸跟前。她拉着他的胳膊肘，向车子的角落里走去。她拿起一盏提灯，照了照角落里的一只苹果箱里。里面是一个发青的蜷缩的小尸体。

“一点气也没有了，”魏赖特太太小声说。“生下来就是死的。”

约翰伯伯转过身来，有气无力地拖着脚步走到车上阴暗的那一头。他们听到了约翰伯伯发出的鼻伤风的声音。

爸抬起头来看看魏赖特太太。他从她手里接过提灯来，把它放在卡车的底板上。露西和温菲尔德在他们自己的床垫上睡着了，他们个个卷起身子，把手遮停了整个脸。

爸慢慢地走到罗撒香的床垫旁边。他想蹲下去，但是他的两腿太疲乏了。他只好跪下。妈用她那块方形的纸板来回地扇着。她向爸望了一会，两眼睁得很大，呆呆地瞪着，好像梦游的人的眼睛一般。

爸说："我们——总算——尽了力了。"

"我知道。"

"我们昨晚干了一夜，结果一棵树把道堤冲破了。"

"我知道。"

"你听得见车底下的水响吧。"

"当然了，我早就听到了，车底下有响声了。"

"你想她不要紧吗?"

"我不知道。"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妈的嘴唇没有一点颜色看上去硬巴巴的。"没什么办法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已经试过了。"

"我们一直干下来。累得要命，想不到那棵树……雨倒是下得小一点了。"妈看看车顶，又低下头来。爸说个没完没了，接着自己又说了起来。"我不知道水会涨到多高。也许会把这辆车子淹掉。"

"我知道。"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她一声不响，来回地动着那块纸板。

"我们做错了吗？他辩解道。" "难道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妈很不在意看了她一眼。她的白嘴唇上含着笑意，流露出恍恍惚惚的怜惜心情。"别埋怨自己吧。嘘！不要紧的。总会起变化的——整个儿会起变化。"

"这水也许会……我们也许还是得走才行。"

"到该走的时候——我们就走。非做不可的事，我们就

得做。最好别做声，免得把她吵醒了。"

魏赖特太太折了一些柴枝，塞到那带湿气的、冒烟的火里。

外面传来了一个愤怒的声音。"我要亲自进去看看那个王八蛋。"

接着车门外又传来奥尔的声音："你打算上哪儿去？"

"要进去找约德那王八蛋。"

"不，你不能进去。你怎么啦？"

"要不是他，我们早就离开了这儿，省得受这么多罪，现在好了，连汽车也开不了。"

"你以为我们的汽车就在路上开着走吗？"

"我要进去。"

奥尔的声音变得冷冰冰的。"那你就得打进去。"

爸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好吧，奥尔。我出来了。不要紧，奥尔。"爸溜下那踏板。妈听见他说："我们这里有病人，让我们去那边谈吧。"

现在车顶上的雨只是轻轻地滴着，新起的风把一阵阵的雨吹散了。魏赖太太从炉子那边走过来。低头望望罗撒香。"大嫂，天快亮了，你还是先睡会儿吧，让我来陪着她吧？"

"不，"妈说。"我不累。"

"我才不信呢，"魏赖特太太说。"喂，你快躺一会儿。"

妈用纸板慢慢地扇着。"你真是太好了，为我们操这么大心。"她说。"我们谢谢你。"

那个壮健的女人微笑了一下。"用不着谢。大家的境况都不好。"

魏赖特太太在妈身边坐下，把她手里的纸板接过来扇风。妈把两手抱在怀里，罗撒香仍旧精疲力竭地睡着，妈显得很困乏，但眼睛从没离开女儿的面孔。“来。”魏赖特太太说。“躺下来歇歇。你就躺在她身边好了。她只要大声出口气，你也会醒过来。”

“好吧，我就躺下。”妈倒在床垫上，在睡着的女儿旁边伸直了身子。魏赖特太太便坐在地下守着。

爸和奥尔和约翰伯伯坐在车门口，望着青灰色的黎明来临。雨到现在停了下来，但是天空中还是乌云密布。小河水流进了停放大货车的那块平地。那道堤防已经无影无踪了。急流在这片平地上停住了。洪水飘满了黄色泡沫。

外面的光线越来越强了，那灰白色的光像金属的闪光一般。第二根柴枝又从踏板上漂去了。爸又在较高的地方放了一根。“的确还在往上涨。”他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那么办吧。”

妈不自在地翻着身子。她眼睛瞪得老大，脸上露出一幅惊恐的神色。她尖声惊叫道：“汤姆！啊，汤姆！汤姆！”

魏赖特太太说了些安慰的话。那双眼睛眨了一下，又闭上了。妈有些不知所措。

灰蒙蒙的晨光出现在天际。天渐渐亮了。水势虽然减弱了些，可是已经冲走了不少东西。

妈吃力地站起来，走到门口。“我们得离开这儿才行。”

“不行，”奥尔说。“我们的东西全在这儿。卡车也在这儿。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这儿。”

妈望着下面的水。现在水离车上的底板只差6尺了。她

回到床垫旁边，望着罗撒香。女儿扭过头来呆呆地望着她。

罗撒香向妈使了下眼色，想问点什么，妈竭力避开。魏赖特太太走到炉子跟前。

“妈。”

“怎么？你要什么？”

“小东西——怎么样？”

妈没法再隐瞒了。她跪在床垫上。“你还可以再生呢，”她说。“我们想尽办法了。”

罗撒香挣扎着把身子撑起来。“妈，怎么回事？”

“那也是无奈何的事。”

女儿躺倒过去，双手蒙住眼睛，悲痛欲绝。

他们吃饭的时候，水越涨越高。奥尔大口地咽下了他的食物，便和爸搭起那个台子。5尺宽，6尺长，离底板4尺高。水涨到门边上来了，仿佛迟疑了好久，然后才慢慢地流到车里的底板上。外面又下起雨来，依然大滴滴地溅起水面一个一个的水泡，车顶上被打得老响。

奥尔说：“快来，我们把床垫全都搬上去。把毯子也放上去免得弄湿了。”他们往台子上堆东西，因为水淹到了底板上来了。爸和妈，奥尔和约翰伯伯，每人揪着一只角，把罗撒香的床垫连人抬起来，放到那堆东西上面。

女儿表示反对：“我会走。我好了。”一层薄水开始流到底板上面。罗撒香向妈低声说了句话，妈便伸手到毯子底下，摸摸她的乳房，点点头。

全家人在货车里面敲打着，搭起他们的台子，雨紧了一阵，便过去了。

家人都挤到了台子上，谁也不说话，看样子心里很烦。车里的水涨到6尺深的时候，大水才平衡地漫过路坎，流到另一边的棉花地里。那一天一夜，男人们都湿漉漉地并排躺在大货车的门上。妈躺在罗撒香身边。妈有时候对她说些悄悄话，罗撒香也坐起来，脸上一幅愁眉表情。她把剩下的面包在毯子底下藏起来。

现在雨已经变成断断续续了——一时斜风细雨，一时又平静下来。第二天早上，爸淌着水走出停宿场，衣袋里揣回来10只土豆。他从大货车的里屋砍下一些板子，生了火，把火舀到锅里，同时妈却绷着脸望着他。全家人用手拿着热乎乎的土豆往嘴里塞。这点最后的食物吃完了之后，他们便瞪眼望着那灰蒙蒙的水；到了夜里，他们很久都没有躺下来。

早晨来到了时候，他们神经紧张起来了。罗撒香对妈低声说了句话。

妈点点头。“对，”她说。“到时候了。”于是她向男人们躺着的车门那边转过脸去。“我们要离开这儿，”她凶狠狠地说，“到高地方去吧，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情，我总之要带罗撒香和两小东西去了。”

“那不行呀！”爸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好吧。你总可以把罗撒香背到公路上，再回来吧。现在不下雨了，我们要走。”

“好吧，我们走，”爸说。

奥尔说：“妈，我不去。”

“为啥呢，去干吗？”

“哎——阿琪——她跟我……”

妈微笑了一下。“当然喽，”她说。“你留在这儿吧，奥尔。照顾这些东西。只等水退了——我们就回来。快走，要不又要下雨了，”她对爸说。“去吧，罗撒香。我们要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去。”

“我能走。”

“到了路上，也许可以稍微走一走。你弯下背来，爸。”

爸先下了车，在水里等着。妈搀着罗撒香从那台子上下来，走到车门口。爸接过罗撒香，把她举得高高的，慢慢地向深水里前进。绕过大货车，走到公路上。他把她放在地下，扶着她站稳了。约翰伯伯背着露西跟上来。妈跳到水里，裙子散飘在她的周围。

“温菲尔德，骑在我肩膀上。奥尔，只等水一退，我们就回来。奥尔……”她停了一下。“要是——汤姆来了——告诉他，说我们会回来。叫他当心。温菲尔德！爬到我肩膀上来——对啦！脚别动。”她胸口已浸在水里，了只好歪歪倒倒地向更深的水里走过去。到了公路的路坎，他们便把她拽上了公路，把温菲尔德从她肩膀上抱下来。

他们站在公路上，他们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刚走过的那茫茫大水，那深红色大货车，卡车，汽车都浸在水里了。他们站着的时候，一阵蒙蒙的细雨又开始下起来了。

“我们得赶快走，”妈说。“罗撒香，你觉得能走吗？”

“有点晕，”女儿说。“妈像觉得让人家打了似的。”

爸抱怨道。“走吧，你扶着罗撒香。”妈搀着女儿的右臂，爸搀着她的左臂叫她走稳。“总得到一处干燥的地方去。

你们几个人两天没穿干衣服了。”他们沿着公路慢慢地走着，听得见路旁的小河里急流的水声。露西、温菲尔德走在一起，他们使劲地踏着双脚，沿着公路往前走去。天色暗下来，雨下得更紧了，公路上没有车辆行驶。

“我们得赶快走才行，”妈说。“要是女儿一身湿透了——那可不知道她会病成什么样子。

“快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吧。”爸讥讽地提醒她道。

那条路沿着小河转过弯去。她寻找着耕地和被水淹没的田野。在远处一座微微隆起的山冈上，耸立着一个被雨水泡得不像样的仓棚。“瞧！”她说。“瞧那儿！敢保证那个仓棚里准是干的。我们上那儿去，呆到雨停的时候。”

爸叹了一口气。“只怕要让那边的东家赶出来呢。”

大路右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雨声。妈喊道：“赶快跑。大雨来了。我们从这道篱笆穿过去吧。这条路近一点呀，加把油，罗撒香。”他们把那姑娘半扶半拖地带过那条水沟，又搀着她穿过那道篱笆，没多久，暴风雨果然来了，猛烈地向他们这边袭击过来。大雨淋到了他们身上。他们从泥泞中艰难地前进，爬上了那个小小的山坡。雨密密麻麻地下得很大。远处的仓棚都快消逝在视线之中了。雨声嘘嘘地响，哗啦哗啦地响，风越刮越大，吹着大雨往前跑。两个人扶着罗撒香走，她脚下滑溜溜的，只好勉强拖着步子走着。

“爸！你能背她吗？”

爸弯下身去，把她背在背上。“我们反正是湿透了，”他说。“快跑。文飞尔德——露西！快往前跑。”

跑到仓棚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踉踉跄跄地拐进敞着

的那一头仓棚已被雨浸透了。这一头没有门。几件锈了的农具散置着，一把圆盘耙，一架破栽种机，还有一只铁轮子。雨飘打着屋顶，水从屋檐上流下来，像门帘似的遮住了进口。爸把罗撒香轻轻地放在一只油污的木箱上。“谢天谢地！”他说道。

妈说：“也许里面有干草。瞧，那儿有一道门。”她用力扒开了那扇长了锈的门。“这儿有干草。”她喊道。“你们快进来吧。”

里面一片漆黑，看不见手指，只有板缝里还透进一点光来。

“躺下吧，罗撒香，”妈说。“躺下来休息休息。我来想法把你身上弄干。”

温菲尔德说：“妈！”屋顶上的大雨声盖住了他的声音。“妈！”

“什么事？你要什么？”

“你看！那个旮旯里。”

妈望了一眼。黑暗中有两个人影；一个仰卧着的男人，还有身边有一个男孩子，男人瞪着眼睛望着这批新来的人，妈向那边望着的时候，那孩子慢慢地站起，向她走来。他哭哭啼啼地说着：“这地方是你们的吗？”

“不是，”妈说。“我们是来躲雨的。我们有个生病的女儿。你们有干的毯子吗？我想借来用一下，好把她的湿衣服换掉。”

男孩子回过头到角落里拿来了一条被窝来，给了她。

“谢谢你，”她说。“那个人怎么啦？”

那孩子哭丧着脸，呆板地说："起初他害了病——现在他快饿死了。"

"什么？"

"快饿死了。是在棉花地上得病的。他6天没吃东西了。"

妈走到那角落里，低下头去看了看那个男人。他大约有50岁，他饿得快不成人样了，显得十分可怜，眼睛只是瞪着，很少有动。"是你爸吗？"妈问道。

"是的！他老说不饿，要不就是说他刚吃过。把吃的东西都给了我。现在他太虚弱了。简直不能动。"

哗啦哗啦的暴雨渐渐小下来，屋顶上只有和缓的簌簌细雨声了。那个男人突然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点什么。妈跪到他身边，把她的耳朵移过去听。他的嘴唇又动了一下。

"好啦，"妈说。"你放心。他不要紧。你等一下，我去把女儿的湿衣服脱下来换一换。"

妈回到女儿跟前。"快把湿衣服换下来吧，？"她说。她提起那条被窝，把她挡起来，免得人家看见。等她脱光了，妈便把那条被窝裹在她身上。

那孩子又在她身边解释说："我不知该怎么办。他说他吃过了，要不就是说他不饿。昨天晚上，我出去敲破了人家的窗子，偷了一只面包。让他咽下去，可是最后他又全吐出来了，后来就一点气也没有了。他得吃点汤或是牛奶才行。你们有钱买牛奶吗？"

妈说："不要紧。别着急。我们可以想想办法。"

小男孩焦急地叫了起来："他快死了，真的！他快饿死

了，真的。”

“嘘，”妈说。她望着爸和约翰伯伯，他们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瞪眼望着那个病人。她又回头看了看罗撒香。妈向罗撒香的眼睛瞟过了一下，然后又收回视线来望她。于这两个女人心心相印地彼此望了一会。女儿呼吸越发困难了，由短促变得喘急了。

她说：“行。”

妈微笑了。“我估计你会同意。我早就料到了！”妈低着头细心地看着她的那双小手。

罗撒香低声说：“你们——你们大家——都出去，好吗？”屋顶上的雨声簌簌地响着。

妈向前弯过身去，用手掌把女儿额上的乱头发往后理了一理，在那额头上吻了一下。

仓棚里，可以听得清细雨声，罗撒香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然后她把困乏的身子挺起来，裹上那条被窝。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里，站在那里低着头，望着那张憔悴的脸，看着那双令人吃惊的眼睛老是鼓得很大。随后她慢慢地在他身边躺下。他慢慢地摇摇头。罗撒香把那条绒被解开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她扭动起身体想靠拢他，于是，伸手把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指头轻轻地搔着他的头发。她看了看上面和外面，嘴唇合拢，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